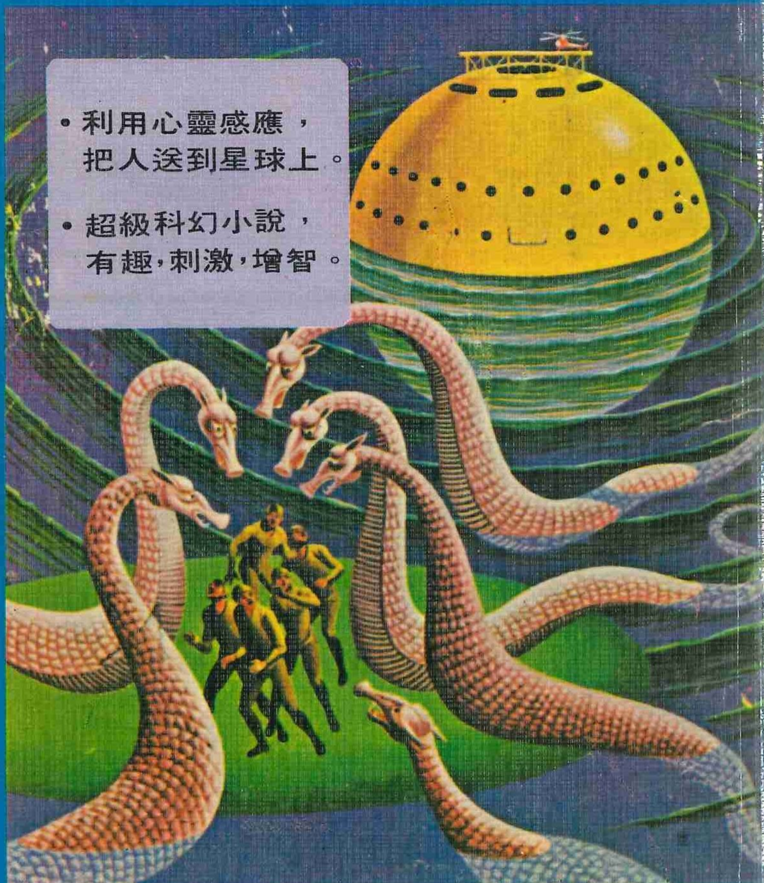
# 探星時代




羅勃・海萊恩著
孫成煜譯

純美家庭書庫 7

# 探星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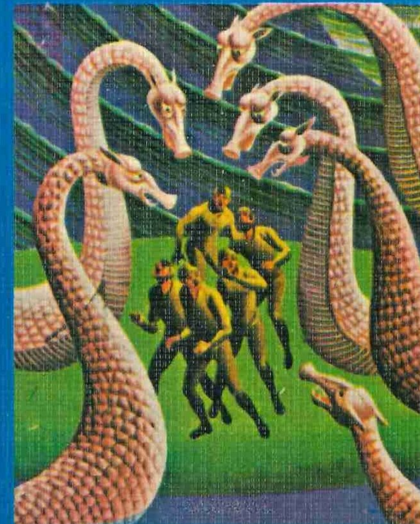



羅勃・海萊恩著
孫成煜譯

純美家庭書庫7

純美家庭書庫7
探星時代
羅勃・海萊恩著
孫成煜譯

純文學出版社印行



探星時代

純美家庭書庫7

# 探星時代

羅勃・海萊恩著
孫　成　煜譯

# 漫談科幻小說

## ——代序

張系國

寫「羅麗泰」成名的流亡俄籍小說家納布可夫，曾說過一句話：「科學離不開幻想，藝術離不開眞實。」納布可夫是舉世聞名的小說家，他業餘興趣却是研究蝶類和昆蟲，也可以說是業餘科學家。納布可夫的話很有意思，和流行的觀念相反，却觸及科學和藝術的本質。

一般總以爲藝術世界是幻想世界。藝術家每每重組、修正，乃至扭曲眞實世界的材料，塑造成藝術作品。但藝術作品呈現的眞實，並不一定是眞實的直接描述，却往往表現更高層次的眞實。維納斯女神像，不是任何女人的直接描述，却表現出美的眞實概念。白髮三千丈雖是詩人的誇張，却表現出離愁的眞實概念。藝術作品不論是具象或抽象，都離不開眞實世界。

另一方面，一般總以爲科學世界是眞實世界。但科學家每每通過對眞實世界的研究描述，去實現人類的幻想。沒有偉大的幻想，就沒有偉大的科學發現。人沒有想飛的幻想，就不會去研究飛機、火箭，飛的原理。科學研究雖然實際，却離不開幻想，也往往從幻想裡汲取新的靈感。

科學幻想小說——或科幻小說——便是科學世界和幻想世界的綜合和重疊，其中有眞實的成

分，也有幻想的成分。喜愛科幻小說的讀者，多半是年輕人。好的科幻小說可以啓發少年人的心智，刺激他的幻想力，鼓勵他從事進一步的科學研究工作。我們的科學教育，近年雖有很大進步，但仍偏重實際知識的灌輸，比較忽略培養年輕人的想像力，日後從事科學研究工作，缺乏想像力往往成爲一大障碍。因此介紹翻好的科幻小說作品，也許可以彌補我們的科學教育這方面的缺陷。

科幻小說內容相當豐富，種類甚多，但可以大致分爲以下四類：

一、探險科幻小說：這類科幻小說，叙述人在空間和時間裡的探險故事。人在空間裡的探險，包括太空旅行、星際戰爭、外太空人的接觸、宇宙帝國等。人在時間裡的探險，則每每使用時間機器，遨遊過去、未來，或然世界等。

二、機關科幻小說：機關佈景派科幻小說，叙述新奇的科技發明，對人類可能帶來的好壞影響。最常見的題材，包括機器人、飛碟、死光槍、愛情機器等。

三、社會科幻小說：這類科幻小說，預測人類社會未來可能的發展，又可細分爲兩類：諷刺科幻小說，名雖爲科幻小說，其實却旨在諷刺現實社會種種不合理現象。末日科幻小說，多半預測人類社會未來如何可怕，終於導致毀滅。有許多含政治意味的科幻小說，如「一九八四」、「美麗新世界」等，也可歸入這一類。

四、幻想小說：這類科幻小說以幻想爲主，科學的成分減少或完全消失，又可分爲三類：烏托邦科幻小說，每每展示人對理想世界的憧憬，如「桃花源記」，「烏托邦」，「理想國」等。



鴛鴦科幻小說，藉科幻小說的形式講述男女愛情。最後，文藝科幻小說，或正宗的幻想小說，則藉幻想來描述人內心的眞實世界。如波吉士、卡夫卡的某些作品，超現實主義的小說，都可歸入這一類。

羅勃·海萊恩（Robert Heinline）的「探星時代」Time for the Stars，屬於第一類——探險科幻小說。這類科幻小說，我以爲最適合青少年閱讀。別類的科幻小說，有時不容易懂，有時太偏重幻想，對青少年的益處不大，探險科幻小說如果寫得好，是很可以讀的，如「海底之帝王」，「莫洛博士島」，「海底城」，都是探險科幻小說裡的佼佼者。「探星時代」寫一對孿生子，因爲他們具有心靈感應的能力，結果被選中參加太空探險的故事，相當有趣。海萊恩最有名的作品是「異域的陌生客」（Stranger in a Strang Land），但「探星時代」也許更合適青少年閱讀些。當然，其中有關超光速旅行部分，是幻想的科學發明，是否眞有可能，還待未來科學家的努力研究了。

民國六十七年四月

# 「探星時代」簡介

二十一世紀時，世界人口已超過五十億；每年還要增加九千萬嗷嗷待哺的新嬰兒。鑒於人口的壓力每易導致戰爭，某一慈善基金機構發起了一項實驗——利用心靈感應的方法來進行——計劃將「人」送到其他星球上去。

湯姆和佩德是一對孿生兄弟，他倆發現他們竟有心靈感應的能力。這種能力對於嶄新的、能以接近光速的速度飛行的「火炬船」非常寶貴。因爲在這速度之下，從最近的星球發送無線電信回到地球，需要時間也達四年之久，所以便需要能够即發即到的發報機——而心靈感應正是可以即發即到的……。

本書作者羅勃·A·海萊恩，曾先後三度獲「雨果獎」，也是名著「異域的陌生客」一書的作者。他縱非全世界的，也無疑是全美國科幻小說作家中的翹楚。書評家形容他的著作說：「科幻小說圈裏已將海萊恩視爲寫作的標準；但是這標準對大多數作家來說，却是難於達到的。」

海氏當初是想成爲一天文學家。在美國海軍官校受訓和在海軍服役期間，對於太空奧秘的濃厚興趣始終不衰。他的科幻小說裏所寫各星球的位置，以及太空飛行的公式等，都有極其精確的數字根據。

譯者





# 目錄


漫談科幻小說——代序　張系國　一

「探星時代」簡介　四

一　長程基金會　一

二　二的自然對數　一三

三　生存空間計劃　二七

四　半條麵包　四三

五　兩造中的第二造　五七

六　劉易斯—克拉克號火炬船　六九

七　一九、九〇〇種方式　八二

八　相對性　九七

九 親屬們 一一三
十 人際關係 一三三
十一 逸失量 一四三
十二 陶賽蒂 一五三
十三 「無關聯性」 一七五
十四 「樂土」星 一八三
十五 「達成她的任務」 二〇一
十六 「數學上抽象的概念」 二二五
十七 時代與變化 二三五






# 一 長程基金會

從他們的傳記來看，命運女神最寵幸的通常都是那些少懷大志的孩子。當拿破侖還在科西嘉島上光着脚丫到處亂跑的時侯，就已經在籌劃怎樣統治法國了。亞歷山大大帝也差不多。至於愛因斯坦呢，更是從小就喃喃不已地在背方程式。

也許這些都是眞話。那麼我呢？我的童年却是在糊裏糊塗中度過的。

有一次我在曾祖父羅卡斯的一本舊書裏看到了一幅卡通，上面畫着一位紳士，身着晚禮服，却在滑雪場跳遠。他臉上一副莫名其妙，不敢相信的神色：「我怎麼會在這兒的？」

是啊，我怎麼會在這兒的？我很能瞭解他的感覺。

甚至我的誕生都不是計劃好了的。我家的免稅額原是三名子女。然而我的哥哥佩德和我却連袂出世了。我們的降生令所有的人意外，特別是爸爸媽媽，三個姐姐和稅務員。我不記得自己有沒有覺得意外，但是在我幼年的記憶中，雖然爸、媽和三位姐姐，信仰、希望和仁愛待我都不錯，我總是隱隱約約地覺得不大受歡迎。

也許是父親大人對這項緊急狀況處理得不太妥當。有許多家庭利用和別家交換的方法，便能獲得額外的限額，特別是在免稅額全數都被男孩或是女孩佔滿了的時候。但是，父親非常之固執，他堅認現行法律是違憲的，是不公平的，對某些人又有差別的待遇；既違背公共道德，又違反神的旨意。他能一口氣說出一大堆偉大的人物，從佛蘭克林到閻羅王，說這些人哪一個不是子女成群的大家庭中的么兒子呢？假如沒有這些人，人類現在真不知道會是個什麼樣子呢。每逢這種時候，母親便會輕言細語地安慰他一番。

爸爸不但是學富五車，才高八斗，而且做起事來更是一板一眼，絲毫不苟。即便是在他經營的精密機件這一行業也是如此。他對於歷史尤其有深湛的造詣。所以在替我們取名字的時候，他要把歷史上美國兩大偉人的名字當作我們的名字，而母親却想用她最崇拜的兩位藝術家的名字為我們命名。因此，我的全名就成了湯瑪斯．佩恩．李歐納杜．達文西．巴萊特，我那位雙胞胎哥哥就成了佩屈克．亨利．米蓋蘭基羅．巴萊特。爸爸管我們叫佩德和湯姆，媽媽管我們叫米蓋和李歐。而我們的三位姐姐却叫我們「大廢物」和「小廢物」。爸爸終於因為固執而獲得了勝利。

爸爸是真的固執。本來他大可不必逆天行事。他只要繳足了我們超額的人頭年稅，就可以申請一戶七人住的公寓。然後他就也可以要求重新分類。誰知他偏不這麼做，寧願每年申請一次，說我們這對雙胞胎應該免稅。結果是每年的申請都被駁回，稅是照繳了，却在繳稅的支票上蓋上一枚「在抗議下繳付」字樣的章，而我們一家七口也就始終都住在一所應該是五口之家居住的公寓裏。佩德和我還小的時候，我們就睡在浴室裏自製的小床上。這對任何人都不會覺得方便。長





大以後，我們又睡客廳的長沙發，這也使人深感憋扭，特別是姐姐們，她們的社交生活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其實這些問題爸爸也還是有辦法可以解決的，只要申請移民火星、金星或是其他星球就成了，而且他也時常提出這個問題來討論。無奈一提這件事，媽就雙唇緊閉，一言不發，比爸爸還要固執。我真不明白她對「上天」究竟怕什麼。爸爸一再指出，人口衆多的家庭，移民會受到優待。政府每年所收的人頭稅，是指定用以補助地球以外的殖民地的。我們為什麼不去享用這筆原是從我們身上刮去的錢呢？不提能讓我們的孩子在自由的天地裏，在寬敞的空間裏生長了，只要想想那裏再也沒有那些臭官僚成天緊盯在我們老百姓背後，挖空心思想些新花樣來整我們，不就值得一試了嗎？你說是不是？

母親從來不答腔，我們也就從來沒有能移民。

我們家經常在鬧窮。兩張多餘的嘴巴，加額的稅，而這兩個人又無法獲得家庭補助。這一切使得我們家的經濟情況捉襟見肘。就好像媽媽用爸的舊衣服給我們改，總差那麼一點不大夠。別人家打電話訂座，上館子，我們家，門兒都沒有。事實上，爸時常還把他中午吃不完的飯菜帶回家。我們兄弟一進了幼稚園，母親就又出去工作了。我們僅有的一部幫忙做家事的機器人，還是一部已經該淘汰的「摩里斯車房」牌的「媽媽的助手」，它的汽門常常燒壞，修理所費的時間，拿來自己動手也差不多了。佩德和我日日與洗碗水、淸潔劑為伍——特別是我，因為佩德老是堅持由他來做消毒的工作，再不然就是他的大拇指又腫了！

爸爸時常訓誨我們貧困的許多無形的好處，譬如說，「天之欲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等我長大到足以瞭解它們的意義的時候，我也有了自己的想法，就是希望它們不要那麼虛無飄渺，不可捉摸。但是話說回來，爸的看法，似乎也不是毫無道理。我們也有歡樂的時光。佩德和我在備餐間養了幾隻歐洲種的大老鼠，媽從來沒反對過。當我們把浴室當成化學實驗室的時候，女孩子們確也發表過不友善的意見，但是等到爸一出面支持，她們就不吭聲了，並且自動把衣服晾到別處去；當我們把硫酸倒進了鉛水管，使鉛水管出了毛病的時候，媽也挺身而出，為我們向老爸說過情。

在我的記憶中，只有一次母親是抱定了宗旨，堅決得不得了。那次史提夫舅舅從火星回來，送了我們一些溝蟲，我們計劃養殖它們，出售年利。誰知爸爸在浴缸裏踩着了一條（我們事先忘了向他報告我們的計劃），於是媽硬逼着我們把剩下的溝蟲通統送給了動物園。之後不久，我們便離家出走，去投效「太空海軍」——史提夫舅舅是彈道部門的軍士，我們謊報年齡沒有成功，他們又將我們護送回家，母親不但沒有責罵我們，而且還在我們離家期間，代我們飼養我們養的蛇和蠶。

我想我們還算是快樂的。佩德和我很親密，幹什麼都在一塊兒。但是有一件事我必須要說明白：身為雙胞胎，並不就像小說家生花妙筆下所形容的那種生死與共的莫逆之交。你和另外那個人很親近，是因為你和他同胞出生，同住一間房，同桌吃飯，你和他一起玩耍，一起工作。從你能記事起，你幾乎什麼事都少不了他。不錯，這些使得你們親近，使得你們形影不離——可是，





這却不一定說你非愛他不可。

我所以要特別聲明這一點，是因為自從孿生子突然之間變得重要了之後，便產生了許多無稽之談。我就是我，我並不是我哥哥佩德。我們是有分別的，雖然別人也許看不出來。他是習慣用右手的，我却是個左撇子。而且，從我的觀點看，我總是拿小塊蛋糕的那一個。

我還記得有好幾次，他乘人不察，一個人把兩塊都撈走了。我雖然提出抗議，但是爸爸媽媽認定了他就是我。對於一個八歲大的孩子來說，那塊塗滿了巧克力糖漿的蛋糕簡直比命還重要，而那時我們就正是這個年齡。

雖然事經多年，離家又這麼遠，但是每當我想起爸爸媽媽總認為霸道的是我而責罰我的時候，心中總會湧上一陣陣的氣憤不平。我現在提起這些並不是要計較，我只是想說明事實的眞相而已。因為戴佛羅醫生要我把一個雙生子的感覺完完全全地都寫出來。你該不是雙生子吧，是不是呢？你也許是，但是你不是的機會是是的四十四倍——這說的還是異卵雙生的人，至於佩德和我是同卵雙生，那就更要難上四倍之多。

有人說，雙生子中總有一個比較遲鈍，發育不大健全——我不認為如此。佩德和我有似同屬一雙裏的兩隻鞋子一般相像。有幾次我們稍稍顯得有點不同，那是我比他高了四分之一吋，重了一磅，但是，他隨後便趕上來了。我們在學校裏成績都很好；我們同時換牙；只是他比我多了一顆貪婪的心。

就我所知，我們起初確是難分軒輊，是到了後來才逐漸演變成即使我們想要半斤八兩，也辦

不到了。

也許在我們剛落地的時候，如果看護小姐先抱的是我，我就會變成每次拿大塊蛋糕的那個了。也許她先抱的確是我——我始終不懂何以竟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但是也別以爲當了雙胞胎就一無是處——卽使你是吃虧的那一方；大體上說還是不錯的。當你走進一大群陌生人當中，正覺得害怕害羞時——但是幾呎外的地方，就有你的孿生兄弟站在那裏，你就不會覺得孤零零了。有人打了你一個嘴巴，正在你幌幌悠悠，站立不穩的當兒，就有你的孿生兄弟還他一拳，你就會穩住戰鬪的優勢了。你考試不及格，他考得也不比你好，你總算有了伴。

但是你若是認爲有了孿生兄弟就是有了親密忠實的朋友，那就錯了。事實不但全不是那麼回事，而且差得遠呢。

佩德和我第一次和「長程基金會」發生關係是在這位吉金先生初次光臨舍下的時候。我對他一點好感也沒有。爸爸也不喜歡他，甚至想攆他出去，但是他已經坐了下來，而且手還有了一杯啡咖，這就表示媽媽有意招待他了。

於是，這位吉金先生便有了機會講述他是幹什麼的。他說他是「遺傳調查所」的外務員。

「那是什麼玩意兒？」爸爸的聲音提高了半個音。

「『遺傳調查所』是一個科學機構，巴萊特先生。目前這個計劃是要收集有關孿生子的資料。這是一件對大家都有好處的事情，希望您能合作。」





爸長長地吁了一口氣，並且擺出了每發宏論就會擺出的那種架勢。

「政府又要多管閑事了——我是一個規規矩矩的老百姓；我買東西付錢，我工作養家。我的兒子和別人家的兒子沒有兩樣，我恨透了政府對待他們的那種態度。我不願意爲了那些官僚出個新花樣，便讓人來調查他們，痲煩他們。我們唯一的要求就是讓我們安安靜靜地過日子——政府應該承認一項明顯的事實：我的孩子和任何別人一樣，總有呼吸空氣、佔有空間的權利吧！」

爸並不是愚蠢；他只是一旦遇到了與佩德和我有關的問題時，就會無名火平地起，就像一隻經常被踢打慣了的狗，遇見人就會狺狺地狂吠一陣一樣。

吉金先生要想勸他不要太激動，但是爸的話匣子一經打開就再也關不住了。「你告訴人口管制部，我不管什麼『遺傳調查所』。他們想找的是什麼問題？也許是如何讓人不再生雙胞胎？雙胞胎又有什麼不好？如果沒有羅慕洛斯和雷慕洛斯又哪裏會有羅馬？你說呀！閣下，你不知道有多少——」

「巴萊特先生，請聽我一句話，我不是政府派來的。」

「啊？你爲什麼不早說呢？那你是打哪兒來的？」

「『遺傳調查所』是屬於『長程基金會』的一個機構。」我看得出來，佩德突然發生了十分的興趣。長程基金會誰人不知，巧的是佩德和我正好做了一篇學期報告，主題是非營利性的合作機構，我們便是以長程基金會作爲我們的範例的。

我們對長程基金會的多重目的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基金會的會徽上寫的是「爲善不望報」，

章程上開頭第一句是「為我們的子孫謀福利」，然後就是一大堆讓人們看不懂的東西。不過董事們對它的解釋是：我們要將錢花在政府和其他機構都不願意花錢的事情上。光是提出一項有關科學或社會的計劃還不夠；它的預算還必須龐大得驚人，龐大得誰也不願意去碰它一碰；而且這個計劃開花結果的日期又是如此之遙遠，遙遠到任何納稅人或是股東都不會通過的程度。若要引起長程基金會董事會的興趣，你除了必須提出十億元以上的預算以外，還必須在一兩百年之內見不出它的成效，即使有……也必須像控制氣候（他們已經在進行了）之類玄之又玄的事。

滑稽的是，「為善不望報」報償反而來得格外多；愈是荒謬的計劃愈會使長程基金會得到多得令人難以為情的大筆款項——我的意思是說，對於一個非營利團體而言是很「難為情的」。

就拿太空旅行來說吧：兩百年前的時候，那個計劃就像是專為長程基金會量身訂做的衣服一樣。因為不但它的費用昂貴得近乎荒誕，而且若與所投下的資金比較起來，它所可能產生的效果可說微不足道。有一個時期，政府為了軍事上的原故，曾經做過一點兒，但是自從一九八〇年有了白萊特協議之後，連那一點兒也停止了。

因此，長程基金會接過手來，開始痛痛快快地大把花錢。事情原本是這樣的：那時基金會「不幸」在湯普森質量轉換器計劃上賺了幾十億，但是因為他們不能發股息（沒有股東），他們便必須想盡辦法來花掉它，他們原來打算在純研究工作上可以夠一百年的用度了；恰好太空旅行計劃就像是一個塡不滿的無底洞，正可以用來達到消耗錢的目的。

這個計劃的成就即使是小孩子們也都耳熟能詳：「歐培伽火炬之發明，使太陽系內各星球間





往來自如，又快又便宜，而單向的能源偵察不但使移民之議得以實現，並且還有利可圖；因為長程基金會用出去的錢不及收進的錢來得快而且多。

那天晚上我想的倒不是這些事。關於長程基金會，佩德和我不過踫巧比一般的中學生知道得多一點，……顯然比老爸瞭解得也要多一些，因為他重重地哼了一聲，說：「原來是長程基金會呀！我倒寧願你是政府派來的。假使像這種不急之務政府也能課以重稅的話，它就不必再在人民頭上來壓榨了。」

這話未免有欠公允，不像他們在數學經驗論初階中所說的那種「平曲線關係」。麥基福老師曾經要我們估計過，長程基金會對於「酵母式」成長曲線工技學如果有任何影響作用的話，究竟有多大；要不是我這一科的分數不及格，就是長程基金會沒能使這條曲線在二十一世紀初期就扯平——我的意思是說，「文化遺產」（也就是「累積的知識和財富」，靠了它，才使我們不至淪為野蠻人）之所以能大幅度的增加，完全是因為這一類非營利性的研究機構能夠免稅的關係。這種說法可不是我自己杜撰的；它有統計數字可以證明。如果當時部落的長老們強迫烏格也與部落中的其他人一起出獵，而不讓他待在家裏，他又怎麼會實現他的理想，發明了車輪呢？

吉金先生說，「巴萊特先生，我沒有資格和您談這一類問題的功過得失。我只不過是奉命行事的一個小職員而已。」

「可事，是我在付你的薪水呀！雖然不是直接的付，不是心甘情願的付，但是，付總是眞的呀！」

我想插嘴，却發現佩德在以目示意，不讓我開口。這也沒有關係，因爲吉金先生聳聳肩，又接着說下去了：「果眞如此，我倒要謝謝您了。我這次來只不過想請令郎們參加幾項測驗，回答幾個問題。這些測驗對令郎一點不會有損害，而且測驗的結果絕對保密。」

「你們到底想知道些什麼？」

「我也不知道，我只是個外務員，並不負責本計劃的實際業務。」我想吉金先生說的是老實話。

這時佩德忍不住了。「爸，我不懂爲什麼不能答應。吉金先生，您的公文箱裏有沒有帶測驗題？」

「佩德，你給我聽着……」

「爸，沒關係嘛！吉金先生，讓我們看看好不好？」

「啊，我們倒沒有想到這一層。下過這個計劃在此地貫月大廈設有辦事處。測驗大約需要半天的時間。」

「要大老遠地跑進城，還要花上半天的時間……你們付多少錢呢？」

「這……我們希望各位能爲科學而犧牲一點時間。」

佩德搖搖頭。「吉金先生，那眞對不起了。這個禮拜學校正考試……而且我弟弟和我還在學校打工。」

我沒有開腔。除了很容易應付的歷史分析以外，其他的課都已經考過了。我們打工的化學實





驗室也因爲考試的關係已經暫時關閉。我知道爸一定搞不清楚這些，否則他早就出面了。爸最會藉詞生事，只要有任何一點小漏洞，他就能立刻從被告一變而成爲原告。

佩德立起身來，我也隨着站了起來。吉金先生則四平八穩地坐着，他平靜地說：「這一切都可以商量。」

佩德向他索取的代價，相當於我們在實驗室洗一個月試管的所得，而現在，我們只要做半天就行了——後來講到我們弟兄倆必須一起去參加測驗（就像不講定，我們就會不一起去似的），還又加了價。然後吉金先生毫不心痛地一下就把錢預付了，而且還是現鈔。

# 二　二的自然對數

下一個禮拜三的下午，在貫月大厦的第四十層樓上，我看到了有生以來從來沒見過的那麼多的双胞胎。我一向不喜歡双胞胎在一起，他們會使我眼花。可別說我自相矛盾；我從來沒有看見過我也是其中一份子的這一對双胞胎——我只見過佩德一個人。

佩德和我的看法一樣。我們從來沒有和別的双胞胎如此接近過。他四下裡看了一眼，吹了一聲口哨，對我說，「湯姆，你以前可曾見過這麼多的備用零件？」

「從來沒見過。」

「如果能由我作主，我要把他們殺死一半。」他的聲音不高，以免觸怒旁人，佩德和我是用一種特別的悄悄話交談的，別人聽不清楚，我們兩個則毫無問題。「好悶啊！你悶不悶？」

說着說着話，他忽然又輕輕吹起了口哨，我便也順着他的眼光望過去。不用說，當然看到的也是一對双胞胎，不過這一對却是看一眼不錯，看兩眼更好。她們是一對紅頭髮的姐妹花，年紀比我們小，却又不太小——大概是二八年華，可愛得像兩頭波斯小貓。

這一對姐妹花如果是火，我們便是飛蛾。佩德壓低了聲音，「湯姆，我看我們得分一點時間給她們了。」他領先朝她們走去，我也隨後跟進。她們穿着光蘇格蘭呢衣服，綠色的格子，襯着火紅的頭髮，使她們嬌美得猶勝新雪。

新雪，不錯，也像新雪一般令人發寒。佩德的開場白說了一半就再也說不下去了。她們只是乾瞪着他，把他從頭到脚，再從脚看到頭。我但覺兩頰發燒，幸虧就在這個當兒，擴音器響了，解了我們的圍。

「各位請注意！請向門上標有尊姓第一個字母的房間報到。」於是我們湧向了標有A-D的房間，紅頭髮姐妹則走向大廳的另一端。就在我們排隊等候的時候，佩德咕噥着：「是我長得像醜八怪，還是他們發誓一輩子不理男人呢？」

「也許兩樣都有吧！不過無論怎麼說，我還是喜歡金髮美人！」此話一點兒也不假，因爲毛娣就是金髮。佩德和我和毛娣約會已有一年的歷史，要說「固定」都可以了，雖然在我這方面說來，我不過是被毛娣的同窗好友朱海達糾纏不放而已。跟海達聊天，她問來問去總不外那一句話：「你是不是並不認爲毛娣是個空前絕後的大美人？」因爲我認爲事實的確如此，而又說不出口，所以我們的談話始終談不出什麼名堂。

「其實我也這麼覺得，」佩德表示同意，不過沒有指明是哪一位金髮美人——毛娣是我們兩兄弟談話時唯一不願涉及的話題。

「不過，我也不是一個頑固不化，一成不變的人。」他聳聳肩，輕鬆地說，「無論如何，天





下沒有不可能發生的事！」

〝當然，眼前這幾百對双胞胎裡約有三分之一與我們年齡相若，而其中約有一半——我連數都不用數——是屬於能夠把一羣普普通通的人造成一項社會事件的性別的。但是却沒有一對能達到紅頭髮那麼高的水準，於是我把所有的人仔細觀察了一遍。

在這一堆人裡，年齡最長的是一對成年男士，大約三十出頭年紀；我還看到一對十二歲左右的小女孩，由母親帶着；但是最多的還是二十上下的。於是我獲得了一項結論：遺傳調查所抽樣是依年齡分類的。正想到這裡的時候，已經輪到了我們，有一位職員問：「請問尊姓大名？」

在此以後的兩小時裡，我們從一個又一個的資料收集人員那裡通過，捺指印、抽血、對無數個無法用「是」或「否」作答的無聊問題答了是或否。體格也檢查得很徹底。這是一項經過仔細策劃的混帳工作，它要一個人在一間室溫較正常低五度的房間裡光脚站在地板上折磨他，並且還儘問他一些讓他臉紅的問題。

佩德低聲對我說，我們眞應該把這個醫生的衣服剝光，拿根針刺他的肚子，再請護士小姐把他的感想記下來。我一點也不覺得他的話有什麼好笑，因爲我這時已經厭煩透了。唯一使我有點開心的是，佩德在檢查過程當中，開了他們不少玩笑，弄得他們啼笑皆非。然後他們叫我們穿好衣服，把我們送到另一個房間，那裡的辦公桌後面坐着一位長得還滿漂亮的女士。她的桌上放了一座透視儀，她正在注視上面架着的兩張側面人像。這兩個人看來幾乎一模一樣。我偷眼望去，想找出他們有什麼不同的地方，但是我實在說不出來佩德和我有什麼區別，反正我也不是什麼數

學心理學家。

她微笑着對我們說，「孩子們，請坐，我是亞諾德博士。」她舉起了那兩張像片和一束打了洞眼的卡片，「標準的双胞胎，同是右心位，這應該是一個極有趣的案例。」

佩德想要看看那些紀錄。「這次我們的智商有多少，博士？」

「不用管它有多少。」她放下了那些紀錄，並且還把它們遮起來，同時又拿起另一疊卡片。

「你們見過這個嗎？」

當然見過，因為那是標準的萊氏測驗卡，每一所中學的心理班都備有一套，凡是能得高分的，差不多就等於說又有個聰明傢伙想出了一種矇騙老師的辦法。其實，佩德就已經弄成了一套簡單的欺騙方法，那是當我們那位氣不勝氣的老師硬將我們拆開，讓我們跟別人一起做測驗，使我們的分類降到不及格的邊緣的時候想出來的。因此我已經心理有數，知道佩德和我絕不是具有超感覺力的怪物，那麼這些萊氏測驗卡不過是對我們再來一次無聊的測驗而已。

但是我覺得出佩德突然變得慇勤起來。「小伙子，把你的耳朵豎得高高的，」我聽見他悄悄地說，「讓我們來替它加點趣味吧！」當然，亞諾德博士沒聽見。

我拿不定主意，我們究竟該不該這樣做，不過我知道如果佩德能夠給我打信號，我就不可能不跟着他亂蓋一通。所幸此時亞博士把佩德帶了出去，等回來的時候，只剩下她一個人了。她有麥克風和隔壁的試驗室聯絡，我們却沒有辦法再說悄悄話，因為要她打開開關才能通話。

她馬上便開口了，「馬貝兒，第一項試驗二十秒鐘內開始。」說完便關掉了麥克風，並轉身





對我說，「我翻轉這些卡片的時候請你看着它們。不必緊張，只看着就行。」

於是我目不轉睛，盯着那些卡片看。卡片換來換去，大約有一個小時之久。有時，我似乎是在接收，有時又似乎是在發送什麼，至於對我個人來說，又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因為他們始終也沒有告訴我們有多少分。

最後，亞博士在一張分數單上看了看。她說，「湯姆，我想替你打一針，很溫和的，絕不會有什麼危險，而且在你到家以前藥性就會過去，好不好？」

「打的是什麼針？」我懷疑地問。

「不用怕，它不會有害處的。我所以不想告訴你是怕你可能會在無意之中顯示出你想像中以為會有的那種反應。」

「哦，那我的哥哥怎麼說呢，他也要打一針嗎？」

「請你不用管他，我只要問你願不願意。」

我還在猶豫不決。爸一向就不贊成打針，除非逼不得已，否則絕對不打；就連那年我們接受腦炎預防注射，他都大鬧特鬧了一場。「請問您是醫生嗎？」我問她。

「不是，我是理學博士。你問這個幹嘛？」

「您既然不是醫生，又怎麼知道它無害？」

她咬着下唇，過了一會兒才回答說，「如果你喜歡由醫生來打針的話，我就去給你請一位醫生來。」

「呃，不用了，我想也沒有這個必要吧。」我想起了爸曾經說起過的什麼昏睡病注射，於是我又問道，「長程基金會有沒有爲這種注射替我們保過險呢？」

「什麼？哦，保險，我想他們一定會保的，」她打量着我，「湯姆，像你這種年齡的男孩子，怎麼會如此多疑呢？」

「喲，亞博士，怎麼問我呢？您才是心理學家呀！如果您像我似的，受了這麼多罪，您也會犯疑心的。」

「嗯，不提它了。我曾經下過很多年的功夫去研究，但是還是摸不透年輕一代的孩子們究竟會變成什麼樣子。對了，言歸正傳，你這個針到底是打不打？」

「呃，既然長程基金會替我們保了險，那就打吧。不過請您把要打的藥名寫下來，簽個字就行。」

她的面頰上浮起兩朵紅雲。不過她還是拿起紙筆，寫了一張條子，用信封封好。若無其事地說，「喏，把它放在口袋裡，不過試驗未完以前，請不要打開來看。現在，把你左邊的袖子捲上去吧。」

她一邊給我注射，一邊輕柔地說，「也許會像被蟲子叮似的，有一點點痛。」她的聲音甜甜的。

她將所有的燈通統關掉，只剩下了透視儀上的一盞。

「你沒什麼不舒服吧？」





「沒什麼。」

「如果我的脾氣有點急躁，請不要見怪，我是希望你能舒服一點，輕鬆一點。」她走過來，在我的椅子上弄了一下，椅背就慢慢倒下去。我平躺着，就像睡在一張吊床上。

「放鬆一點，不要逞强。如果你覺得睏，那就對了。」她坐了下來，我正好藉着透視儀的餘光看到她的臉，這才發現她長得眞是夠美的，雖然她的年紀已經不輕——至少有三十出頭了。她人也不錯，她溫溫柔柔地對我說了一些話，不過我已經不記得她說些什麼了。

我一定是睡着了，因爲再醒來時，已是一片漆黑。佩德就在我身邊，可是我却不知道燈怎麼關了，門怎麼開了。我正想說話，却聽到他悄悄地說：「湯姆，你以前可曾見過這種荒唐事？」

我也壓低了聲音，「這倒讓我想起來我們那次去參觀剛果食人族大會的情形了。」

「噓，輕點，他們會聽見的。」

「噓什麼，聲音大的是你！其實，怕什麼，索性像食人族打仗時那麼亂吼一通，把他們的魂都嚇掉算了。」

「且慢，且慢，現在我的女朋友馬貝兒要我告訴你一連串的數字，我們應該先照他們的意思把事做完才對，他們總是付了錢的呀！」

「好吧。」

「點六九三一。」

「那是二的自然對數。」

「不是這個，難道還是馬貝兒小姐的電話號碼不成？少廢話，給我好好聽着。跟着我唸。三點一四一五九。……」

一共花了不少時間。其中有些數字和前兩個一樣，是我所熟悉的。有的可能是胡扯，甚至眞是馬貝兒的電話也說不定。我有點厭了，我正在想，還是照我自己的意思大叫一場算了，耳邊卻響起了亞博士輕柔的聲音：「試驗完畢，二位請靜靜休息幾分鐘。馬貝兒，我在資料比較室等你。」我聽見她走出去了，於是我也放棄了大喊大叫的打算，放鬆一下。在黑暗中重覆唸那些數目字實在讓我覺得昏昏欲睡——而且，史提夫舅舅說過，有機會休息就休息，莫要過了這個村就沒了那個店。

現在，我聽見門又開了，接着一股强光射進來，照得我睜不開眼。亞博士說，今天就到此爲止了，湯姆……非常謝謝你，希望明天同一時間再見到你們哥兒倆。」

我眨巴着眼，四周看了一圈，「佩德呢，他怎麼說？」

「佩德在外面大廳等你，他說你明天可以來。你是可以來的吧？」

「呃，大概吧，只要他能來我就能來。」

想到我們玩的那些花樣，我眞覺得不好意思，所以，我又加了一句客氣話，「亞博士，打擾您了。」

她拍拍我的手，微微一笑，「哪裡哪裡，小心謹愼原是應該的，而且你又是一個很好的研究對象。你還沒看見那些不乖的孩子呢！明兒見。」





佩德就在我們遇見紅頭髮姐妹花的那間大廳裡等我。我們一起走向下降梯。他沾沾自喜地悄聲說，「我抬高了明天的價錢。」

「眞的，佩德？你眞以爲我們該那樣做嗎？玩笑歸玩笑，假使讓他們發現了我們不誠實，他們一定會大發雷霆，說不定把給了我們的又一古腦兒要回去。」

「要得回去嗎？他們付我們的錢是要我們來參加試驗。我們不是參加過了？試驗的結果如何，那可是他們的事。假使要我來做，我就有把握做得到。」

「佩德，我發現你眞是旣奸且詐。」我的腦子裡浮起了亞博士的影子，她可是一個好人。「我想我明天還是待在家裡的好。」

我說這話的時候，佩德剛好踏上下降電梯，他在我下方大約十呎的地方，整個下降四十層樓的時間他都可以用來考慮他的答覆。當到得樓下，我站在他身旁的時候，他却改變了話題：「他們給你打了一針？」

「不錯。」

「有沒有叫他們簽個保證書什麼的，還是又當了一次寃大頭？」

「不是保證書，可也差不多。」我探手摸了摸口袋裡的信封，我都已經把它給忘了。「我請亞博士寫下了注射的藥名。」

佩德伸過手來拿信封，「失敬了，老弟。我的頭腦加上你的運氣，何愁他們不跟着我們走。」他預備打開信封，「我敢打賭不是催眠劑就是鎭定劑。」

我一把把它抓了回來，「別動，那可是我的。」

「你的就你的，有什麼希奇！過來，別擋了別人的路。湯姆，打開來看看嘛，我倒想看看她給我們的是什麼夢幻藥。」

我們已經出來，站在人行道上，他想的還眞周到。我在拆封以前，先領頭跨過變換履帶，走上西行快速履帶，站到擋風牆後面。當我打開紙條的時候，佩德把頭湊在我的肩膀上看：

「『長程探索部：現給予7L435-6湯姆・巴業特和佩德・巴業特（同卵孿生）各注射含正常鹽份之蒸餾水十分之一西西。

基金會亞諾德博士具』

湯姆，我們這下可上了老當了！」

我盯着這張紙看，想把紙上所寫的和我當時的情形印證一下，佩德滿懷希望地說：「這會不會是個騙人的玩意兒！他們是不是替我們注射別的，而又不願承認？」

「不會，」我緩緩地說，我可以確定亞博士不會給我打了安眠針却寫成「水」，她不是那種人。「佩德，他們沒有給我們打什麼藥…他們用的是催眠術。」

他搖着腦袋，「不可能的事。就算我可能被催眠，你也不會。那兒根本沒有催眠用的傢伙。何況我絕對沒有被催眠。沒有旋轉的燈，沒有手碰手——我那位馬貝兒小姐甚至都沒瞪着我的眼睛看。她只不過替我打了一針，叫我放鬆，等藥性發作。」

「佩德，別幼稚好不好。旋轉燈之類的東西都是騙騙傻瓜的。不管你怎麼說，反正我覺得他





們是把我們給催眠了，所以他們叫我們睡，我們就睡了。」

「不錯，我是覺得睏。可是不管怎麼說，馬貝兒的確沒那麼做，因爲她叫我不要睡，即使我睡着了，她一叫，我也要立刻就醒過來。然後，當他們把你帶進來的時候，她——」

「慢着，你的意思是說當他們把你搬回我那間房來的時候吧——」

「不是，不是，我絕不是那個意思，他們帶你進來以後，馬貝兒給了我那張記着數目字的紙條，我就把它唸給你聽，然後——」

「等一下，等一下，」我說。「佩德，你一定弄錯了。你怎麼能在漆黑漆黑的房間裡唸呢？一定是她唸給你聽的。我的意思是——」我說不下去了，因爲我自己也搞糊塗了。她可能是從另一間房間唸給他聽的。「你帶着耳機嗎？」

「耳機跟這個有什麼關係？實際上，房間裡並不是墨墨黑的，至少在你進來以後不是。她把數目字舉在一塊板子前面，這塊板子上裝着一盞燈，使我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得見那些數目字和她的雙手。」

「佩德，希望你不要再說這種無稽之談了。不管催不催眠，我還不至於迷糊到人事不知的地步。我哪兒也沒去；也許是他們用輪椅把你推進來而你沒有覺得吧。而且我們那間房的確是漆黑的，一絲亮光都沒有。」

佩德沒有立卽答覆，這與他過去的行徑不大一樣。過了好一會兒他才開口：「湯姆，你有把握嗎？」

「當然有啊！」

他嘆了一口氣。「我本不願這麼說，因爲我知道你會怎麼講。不過，如果你的理一條也站不住，你會怎麼辦？」

「哼，你想考我？你這是顧左右而言他。這種最基本的方法論，大一就學了。」

「好吧，你先聽聽我的看法，別管它是怎麼來的：湯姆，當心，別駭着——我們是會測心術的人啊！」

我試了一下，但是並不像。「佩德，你既然不是無所不知，就別學那些愛算命的胖老太婆的口吻說話。不管是因爲藥還是因爲催眠，我承認我們是糊塗了，但是我們並沒有彼此心靈互通的能力，否則，我們早就該知道了。」

「那倒不一定。你從來就不大用大腦，我怎麼會知道呢？」

「但是，總要合理——」

「二的自然對數是什麼？」

「你說的是『點六九三一』，我可很少用到小數點後四位數的對數表。但是這與測心術又有什麼關係？」

「我之所以用四位數，是因爲她給我的就是這個。你記不記得我唸這個數目字給你以前，她說些什麼？」

「誰說些什麼？」





「馬貝兒，馬博士。她說了些什麼？」

「沒有人說過什麼。」

「湯姆，我的老同胞兄弟，是她告訴我要我做什麼，也就是把那些數目字唸給你聽。她說這話的時候，聲音清晰，簡直就是刺耳的女高音。你難道沒聽見？」

「沒有。」

「那就是你我不在同一間房間。那一定是因爲你離得太遠了，雖然我可以發誓他們確是把你送到了我的身邊。我能確定你在那裡，而你又不在。所以，這一定是心靈感應。」

我可眞糊塗了。我沒有感覺到心靈感應，我只感覺到餓火中燒。

「我也有同感，兩樣都有。」佩德說，「我們在柏克萊站停一下，吃份三明治吧。」

我隨着他走下自動履帶，雖然已經不那麼餓，可是却更糊塗了。佩德答覆我的根本是我不曾問過的問題。

## 三　生存空間計劃

雖說要我不必急，慢慢來，把一切都說出來，但是還是不行。我有好幾天都沒空幹這個了，卽使我不幹別的活兒，我還是沒法子把每件事都說出來。因爲要把一天裡一點一滴，大大小小的事全寫出來，非得一天多的時間不可。結果，越是努力，落後越遠。所以我不想再試，只寫重點算了。

大概沒有誰不知道「生存空間計劃」大綱的吧。

我們沒有將第一天的經過跟爸、媽提一個字。這種事最好別讓他們知道，免得他們神經兮兮，到處張揚。我們只對他們說，測驗還要繼續一天，並且結果如何，現在還不知道。

當我們告訴亞博士我們已經知道了分數時，她一付無動於衷的樣子。甚至當我說溜了嘴，告訴她我們以爲我們曾經欺騙了她，而實際並沒有騙到的時候，她也沒什麼表示。她只是點點頭說，他們覺得應該設法讓我們相信這裏沒什麼特別的地方，卽使雙方都撒點小謊也無傷大雅。她又說：「有你們的性格分析作參考，我得了不少的方便。在心理學方面來說，有時不得不繞點圈子

，才能捉摸到事實的眞相。」

她接着又說：「今天我們要用一種比較直接的辦法。請你們二位背對背站着，但要貼得近近的，一定能互相聽得見彼此說話的聲音。我則利用一重隔音板，不時把你們部分地隔開或全部隔開，而不讓你們知道。」

這次就困難得多了。我們當然也試過，可是當然也說了糊塗話。亞博士很有耐心，馬博士也是。她比亞博士年輕，身材雖然矮胖，但是十分可愛，看來有點像沙發墊子。後來我們才發現她竟是這項研究的主持人，而且大名鼎鼎。她扮演一個「癡笑的胖姑娘」角色，正是她能使一般人（也就是佩德和我自己）安心，不虞有他的成功之處。俗語說，人不可貌相，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

現在，她便在格格地笑，亞博士則面色凝重，佩德和我則說不出到底能不能「測心」。我可以聽到佩德的低語——他們叫我們繼續地說悄悄話——他也能聽得到我的，但是有時聲音又聽不見了。我確信我們一無所獲，我的意思是指心靈感應，因爲我們平時在學校便是用這種方法說來說去，從來沒有被老師抓到過。

最後，馬博士又羞答答地格格笑起來，他說：「我看今天就到此爲止吧，博士，您看怎麼樣？」

亞博士表示同意。我們面對面坐了下來。我說，「昨天可能是僥倖，今天一定會令你們失望吧。」





馬博士的樣子活像一隻受驚的小貓。亞博士却冷靜地說：「湯姆，我不知道你心裡是怎麼想的。但是，在過去的一個鐘頭裡，每一次的試驗，你和你哥哥都是被隔開來的，彼此不應該聽得見。」

「可是，千眞萬確，我聽到他在講話呀！」

「你當然聽得見，只是用的不是耳朵。我們把隔音板的兩邊都錄下來了。我們可以放一段給你們聽聽。」

馬博士也吃吃地笑着說，「這個主意不錯。」於是她們開始放，先是四個人的聲音，她們在告訴我們該怎樣做，隨後便只是佩德和我的低聲交談——再就是我們一行行地唸着「謬誤的喜劇中的文字。一定是她們將強力麥克風對準了我們，因爲我們的悄悄話聽來無異雷鳴。

佩德的聲音漸漸消失了，只剩下我的。依然繼續不斷地……在向一片空寂作答。

我們和基金會簽訂了一項共同研究的合約，經過一番爭論之後，爸爸也在上面簽了字，表示認可。他認爲測心術一文不值。我們也不和他辯。因爲經濟困難是不爭的事實，而他們所付的代價高於任何我們所能謀到的暑期工作。下學期卽使申請不到奬學金，我們也鐵定能上大學。

暑假還沒完，他們又讓我們擔任「遺傳調查所」和「生存空間計劃」之間的聯絡人。依照我們雙親的看法，這又是另一件不務正業的工作。

在那以前，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佩德和我可以互相心靈感應。方便、準確，和面對面說話沒有兩樣。既不需要特殊安排，而且不受距離的限制。我們一定已經如此做了許多年，只是自已不

知道罷了。事實上，亞博士有一次偷偷地把我們的悄悄話（只是我們平時談的私話，而不是用的心靈感應）錄了下來，並且證明當我們壓低了聲音，以免旁人聽到的悄悄話錄音放出來的時候，我們兩個人誰也聽不懂。

她說，在理論上，每一個人都潛存有心靈感應的能力，這是說得通的，但是實例求證，除了同卵雙胞胎有此現象（也不過只有百分之十左右）之外，一般人却很難找得出實證。「我們也不知道原因何在，想來大概與調整收音機的波長有相似之處吧。」

「腦波？」我問她。

「沒有那麼類似。那絕不是我們用一具測腦儀就可以測出的腦波，否則我們早就可以製造心靈感應的儀器應市了。而且人腦不是無線電。但是，不論它是甚麼，同一個卵子所生的雙胞胎，他們可以『調整波長』的機會絕對比非雙生子來得大。你不能測出我的心思，我也不能測出你的，我們也許一輩子也測不出來。在一部心理學歷史中，僅有極少數幾個案例，他們似乎與任何人都能『調整波長』，不過，它們大多沒有詳盡的記載。」

佩德銜着馬貝兒博士邊笑邊眨眼。「這樣說來，我們是一對怪人囉！」

她張大眼睛正待回答，亞博士搶先說道，「佩德，一點兒也不是。在你們來說，完全是正常的。我們這項計劃裡確也有幾組不是同卵雙胞胎的。有的是夫妻，有的是異卵雙胞手足。甚至還有幾對是由於研究的結果才把它們挑出來排在一起的。他們才是『怪人』。假如我們能夠發現他們是怎麼樣才能心靈感應的，我們就可能研究出，在何種情況之下可以讓每一個人都能心靈感應





了。」

馬貝兒博士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哆嗦。「多麼可怕的想法啊！現在一個人所能保有的私秘已經夠少了。」

我把這一切轉述給毛娣聽（佩德在一旁不時插嘴，或加以糾正）。因爲新聞界已經發現「遺傳調查所」正在做的是些什麼工作，自然我們這些從事「測心術」的人便也被扯進了許多莫名其妙的新聞報導之中，而且在海達那個三八的挑唆之下，毛娣自然也開始懷疑，今後一個女孩子心裡是不是還能保有任何秘密呢？她當然有啦；我還沒辦法但憑一張搜查證就能測出她的心思，佩德也不行。如果不是海達囉嗦個沒完，她一定已經相信我們的解釋了。海達幾乎已經達到了離間毛娣和我們之間的感情的目的，後來我們反而把她甩掉了。一直到佩德被調走爲止，我們都是和毛娣三個人一起約會。

那是在他們宣佈了「生存空間計劃」之後，夏季將要終了的時候，佩德才被調走的。

就在我們的合約再有一個星期便要滿期的時候，他們把我們這些雙胞胎都各集中在一塊兒，和我們談話。第一天有好幾百人，第二天還有幾十，到了夏季終了，剩下的只不過剛好坐滿一間會議室了。紅頭髮姐妹也在其中，雖然她們旁邊有空位子，但是佩德和我都沒有去坐；她們仍舊是一副冷若冰霜的樣子，就像牡蠣一樣，完全以自我爲中心。這時我們之中的其他人早已熟得像老朋友了。

有一天，來了一位霍華德先生，據說是基金會的代表。他照例來了一套開場白，說些什麼很

高興能和我們見面，甚感榮幸之類的話。佩德向我說，「湯姆，抓緊你的荷包，這傢伙又在打主意了。」現在我們既然已經知道自己是怎麼回事，佩德和我在外人面前談話也就比以前格外來得多。因爲我們已經證明我們根本不是說的悄悄話。我們只要默不出聲地說出我們想說的話，對方更容易聽得懂，在夏初的時候，我們曾經試過不說話，直接測心，但是沒有成功。哦，我能夠跟得上佩德，但是他腦子裏經常不是在思想，而是烏七八糟的胡思亂想，常搞得我暈頭轉向，莫名其妙。所以我學會了不去「聽」他，除非他是在跟我「說話」。他的感覺也是一樣。

唯有一件事令我想不透：佩德在「心靈感應」時說的話爲什麼和他本人說話的聲音一模一樣呢？以前，我並不曾爲這事煩惱，因爲我根本不知道我們是在幹什麼。但是我一旦知道這些「聲音」並不是「聲音」以後，就不能安心了。我開始懷疑我究竟是不是在那兒，而且有一個禮拜之久，我都沒法「聽」到他——心理上的心靈感應性耳聾，這是亞博士給它取的名字。

她向我解釋什麼叫「聽」，終於使我恍然大悟。你不是用耳朵聽，是用腦來聽的；你不是用眼睛看，是用腦來看的。當你碰到什麼的時候，有感覺的不是你的手，而是你的腦。耳、目和手指只不過是收集資料的工具，由腦從一片渾亂的資料中整理出頭緒來，然後再賦予它意義。她說，「一個新生兒並不眞正能看。你只要仔細觀察他們的眼睛就可以明白。他們的眼睛雖然在看，但是他們的腦子還沒有學會怎樣去看。有朝一日，只要腦子養成了整理『看』和『聽』的習慣，這種習性就會永遠持續下去。你的同胞兄弟用心靈感應向你說話的時候，你怎能『聽』到他在說什麼呢？叮叮噹噹的鈴聲還是跳躍的火花？都不是。你在等『話聲』，你的腦子就『聽』見了『





話聲』；這才是它所熟悉的過程，也是它知道應該如何處理的一種過程。」

我不再爲它煩惱。我能清楚地聽到佩德的聲音，比那位演說者的聲音還清楚。毫無疑問地，在我們周圍至少還有五十多人在談話，但是我只聽到佩德，聽不到別人的。而且，那位在臺上演說的人顯然聽不見任何人的談話（而且，他也不大懂什麼叫做心靈感應），因爲他還繼續在說：

「各位高明之士——」（說這話的時候，他臉上還綻出了一抹肉麻兮兮的笑意）「——現在你們之中可能有很多人在測我的心意。我希望是沒有，如果有的話，也請忍耐一下，讓我先說完我要說的話。」

「我跟你說過什麼？」佩德插進嘴來。「沒有經過我的審查，你什麼也不准簽。」

（「閉上你的臭嘴，」）我告訴他。（「你不要聽，我還要聽呢。」）他的聲音一向聽來像耳語，現在却大得像要淹沒眞的聲音了。

霍華德先生繼續往下說，「你們也許想不出長程基金會爲什麼要支持這項研究。基金會對於任何可以增加人類知識的計劃，一向極有興趣。但是除此以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以及一個偉大的目的，而你們每一個人都能成爲此一目的最最重要的人物。」

「看吧？別忘了當心會上當噢。」

（「佩德，請你別說話好不好？」）

霍華德先生接下去說，「讓我們來引用一句長程基金會會章裏的話：『致力於我們子孫後代的福利』。」他戲劇化地停了一停——我猜他是故意的。「各位來賓，我們子孫所最最需要的一

件事是什麼呢？」

「祖先！」佩聽立刻就提出了答案。起初我以為他是在用他眞實的聲音在說話。可是別人誰也沒有反應。

「答案只有一個——生活的空間！生長的空間，養育家人的空間，廣大的肥沃的土地，還有供作公園綠地、學校和住宅的空間。在這個星球上，我們現在有五十億的人口；一百多年以前，世界人口還不及現在的一半，人們就已經瀕臨饑餓的邊緣了。就在今天下午，我們的人口已經比昨天這個時候多了二十五萬。這也就是說，每一年世界上要增加九千萬人。我們竭盡所能地來開墾、維護，再加上人口控制措施——這項工作也已困難日甚——才能僅免於饑饉。我們在薩哈拉沙漠造了一片海，我們溶化了格林蘭的冰帽，我們灌溉了多風的大草原，但是由於人口永無止境地增加，需要更多、更多空間的壓力便也一天比一天沉重。」

我對於演說一向不感興趣，何況他說的這些盡是陳腔濫調。哼！別人不知道，佩德和我可知道，我們是應當被淹死的小貓；我們的老爸每年都得繳一筆罰金，我們才能活命。

「自從有星際旅行到現在，已經有一百年了。人類也已向整個太陽系中去求拓展。你們或者會以為，有了九大行星供過分膨脹的人類居住，總該綽綽有餘了吧。事實卻不然。因為唯有一個地球才是眞正適合人類的。」

「他不是在喊口號才怪呢。」

（「而且都是些蹩脚的口號。」）





「移民別的星球，我們不是沒做，但是代價太大。堅毅的荷蘭人與海爭地，他們所遭遇的困難遠不如往火星、金星和甘尼米德星（木星的那顆最大的衞星）上移民來得艱苦，來得吃力和無望。人類眞正需要的不是這些冰凍的，或是灼熱的，或是缺乏空氣的宇宙的棄物。我們需要像我們現在居住的這樣溫和的星球。這種地方多得是！多得是！」他兩眼向上望，雙手朝天花板揮舞。「像這樣的地方，成千上萬，數都數不清……就在那邊。各位來賓，登陸星球的時代到了！」

「現在說到正題了吧！」佩德輕輕地說，「喝！繞了個好大的彎兒。」

（「佩德，他到底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膏藥？」）

「他是個房地產掮客。」

佩德的批評雖然不算太離譜，但是我不想再複述霍華德先生的演說了。他是個好人，後來我們才曉得；不過他說話的聲音太大，以致自己都有點不知所云，所以我也就只好長話短說。總之，他提醒我們，先鋒號火炬船已於六年前出發，前往人馬星座。佩德和我都知道這件事，不只是因為報紙上有報導，而是因為史提夫舅舅也曾申請前往。他雖然沒被錄取，但是有一陣子，因為我們與候選名單上的某人是親戚，確也沾了不少光——現在想來，那時一定曾給同學們這樣一種印象，就是史提夫舅舅一定去得成。

自此以後便沒有聽到過一丁點兒有關先鋒號的消息，也許十幾二十年它就會回來，也許回不來。據霍華德先生說，我們所以得不到它的消息，是因為你不會從一艘正以光速飛行在多少光年距離以外的太空船上拍發無線電訊回地球。即使你假定一艘火炬船上可以裝載一具特別强大的發

電機，足以將無線電報送達若干光年之遠，但是電報本身的速度只比發電報的船快上一點點，拍發這樣的電報又有什麼用呢？先鋒號發回任何電訊都和它親自回來差不了多少。

有些糊塗蟲問到傳令火箭的問題。霍華德先生表情痛苦，强作解答，我可沒有往下聽。如果無線電都不夠快，傳令火箭行嗎？愛因斯坦不氣得從他的棺材裏蹦出來才怪。

霍華德先生趕緊接着往下說，以免再有什麼莫名其妙的人打岔。長程基金會打算向四面八方分別發出十九艘探星船，往各個類似太陽系的太陽系去探索類似地球的星球，供作移民之用。探星船此去恐怕要很久，因爲每一艘探星船都必須探測一個以上的太陽系。

「各位先生、女士們，在這個偉大的、開發生存空間的計劃裏，這就是何以各位所負的神聖任務是無可取代的緣故。因爲各探星船將來要將他們的發現報告回來的時候，就完全要借重各位了！」

連佩德都默不作聲了。

立刻有一位坐在後座的先生站起來。他大概是我們在座的雙胞胎中年齡最大的一位，他們兄弟倆看上去約模在三十五歲左右。「霍先生，對不起，我可不可以問個問題？」

「當然，當然。」

「我叫葛萊姆，這是我兄弟葛萊特。我們不敢自稱是宇宙萬象的專家，但是我們對於通訊的理論還略知皮毛。爲了避免爭論，讓我們姑且假定心靈感應可以用於星際距離——我本人雖不相信，但是也提不出反證——即使承認它可以，我也看不出它會有什麼幫助。心靈感應、光、無線





電波，甚至於萬有引力，都無法超越光速。這是天地萬物的唯一特點，也是所有通訊方法的終極限度。當然，你可以利用心靈感應來傳報你的發現，而讓探星船繼續去進行新的探測，可是所傳報的訊息仍舊需要經過多少光年的時間以後才能傳得回來。地球和探星船之間的通訊往返（即使是利用心靈感應），也是完全不可能的，是違反所有的已知的物理定律的。」他懷着歉意，坐回他的位子。

我想這一下葛萊姆可抓住他的弱點了。佩德和我的物理成績都很好，葛萊姆絕非信口開河；他說的每一句話，都是書本上有的。但是霍華德好像一點也不着急，他說，「讓我們請專家來答覆吧。馬博士，能不能請您——」

馬博士站起身來，臉也紅了，略顯慌張地笑道，「葛萊姆先生，抱歉，實在是抱歉之至。不過，心靈感應實在不是您說的那麼一回事。」她又格格一笑：「我實在不應該說這樣的話，因爲能心靈感應的是你，不是我，不過，心靈感應根本不須考慮光速的問題。」

「可是，那是非考慮不可的問題。物理的定律……」

「哎呀！心靈感應是物理現象，我們什麼時候讓你有這種印象的？」她互扭着雙手，「恐怕不是吧！」

「天下沒有一樣不是屬於物理的，當然，包括生理在內。」

「是嗎？你眞那麼想嗎？但願我也能相信……不過，對我來說，物理實在是太深奧了一點。可是我倒很想知道，你怎麼會如此有把握地說心靈感應是物理現象；到現在爲止，我們還無法用

儀器來記錄它。天曉得，我們甚至於連意識如何作用都還弄不清楚呢。意識也是屬於物理的嗎？我敢說我不知道。但是我却敢說心靈感應的速度比光快，因爲我們實地測量過。」

佩德突然坐直了。「老弟，別走開。我們等着看第二場好戲吧。」

葛萊姆目瞪口呆的，作聲不得。馬貝兒博士緊接着往下說，「不過，測量的不是我，是阿博士。」

「是阿豪瑞博士嗎？」葛萊姆問。

「正是，不過我從來不敢對他稱名道姓的。他實在是位了不起的人物。」

「不過是實用理論的諾貝爾獎金得主而已。」葛萊姆還是不服氣，「請往下說。他有些什麼發現呢？」

「好，我們把一對雙胞胎中的一個送上了甘尼米德星——路途好遠啊！之後，我們同時用無線電和心靈感應來通訊。在衞星上的那一位用無線電話，同時也用心靈感應直接和他留在布宜諾斯義利斯的孿生兄弟通話。結果總是心靈感應比無線電早到約四十分鐘左右。這該不會錯了吧，是不是？要看詳細的數字，可以到我辦公室來看。」

葛萊姆忍不住又問，「這是什麼時候的事？爲什麼沒有公開發表？是誰主張保密的？這是自莫雷實驗以來最重要的事件——太驚人了！」

馬貝兒博士略顯不快，霍華德先生搶過話頭說，「葛萊姆先生，誰也沒有扣留知識。阿博士正在撰寫一篇論文，準備在『物理評論』上發表。但是，我承認，基金會的確曾要求他暫緩發表





，好讓我們先進行另一項絕對優先的計劃，那便是各位都知道的所謂的『遺傳調查所』。我們認爲我們有資格，也有權力趕在所有各心理學實驗所之前能發掘出有心靈感應潛能的雙胞胎，並和他們簽約，而且，在這一件事情上，沒有一個有野心的、好出鋒頭的人不想超前我們。阿博士已經同意了——他也不喜歡在事情沒有成熟以前，先行發表。」

馬貝兒博士謙虛地說，「葛萊姆先生，如果剛才的答覆還能使您覺得滿意的話，我還要告訴您一件事。心靈感應也不管什麼反平方定律。相距五億哩之遙的一對心靈感應人，他們之間的信號，其強度絲毫不遜於他們僅有一牆之隔時的強度。」

葛萊姆重重地坐了下去。「我不知道它們究竟是不是那樣。現在我得趕緊先把過去所有信以爲眞的事情重新整理一番才行。」

葛氏兄弟這一打岔確曾說明了一些什麼，但是也把這次會議的目的岔開了——霍華德先生原是想在這一次會中說動我們當太空人的。其實他根本不必遊說我。有哪一個男孩子會不願意飛上太空呢？佩德和我便曾有一次翹家去投效太空海軍——這次可比上次還要過癮。它不止是在地球、火星和金星之間走一趟而已，這一次是要去探險星群呢！

探險星星群啊！

「我們所以要在各位的研究合約期滿以前告訴各位這些，」霍華德先生向我們解釋說，「是希望各位能有充分的時間考慮，也使我們能有充分的時間來說明簽約的各項條件和好處。」

我才不在乎甚麼好處不好處呢！如果他們只讓我坐個雪橇，掛在他們後面，我都幹，絕不考

慮什麼火炬尾燄呀，太空裝呀什麼的。

他向我們保證：每一個心靈感應組的兩個成員，都會得到同樣妥善的照顧。到星星去的那一位，待遇優厚，工作環境良好，乘坐的是最新式的火炬船。船員們不但受過良好訓練，在心理適應方面也是特別挑選的。留在地球上的那一位，他未來在金錢上和醫藥福利上都將獲得保障。他微微一笑，「特別是醫藥福利方面，因爲我們必須要盡科學之一切所能，來保護他的生命，使他活得越長越好。簽了這個合約，他少說也要比以前長壽三十年。」

撥雲見月，我這才恍然大悟爲什麼他們選來作試驗的都是年輕人。前往星星的那一位，在以光速飛行之下，不會老得很快。即使他在那邊待上一世紀，對他說來也不算太久。但是他留在地球上的這位弟兄，却會老得快一點。他們必須像伺候皇上一般地伺候他，要讓他活着，否則他們的「無線電」就斷了。

佩德說，「銀河啊，我來了！」

霍華德先生還在繼續說：「我希望各位能仔細考慮考慮。這將是你們空前最重要的決定。你們這麼少的人，却肩負着全人類的希望。所以，你們一定要仔細地想，並且給我們一個向各位解答任何疑難的機會，務必要使你們心中不存一點疑念。千萬不要鹵莽行事。

紅頭髮姐妹立起身來，昂然走出室外。用不着說一個字，誰也明白她們絕對不屬於做像太空探險這般不是高貴的淑女所應做的事。她們在一片沉寂中走出去的時候，佩德說，「看走出去的那兩個媽媽先鋒，發現美洲靠的就是這種精神哪！」她們行經我們身邊的時候，他忽然大聲嘲笑





起來。紅頭髮姐妹表情僵硬，加快了她們的步伐，我這才明白他不是在用心靈感應和我說話。房間裏爆出了一陣令人發窘的笑聲，還好，就在我責備佩德的當兒，霍華德先生很快地便使大夥兒安靜下來。

霍華德先生囑咐我們明天照平常一樣的時間再來。屆時基金會將派代表來向我們作詳細的說明，他請我們帶我們的律師一起來，假使沒到法定年齡的（約佔其中半數以上），便請我們的父母帶着他們的律師同來。

我們離開的時候，佩德興致勃勃，我可是一點兒也不起勁。霍華德先生演說演到一半，我就已經明白，我們之中必須有一個人留下來，至於誰留下來，鐵的，我心裏已經有數了。就像塗了牛油的麵包，掉在地上時，一定有牛油的那一面貼地一般的不會錯。多活三十年，引誘不了我。誰又會希罕那平淡無奇的三十年？留下來的那一個，永遠不會有飛往太空的份兒，就連本太陽系都不行……而我連月球都還沒去過呢。

我想和佩德公平解決這件事，連架都不吵一架就拿小塊的蛋糕，我才不幹呢。

「喂，佩德，這件事得跟你抽籤解決。再不然，擲角子也可以。」

「嚇，你在說什麼呀？」

「你難道不知道我說什麼？」

他只咧嘴一笑：「湯姆，別想得太遠，你要知道，決定權在他們不在我們。」

我知道他是一定要去的，我也知道我是一定去不成的。

# 四　半條麵包

果然不出我們所料，爸和媽又大嚷大叫了一場。巴家開家庭會議，往往就像動物園到了飼食時間，這一次更是創下了吵嚷的新高峰，除了佩德和我自己，還有爸爸、媽媽、信義、希望、仁愛三位姐姐，以及信義的新婚夫婿杜玻斯和希望的新未婚夫孫布里，後二者算不了什麼，在我看，他們只是兩個樣品而已，從他們身上可以看出女孩兒家爲了想出嫁會變成什麼樣子。他們偶爾也發表點意見，不過除了把情形弄得更糟更亂以外，一點也幫不上什麼忙。這一回，史提夫舅舅也在座，他是回到地球來度假的。

也就是因爲史提夫舅舅來了，佩德才決定不要伺機各個擊破，而把問題提出來公開討論的。爸媽雖然認爲史提夫舅舅有點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但却也深以他爲榮，他很少來我們家，而他來的那一天，我們家往往就會像過節日一般地熱鬧。

霍華德先生曾經交給我們一份合約樣本，叫我們帶回家仔細看看，晚飯過後，佩德說，「爸，基金會今天交給我們一份新合同，是長期的。」他把它從口袋裡抽出來，不過沒有遞過去。

「我想你們一定已經告訴他們，學校快開學了？」

「當然，我們說了，不過他們非要我們帶一份回家給家長看看不可。其實，不給你們看，我也知道你們的答覆是什麼。」佩德裝出想把它揣回口袋的樣子。

我悄悄地問佩德，（「你這又是什麼餿主意？你這不是故意想他說不行嗎？」）

「可是他沒說呀！你別儘搗亂好不好？」佩德以我們的自用電話回答。

爸爸却已經伸出一隻手，「讓我看看，凡事都不可以在沒有明瞭事實眞相以前，冒然的作決定。」

佩德並不急於把合同遞過去。「好吧，其中有一條是關於獎學金的。不過湯姆和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兩個人一塊兒上學。」

「那也不一定就不好。說實在話，你們兩個人也太互相依賴了一點。你們終有一天要單獨面對這個冷酷的世界……上不同的學校，說不定還是個好的開始呢。」

佩德掏出合同，把它翻到第二頁，「喏，就是第十款。」

爸爸先看第十款，正中佩德下懷，越往下看，他的眉毛揚得越高。合約中規定訂約期間訂約人甲方（基金會）提供訂約人乙方所選定的學校的全部學雜費用；訂約人丙方在合約有效期限完成以後，也可享有相同的權利。這就是說，基金會將供給留在地球上的這一位完成學業一切所需，而另一位前往太空的人，在回到地球以後，也由基金會供給全部教育費，至於其他待遇請參閱第七款。





爸又翻到了第七款，他的眉毛抬得更高了，烟斗都熄了。他盯住佩德，「這是不是說他們要聘請你們擔任『通訊技師，支十級薪，』而有沒有經驗都沒有關係？」

史提夫舅舅一跳多高，差點碰翻了椅子：「布魯士，你是說。『十級』？」

「不錯，合約上是這麼說的。」

「長程基金會的正規薪級？」

「是啊，我雖然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但是，我知道新進的技術員，他們通常都是從三級起薪的。」

史提夫舅舅打個唿哨。「布魯士，我眞不打算告訴你那是多少錢——閻羅號上的總電子推進師也是十級，不過那是他辛勤工作了二十年和一個博士頭銜換來的。」舅舅看着我們，「快招吧，小伙子！他們眞正的目的是什麼？這是賄賂嗎？」佩德不開口。史提夫舅舅轉過身去，朝着爸爸說，「布魯士，什麼也甭管，叫孩子們簽了算了。他們一個人就比你我加起來還要强。一個人最好不要和命爭。」

可是爸爸已經讀完了全部合約，從第一條第一款讀到了不履行合約的罰則。雖然這是用法律文字寫的，不過它的意思就是要我們簽約受僱爲基金會探星船的船員，飛行一個航次，只不過我們之中必須有一個人留在地球這一端，執行任務。當然，其他還有許多細節，說穿了，其實就是限制留在地球上的那一位不得中途退出，如此而已。

合約中並沒有寫明探星船的目的地，以及旅程的期限。

爸終於放下了合約，仁愛一把將它搶了過去。爸又從她手裡奪過來，遞給媽。他說，孩子們，這份合約從表面上看倒是不錯，不過，我總懷疑其中必有陷阱。明天早上我再把它送去給何蘭德法官看看。如果我看得沒錯，那就是說，他們要給你們這種種優待——外加一份高得出奇的薪水——只要你們之中有一個人乘劉易斯——克拉克號航行一次就行。」

史提夫舅舅突然說：「是劉易斯—克拉克號嗎，布魯士？」

「是啊，就算不是劉易斯—克拉克，也是它的姊妹船。怎麼，你知道它？」

史提夫舅舅一副撲克面孔：「我從來沒上過，不過我知道那是一艘新船，設備好得很。」

「這句話倒中聽。」爸轉頭向着媽，「怎麼樣，茉莉？」

媽媽沒有作聲。她正在讀合約，臉色越來越蒼白。史提夫舅舅眼睛盯着我，輕輕地搖腦袋。我對佩德說，（「舅舅已經看出了毛病。」）

「他不會破壞的。」

母親抬起了頭，提高了嗓門衝着爸說，「你八成是願意了？」她的聲音聽來就像有病似的。她剛放下合約，仁愛和希望便不約而同地過來搶。最後還是姐夫學着合約，別人都擠在他的背後看。

爸爸溫和地說：「親愛的，你應該想到孩子終有一天要長大的。我也希望一家人能永遠聚在一起，但是你也明白，這是辦不到的事。」

「布魯士，你不是答應過不讓他們上太空的嗎？」





她的弟弟瞥她一眼。他的胸前掛滿了從太空獲得的勳標。爸繼續心平氣和地往下說：「也不盡然，親愛的。我答應的只是沒成年以前不准參加這種和平部隊；我希望他們能夠完成學業，希望你不要煩心而已。可是這件事不一樣……而且，如果我們不讓他們去，用不了多久，那時不論我們同不同意，他們自己也會去的。」

媽媽轉身對着舅舅，傷心地說，「史提夫，都是你把這些念頭灌輸給他們的。」

他似乎受了委屈，只是他的答覆和爸一樣心平氣和：「老姐，別緊張嘛！我根本不常在家，怎麼能怪我？老實說，孩子們的腦子不必灌輸，念頭自然而然會長出來。」

杜玻斯清清喉嚨，大聲說：「既然這是家庭會議，各位也許願意聽聽我的意見。」

我說，只對佩德：（「你的意見？見你的大頭鬼！豬！」）

佩德回答我：「聽聽他說些什麼，說不定他會變成我們的秘密武器呢。」

「你們想聽聽一個經驗豐富的生意人的寶貴的判斷吧，像這樣一份合約，不是開玩笑，就是不值一顧的荒謬建議。他們一定認爲這兄弟倆有點什麼邪門兒的天分——雖然我是看不出來——不過，不管怎麼樣，讓這麼年輕的兩個小伙子拿比成年人還多的薪水，總不是敎育之道。如果他們是我的兒子，我一定不讓他們去。當然，他們不是——」

「他們當然不是，」爸表示同意。

「您是在諷刺我嗎？爸？」杜玻斯目光尖銳地看着爸，「爸我只是想略盡棉薄而已。就像那天我和您談的，假使他們兩個將來進所好的商業學校，好好用功唸書，我一定在麵包廠裡替他們

安排。假使他們上進，我不信他們將來沒有我這樣的成就。」杜玻斯和他的父親合作，經營一家麵包廠，他總是想盡了辦法，唯恐別人不知道他多會賺錢。「說到上太空這種異想天開的事，我常說，一個人要想有所成就，一定得留在家裡，辛勤工作。別多心，史提夫舅舅。」

舅舅面無表情地回答他：「好說，好說，大人不見小人怪。」

「啊？」

「沒什麼，沒什麼。反正你不上你的太空，我不烤我的麵包。過來，你看你領子上都沾了麵包粉哩！」

杜玻斯趕緊低頭看他的領子，信義跑過去替他撣，「哪裡是麵粉，不過是白粉而已。」

杜玻斯自己也跟着撣，邊撣邊說，「當然嘛，舅舅，我希望你能瞭解，我忙得哪有功夫去工廠？我連辦公室的門都走不出來。」

「所以我也在奇怪呀！」

杜玻斯和信義還要去赴另外一個約，所以立起身來準備告辭，就在這個當兒，爸爸攔住了他們。

「杜玻斯，你說我的兒子有點邪門，你這是什麼意思？」

「什麼？我沒說呀！」

「嗯，沒說就好。」

他們在一片沉默中離開了，只有佩德在忽高忽低地哼着「鬪士進行曲」：我們已經勝利了，





伙計。

我也有同感。不過佩德還要進一步地肯定我們的造化。他拾起合約，「爸，沒問題了吧？」

「嗯，不過，我還是得跟何法官商量商量——而且，我也不能代表你們媽媽的意見。」我們並不擔心，因爲只要爸爸同意了，媽媽便不會有問題，尤其有史提夫舅舅在場，就更加不會。「不過你們可以說，這個問題還沒有被否決掉。」他皺皺眉。「對了，合約裡沒有提到期限的問題吧？」

史提夫舅舅來接應了。「布魯士，這是商船上的慣例……法律上也是如此。你只要簽了這趟航程，那就是從地球出發，還要回到地球上來。」

「呃，不錯，話是這麼說。不過，孩子們，他們有沒有透露過大約要多久？」

我聽見佩德在嘀咕，「湯姆，怎麼回答他呢？」爸在等着我們答覆，史提夫舅舅也注視着我們。

最後，還是史提夫舅舅說，「孩子們，最好還是實話實說。我也許早就該告訴你們，我也正在進行在這一類的船上謀差使，所以，情形我也清楚。」

佩德又在咕噥什麼。爸忍不住大聲說，「兒啊，說實話呀。」

「他們告訴我們說，這一趟來回可能要……一百年。」

媽媽暈倒了，史提夫舅舅抱着她，每個人手裡拿條濕毛巾，擠來擠去，亂成一團，我們都嚇慌了。等她醒了轉來，舅舅對爸說，「布魯士，我帶這兩個孩子出去，免得他們在這裡礙事。反

正你今天晚上也不會有什麼話要說了。」

爸爸心不在焉地點頭，同意這是個好主意。我知道爸爸是愛我們每一個人的，只是到了緊要關頭，他就只顧媽媽一個人了。

史提夫舅舅帶我們去的地方原可以弄到比沙士更可口的東西，但是當佩德想叫杯啤酒的時候，他却一口回絕了。「小子，別儘想裝大人。你總不能害我背個讓外甥喝酒的罪名吧！」

「啤酒有什麼關係呢？」

「是嗎？我正想找那個說啤酒不是酒的混球呢，我找到了他，要用啤酒杯子把他砸個稀爛。好了，不准再說了。」於是我們只好乖乖地喝汽水，喝果汁。他則叫了一杯非常强烈的混合酒。我們一邊喝一邊談生存空間計劃。雖然到那一天爲止，還沒有發佈過任何新聞，但是舅舅知道得比我們還多。我猜是因爲他曾經在該計劃的參謀和辦公室任過職的原故，只不過他不說罷了。

佩德還是很擔心，說：「舅舅，說眞的，你看家裡會讓我們去嗎？還是我們乾脆就此不提算了？」

「呃，他們當然會讓你們去。」

「眞的？今天晚上的情形可不像。就我的瞭解，爸是寧可剝了我們的皮當地毯，也不願意惹媽不高興的。」

「話是不錯，可是，孩子們，你們相信我，這件事却是十拿九穩的……只是你們千萬不能說錯話。」





「那該怎麼說呢？」

「嗯，孩子們，在軍中服過役，我侍候過不少的大官兒。碰到你對，將軍錯的時候，只有一個辦法可以讓他改變主意，那就是閉上嘴，不和他爭。讓事實本身來說明，然後給他點時間，讓他自己找個台階下。」

佩德還是不相信；舅舅又繼續說，相信我，孩子，你老爸是個講理的人，你老媽雖然不够理性，但是她是寧願自己受委屈也不願意讓她所愛的人不高興的人。合約全是爲的你們好，他們沒法拒絕的——只要你們給他們點時間去適應這種新情況。但是假使你們依然故我，仍舊像你們以往一樣地强求耍賴，結果只有使他們聯合起來對付你們。」

「可是，我從來沒有耍過賴啊，我總是和他們講理的——」

「收起你那一套吧，我聽都聽膩了。佩德，你是最不討人喜歡的東西。老喜歡自作主張。湯姆，你也好不了多少。你們光長了壞心眼兒，却一點不懂事。你們不費吹灰之力，人家就答應給你們我辛苦了一輩子都得不到的這許多好處。我眞應該不管你們的閑事，讓你們砸鍋算啦！現在，只要閉上你們的臭嘴，擺出一付若無其事的樣子，勝利自然就會屬於你們。假使你們還像平常一樣嘵嘵不休，你們就非失敗不可。」

不論是誰用這種態度和我們講話，我們都不會干休的。換了任何一個人，只要佩德作個暗號，我們就會給他來個前後夾攻，保險讓他招架不住，但是對一個佩着神農勳標的人來這一套可不行。你除了只有聽的份兒，還有什麼辦法呢！佩德眞是識事務的俊傑，他連哼都不敢哼一聲。

於是，我們只好再繼續談生存空間計劃的問題。據說，他們將以太陽系爲中心，向四面八方送十二艘太空船出去。所謂的四面八方也只是一種約略的說法而已。因爲每一艘船並不是只管探測它那十二分之一的地區，而是要在最短的時間內，儘可能地探訪最多的太陽系型的星球。史提夫舅舅向我們解釋，他們怎麼樣替每一艘船劃出一條「行程最短而又涵蓋最廣的」搜索曲線。但是我聽不懂，因爲他們所用的計算法，我們學校還沒有教過。不過這些都無關緊要，總歸一句話，就是每一艘船要盡最大的可能將時間多用在探勘上，少用在航程上。

只是佩德始終忘不了怎樣來說服我們的父母親。「史提夫舅舅，就算你說得對，我們裝得若無其事，但是我有一種說法他們也許會聽，你想能不能試試看呢？」

「嗯？」

「有半條麵包總比沒有好。他們也許沒有想到如果答應我們去，我們之中總還有一個人留在家裡。」我馬上就明白了佩德的本意不是說，「總還有一個人留在家裡，」他說的是，「湯姆還留在家裡。」我原想抗議，想想又算了，因爲到底佩德沒有明明白白地說出來。只聽他又繼續在說：「他們也知道我們一心嚮往太空。他們這次不答應，我們就會不擇手段地非弄成功不可。假使我們加入了你那一隊，我們也許也可以回家渡假——雖然不一定能常回來。如果我們移民，我們就跟死了差不多，因爲很少有移民能賺得出回來的旅費的，至少在父母有生之年辦不到。如果他們硬留住我們不放，等我們年齡再長大一點，說不定連想再見一面都辦不到了。如果他們現在同意，我們之中不但會有一個人留在家裡，他們還能跟另外一個人經常保持聯絡——心靈感應，





這也就是他們利用我們的基本目的。」佩德迫切地望着史提夫舅舅。「我們該不該把這些說出來？還是由您向他們透露呢？」

舅舅沒有立刻作答，我可看不出這道理有哪一丁點兒不合邏輯的地方。二減二等於零，二減一還剩一呀！

終於，舅舅慢慢地開了口：「佩德，你能不能讓你那個笨豬腦休息一會兒？」

「我想不出我這種說法有什麼地方不合邏輯嘛。」

「有哪一次感情的衝突是理智的一方打贏的？你眞是看多了所羅門王分嬰兒的故事了。」他喝一口酒，抹抹嘴，「我現在要和你們說的可是絕對的機密。你們可知道行星聯盟有意將這些船編爲軍艦嗎？」

「哇，爲什麼呢？霍華德先生可沒說——」

「噓，輕一點。和平部對生存空間計劃最感興趣不過。說來說去，戰爭的根本原因無非是人口的壓力而已。」

「但是我們不是已經廢除戰爭了嗎？」

「不錯，所以才請了我這樣的人來防患於未然呀。孩子們，我等一會兒跟你們說的話，可不准說出去。」

我不喜歡秘密。我寧可欠錢，因爲欠了錢還可以還。秘密洩漏出去却永遠追不回來了。不過，我們還是答應了舅舅。

「我看到了和平部應長程基金會的要求而作的有關這項計劃的估計。先鋒號發射出去以後，他們估計它回來的機會是九分之一。現在船上的設備比較好，所以預計是六分之一。根據預定的計劃，每一艘船平均訪問六顆星——所以每一艘船回來的機會是三十六分之一。船有十二艘，所以，每三條船大約有一條可以回得來。這就是你們這些畸型人要去的地方。」

「別管我們叫畸型人好不好？」佩德和我異口同聲地嚷了起來。

「『畸型人』」，他偏要叫，「這便是爲什麼有了你們這些畸型人，他們每一個人都高興得不得了的原因。因爲沒有你們，這個計劃就要泡湯了。船和船員都是準備犧牲的——船不過是錢的問題而已，至於船員，像我這樣好奇心重的人也多的是。不過，船雖然是準備犧牲的，他們所搜集的資料却是不能犧牲的。高階層既不指望船能回來，而我們又非要把這些地球型行星的地點找出來不可；人類太需要它們。這便是你們這些孩子們的用處了——把消息報回來。如果能這樣的話，船回不回來都無所謂。」

「這嚇不倒我，」我堅定地說。

佩德瞄我一眼，又別轉頭去。我沒對他使用心靈感應，我這話就等於明白地告訴他，我們之中還不定去的是誰呢。史提夫舅舅冷靜地看着我：「我也知道你們這個年齡根本不懂得什麼叫害怕。我自己也是。從十九歲以後，我的命就是撿來的。到了現在，我深信我有的是運氣，假如有一條船回來，那一定就是我這條船。但是你們難道看不出來，要想說服你們的媽媽，說有一個總比一個也沒有好，這是件多麼愚不可及的事？在感情上說，你們已經站不住脚了。去唸唸『迷途





的羔羊』這首寓言吧。你們對媽媽說，有一個會安全地待在家裡，那只能使她聯想到另外一個一定是不安全，不在家。假如你們的爸爸要進一步使媽媽安心，他一定也不能自圓其說——因爲那些統計人員所據以做成他們的預測的這些事實已經不是秘密了，只不過發佈新聞時强調了好的一面，不太重視壞的一面而已。」

「可是，史提夫舅舅，」佩德還是不服氣，「我實在不懂他們爲什麼那麼肯定地認爲這些船多半都會失事。」

「他們也不敢確定，不過根據以往探險異地的經驗，這樣的估計還算是樂觀的。事情是這樣的，佩德，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到一個新地方去探險，只要有一步推算錯誤，你就死定了。探險和輪盤賭一樣，你可以大贏特贏，但是如果一直賭下去，你不輸死才怪。所以，不要在這一方面去讓你們的爸爸媽媽擔心事。我是不在乎，大丈夫何懼一死？只要死得其所，而且這是唯一的一件不必繳稅的事。但是引起他們的注意，以爲你們之中必有一人會一去不回，却沒有什麼好處的。」

# 五　兩造中的第二造

史提夫舅舅果然神機妙算。三個星期以後，佩德去受訓了。

我始終想不通爲什麼去的是佩德。我們從來沒有爲這件事競爭過，辯論過，我也從來沒有贊成過，但是去受訓的却是他。

幾次三番，我想就這件事和佩德作個了斷，但是每一次他都是說，別管它，看將來怎麼發展再說吧。

不過就目前的情形看來，去的是佩德，留下的是我，似乎已經成了定局。也許是簽合約的那一天，當佩德退後，讓我先簽字，使我在順序上變成了留在當地的第二造，而不是去太空的第三造的時候，我應該要抗議一下的。但是因爲根據合同所訂，簽約三方協議，這兩造是可以互相調換的，那麼順序問題又似乎沒有什麼可爭的了。我們簽約以前，佩德還特別向我指出了這一點；重要的是，趁爸爸媽媽情緒穩定的當口，把他們的簽字弄到手。

是佩德在那時就存了心要整我嗎？果眞如此，我可是沒聽出來他的話裡有話。反過來說，如

果我當初想得到，我也會像他對付我這樣來對付他嗎？我不知道。我是眞的不知道。無論怎麼說，我漸漸發覺事情已經定局了。家裡的人如此想，長程基金會的人也一樣。所以我對佩德說，你別美，以爲事情就這樣定了的時候，他只是聳聳肩，提醒我說這可不是他的主意。也許我可以去求他們改變計劃；我又怕因此將整件事都弄垮了。

我當然不想這樣做。我並不知道基金會不惜雙膝下跪，一把鼻涕一把淚地求我們這些年輕又健康、可以心靈感應的雙胞胎別走；我還以爲他們多的是選擇呢。我還以爲如果我一有不安分的情形，就是到了臨出發的那天，他們都會一把撕了合約，賠我們幾個罰款了事呢。

所以，我只好單獨去找爸爸了。這表示我實在是已經走投無路；因爲佩德和我從來沒有爲了另一個人單獨去找過父母親。在我來說，這實在不是件容易事。因此，我說話也結巴了，也因此，爸爸總無法明白我爲什麼有被騙的感覺。

他困惑地說，「湯姆，我原來以爲這件事是你和佩德商量好了的。」

「我正要告訴您，我們沒有。」

「你想要我怎麼辦呢？」

「希望您能敎他做事要公平。我們可以憑本事比一比，要末，就由您來主持公道好不好？」

爸爸兩眼注視着烟斗，這表示他遇着了難題。過了一會兒，他終於開口了：「湯姆，我看不出事情到了這個地步，你還有什麼挽回的餘地。除非你想要我毀約？做來雖不容易，但是却並非做不到。」





「我，倒也不想毀約，我只要求機會均等。如果我輸了，我就認了，從此不再開口。如果我贏了，一切也不會有什麼改變，只不過走的是我，留的是佩德。」

「嗯…」爸噗噗地吸着烟斗，作沉思狀。「湯姆，近來你有沒有仔細地看過你媽媽？」

有，但是很少和她說話。她來回走動，一言不發，活像一具僵屍。「怎麼樣？」

「我辦不到。爲了你哥哥的走，她已經傷心得不得了，我不能爲了你再去刺激她。她已經受夠了。」

我知道她難過得很，但是我看不出我和德佩來個交換，對她會有什麼分別。「您該不是說這是媽媽的意思吧。難道她寧願佩德去而不願意我去？」

「我一點兒也沒有這個意思。媽媽愛你們無分軒輊。」

「所以，對她來說，誰去都是一樣囉？」

「那不一樣。她現在正爲了要失去一個兒子而傷心。假使你們現在換一下，她又要從頭再來一次，爲她的另一個兒子擔憂。我們不該做這樣的事。」他在一隻烟灰缸上嗑去烟斗裡的烟灰，一聲又一聲，恰像宣佈會議休會一般。「不行啊，孩子，恐怕只好維持原案了。」

既然沒有了希望，我只好閉嘴。爸爸將媽媽抬了出來，就是最有效的一張王牌。

四天以後，佩德離家前往訓練中心。這些日子，除了我們共同消磨在貫月大厦的時間以外，我很少見到他，因爲他每晚都和毛娣約會而沒有我的份。他的理由是，他不久就要走了，而我却有的是時間，所以請我讓一步。我也不和他爭。就事論事，這樣做並沒有不對，而且，在這種情

形下，老實說，我也不願意當電燈泡。過去這幾天，我和佩德的疏遠，是我們有生以來所僅見。

但是，疏遠對我們心靈感應的能力並沒有影響。不管你把它叫做什麼，我們仍舊隨時可以「接線」，也隨時可以「關掉」。就像我們要談話的情形一樣。我們不需要預先做「集中精神」或「清醒頭腦」之類的準備工作，只要我們想「談話」，我們就「談」了。

佩德離開以後，我就覺得徬徨無依了。雖然我每天都和他保持四小時的接觸，而且只要我想他便可以和他說話，但是，兩個人如影隨形了一輩子，現在忽然變成了形單影隻，我還不能馬上就適應。我明明想好了要去什麼地方，走到門口，忽然想起像是忘記了什麼。是忘了佩德。從來到哪兒都有個伴，現在到那兒都剩下我一個人，好孤單啊！

此外，媽這幾天忽然變得神情愉快，體貼得簡直讓人受不了；而且我的睡眠也完全被破壞了。訓練中心是根據瑞士時區的時間作業的，這就是說，所有留在後方的雙胞胎，不管是住在地球上的什麼地方，都要按照瑞士時間來作通訊練習。因此每天半夜兩點鐘，佩德都要把我叫醒，然後一直工作到淩晨，所以，我一定要在白天把睡眠補回來。

雖然不方便，但是也無可奈何，他們付的薪水太高了。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有這麼多的錢。我們全家生活都寬裕了，因爲我不顧爸爸的反對，堅持由我來付一筆很豐富的伙食費。我甚至不惜高價給自己買了一隻好錶（因爲佩德把我們共同的那一隻拿走了），還在商量找個寬敞的房子搬家。

但是，長程基金會向我的生活圈節節進逼。我漸漸覺得這張合同中所包括的不只是記錄下我





同胞兄弟傳給我的訊息了。返老還童計劃緊接着就來了。「返老還童學」這個名詞竟要用在一個還沒有投票權的孩子身上，說來未免可笑。但是，在這裡它有一個特別的意義：立刻開始，盡一切可能使我長生不老。從此以後，吃什麼東西不是我的事；我必須按照他們的規定吃，再也不能隨心所欲地大吃特吃了。一張長長的單子，列滿了我不准做的「危害事物」。他們又給我打各式各樣的針，從膝蓋黏液囊腫以至鸚鵡熱，無所不有。他們又給我做一次全身體格檢查，澈底得使別人的檢查看來只不過是虛應故事而已。

唯一值得安慰的是，佩德告訴我，他也受到同樣待遇。我們本來只是無名小子，但是就因爲我們現在已經是長程基金會無可取代的通訊裝備，所以立刻身價百倍，他們捧我們就像捧奪標的名駒和太上皇似的。眞是討厭。

佩德離家以後約有一個多禮拜我都沒去找毛娣。跟她在一塊兒，我說不出的不自在。直到有一天，她打電話找我，問我是不是生她的氣了，還是她得了什麼傳染病？所以，我們就約了當天晚上見。這一次的約會並不愉快。她好幾次把我叫成了佩德。她以前有時也會叫錯，但是我都不以爲意，因爲別人也常會把我和佩德分不清，但是這一次實在彆扭。佩德的影子夾在中間，陰魂不散，令人掃興。

她第二次把我叫成佩德的時候，我火了：「假使你想和佩德說話，我可以在半秒鐘之內和他聯絡上！」

「你說什麼，湯姆？你今天是怎麼了？」

「我知道你巴不得我是佩德，如果你以爲我情願當聽用，那就請你再想想透。」

她眼睛裡充滿了淚水，我覺得很不好意思，結果却把情形搞得更尷尬了。我們狠狠地吵了一架，我終於把我受騙的經過，向她和盤托出。

她的反應大大地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她不但不同情，還說：「唉，湯姆呀湯姆！你難道看不出來嗎？佩德並沒有對不起你，全是你自己疑心生暗鬼呀！」

「什麼？」

「他沒錯，錯的是你。我早就煩透了你一直在讓佩德牽着鼻子走。你好像很『樂意』讓他牽似的。你天生有『失敗』的意願。」

我氣極了，不知回答什麼才好。「豈有此理，你也未免太瞧不起人了！再下去，你還要罵我有『死的意願』呢！」

她强忍住了眼淚。「不會的，湯姆，我看佩德才是呢。他雖然一直瞞着我不說，但是我知道這件事有多危險。我曉得我們再也見不着他了。」

我細細咀嚼她這一番話，「你的意思是不是說我故意讓佩德把我擠出來，因爲我怕去？」我一個字一個字地說。

「什麼？湯姆？我可從來沒有說過這樣的話！」

「說是沒說，意思還不明白？」突然間，我自己也明白了，莫非我眞在害怕；莫非眞是我在挖空心思，好讓佩德勝利…因爲我知道去的人會有什麼下場。





也許我眞是個膽小鬼。

我們講和了。約會似乎可以愉快地結束。當我送她回家時，很想親吻她一下道晚安——我從來沒有這樣過，因爲常常都是佩德和我弄得不開心。我想，她大概也很希望我這樣……正當此時，佩德忽然向我吹口哨了。

「喂，老弟，你是醒的嗎？」

（「當然，不過，我有事。」）我簡短地說。

「什麼事？和我的女朋友泡在一起嗎？」

（「你怎麼會想到這上頭去的？」）

「沒錯吧，我算都算得出來。情形如何？」

（「你最好少管閑事！」）

「當然，當然，替我問個好總可以吧！嗨，毛娣！」

我答道，「沒什麼，是佩德要我向你問好。」

毛娣問：「湯姆，你出什麼神啊？」

「哦…也替我問他好。」

我照她的話做了，佩德咯咯地笑起來：「替我吻她一下，說再見吧。」

我沒有照他的話做，既不爲他，也沒爲我。

但是第二天我又去找她，此後我們就經常出來了。事情一沾毛娣的邊，一切便變得如此美好

，美好得居然使我想到：照這般發展下去，我也可以像許多大學生一樣，一邊唸書，一邊結婚，我現在不是就養得起家了嗎？我雖然自己也不敢確定我是眞願意年紀輕輕地就被栓住，但是一向有慣了伴兒，現在忽然成了孤家寡人，就甭提那份孤單勁兒了。

忽然有一天，他們把佩德給招了回來。

那實際是一輛特別租來的救護車。這個白癡居然偸偸溜出去滑雪，他對滑雪就像我對潛水採珠一樣，完全是門外漢。他摔得並不厲害，只不過跌了一跤。但是他被擔架抬進我們的公寓時，腰以下部分已經完全痲痺，兩條腿也不管用了。他本來該送醫院的，但是他拼命吵着要回家，媽也想他回家，於是爸也堅持他回家了。結果他搬進了信義騰出來的房間，我又恢復了睡沙發。

家裡的情形又變得一團糟，比佩德離家以前還不如。爸差點把杜玻斯給轟出門，因爲他舊事重提。他說，既然太空旅行這檔子胡鬧的事吹了，假如佩德願意去唸簿記，他還是可以安插他，因爲簿記的工作是可以坐在輪椅上做的。我也不知道，不過，杜玻斯可能眞是好心，只是好心未必有好報，有時反而會變死罪呢。

不過，媽媽所採取的態度，才是最使我不安的。她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心痛得不得了。她對佩德照顧得無微不至。她替他按摩兩條腿，一按就是幾個鐘頭，幾幾乎把自己累死。但是連爸恐怕都未必看得出來，我却看出媽媽暗地裡高興得不得了，因爲她的「小寶貝」又回來了。什麼都可能是假的，唯有眼淚假不了，也唯有女人才會又流眼淚又快樂。

我們誰都明白太空旅行這檔子胡鬧的事是完蛋完定了，只是誰都沒有提，就連佩德和我都沒





有。眼看着佩德躺在床上一副無望無助的樣子，他心裡一定比我更不好受，我怎麼還能怪他害我們丟失了大好的機會呢。我一肚子苦水，也沒有時間向他傾訴。我心懷隱憂，知道長程基金會的那些大額支票馬上就會止付。當我們家最最需要錢的時候，錢的來源反而少了。我眞後悔買了那麼貴的錶，帶毛娣去了那些以前去不起的地方。其實，就連這些我都不大願意去想，它們已是無法挽回的往事了。目前我眞正要考慮的事是，既然無法升大學，我究竟能找個什麼樣的工作來做呢。

霍華德先生之翩然涖止，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也曾懷着一絲希望，但願長程基金會能够繼續付我們薪水，直到佩德動完手術爲止。佩德這次雖然不是因公受傷，而且還是他不服從他們的規定的結果，但是基金會經費充裕，所以會大方一點也說不定。

但是霍華德先生根本沒提佩德不能做了，基金會究竟是付薪水還是不付。他只想知道我多久可以去訓練中心報到。

我糊塗了，媽嚇傻了，爸在生氣，霍華德先生則一付恭謹的神態。聽他說話的語氣，就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似的。事實上也確實沒有發生過絲毫足以影響到我們合約的事情。第二、第三兩造原是可以互換的；既然佩德不能去，自然該我去。沒有發生什麼會影響佩德和我擔任通訊小組的工作效率的事。他們還特別等了幾天，目的就在使我們能够完完全全的從這次不幸事件中恢復過來——但是我能立刻去報到嗎？時間似乎是太急促了一點。

爸氣得臉發紫，話都說不清楚了。他們對他家庭的所作所爲難道還不够嗎？他們做事難道就

這麼沒有分寸嗎？他們難道就一點兒也不爲別人設想嗎？

正當亂成一團，我在想辦法應付這種新情況，在想說些什麼話的時候，佩德悄悄地喚我，「湯姆，你來！」

我說了聲對不起，便連忙去找佩德。自從他受傷以來，我們便很少用心靈感應交談。有幾次夜裡，他叫過我替他倒茶什麼的，但是我們簡直可以說是沒有眞正地談過話——無論是有聲的還是無聲的。就是這種陰鬱的沉悶把我擋在門外。我不知如何應付。一個人生病而另外一個人好好的，對我們兩個人來說，這還是破天荒第一次。

但是，他一叫，我還是立刻趕了過去。「把門關好。」

我照辦了。「你還沒答應什麼，我就把你叫出來了，是不是？」他冷冷地看着我。

「不錯。」

「好，你立刻出去跟爸說，我馬上要見他。去跟媽說，請他別再哭哭啼啼的了，哭得我心煩。」他面露嘲笑：「去告訴霍華德先生，讓我先跟爸媽談過再說，然後，請你走開。」

「什麼？」

「請你走開，不用和他們打招呼，也別提你上哪兒去。我要找你的時候，自然會叫你。你如果不走開，媽就會找上你，然後逼你答應這個、那個的。」他冷酷地看着我：「你就從來沒有一點意志力。」

諷刺就由他諷刺吧，好歹他是個病人。「我說，佩德，這次你要對付的可是一條聯合陣線呢





。媽這次說什麼也不會聽別人的了。爸爸已經昏了頭，連我都奇怪他怎麼沒揍那姓霍的一頓。」

「媽，還有爸都交給我了，你只要把那姓霍的支走。快去，把他們分開，然後你就躲開，別露面。」

「好，」我不好意思地說，「呃，謝謝你，佩德，我領情。」

他輕蔑地撇撇嘴，「你難道以爲我這麼做是爲了你？」

「是啊，我以爲——」

「你以爲？你從來就不用腦筋想。這些日子來，我沒幹別的，一直就在琢磨這件事。萬一我成了殘廢，你想我會在公立收容所過一輩子？還是就窩在這兒，成天聽媽嘮嘮叨叨，看着爸一角一分地精打細算，承受老姐們厭惡的眼神？我佩德是這種人嗎？就算我果眞要躺一輩子，我也要躺得有聲有色——一招手，護士就連跑帶跳地奔過來，歌舞女郎爲我表演——你等着瞧吧，這一切還得由基金會付錢才算。我們的合約豈止能保得住，根本就穩如泰山。哦，我知道你不願意去，可是到了現在這個地步，你不去也不行了。」

「我不願意去？那你可是大錯而特錯了。當初是你把我擠出去的。你…」

「就算是吧，現在也沒什麼提頭了。」他坐起來，在我的肋骨上搥了一拳，露齒微笑，「因爲我們將會一起去，你到哪兒都得帶着我。好了，趕快出去把他們分開。」

兩天之後，我離開了家。佩德使用強詞奪理的戰術，媽媽連抵抗一下都沒有。如果要使她生病的兒子得到妥善的醫藥治療和其他的需要，我就必須前往太空。這件事雖然不理想，但是實情

如此，却也無可如何。她對我說，要讓我去，她是多麼傷心，但是我知道她並不是太傷心。反而是我……。假如變成佩德這種樣子的是我而不是佩德，我不知道那時又會是怎樣一種局面。會不會單爲了「我」想要的一切，她就這麼輕易地答應佩德走呢？不過我決定不再往下想這件事了。爲父母者往往都會在不自覺的情形下做出偏心事來。

我離家以前，爸爸單獨約我作了一次個別談話。他呑呑吐吐，結結巴巴地一再抱歉，本來應該事先徵求我的同意才對，好像他比我還要難過似的，這就够了。看他焦急不安，詞不達意的模樣，我就告訴他，我們中學曾上過一課，他所想說的道理，學校裡差不多也都敎過了。（我可沒讓他知道這一課是虎頭蛇尾。）他高興起來，「好極了，孩子，你媽媽和我一直都在敎你們明辨是非。只要別忘了你是巴家的人，你就不會犯大錯。關於另外一件事，只要你能時時自問，你預備帶回家的小姐是不是你確實可以引以爲榮的人，我就心滿意足了。」

我答應了。其實我也不太可能有機會交到壞朋友，因爲凡是參加生存空間計劃的人都必須經過心理學家的詳細調查。壞蘋果根本就不往籃子裡放。

當我看到做父母的有多麼天眞的時候，不免奇怪人類何以還是在不斷地誕生。不過這種情形也確實令人感動，而且我也非常感激他想盡辦法要使我能心平氣和的苦心——爸爸實在是一位正人君子，而且有一副好心腸。

我和毛娣作了最後一次約會，其實也算不了什麼眞正的約會——這次約會是在佩德的床邊消磨的。她確曾向我吻別，但那是佩德叫她吻的。哦，老天！





## 六　劉易斯——克拉克號火炬船

我在瑞士只停留了兩天。我只匆忙地看到一眼蘇里克湖，僅此而已。時間排得緊緊的，他們要把佩德學習了幾星期的東西，一古腦兒塞給我。這事當然辦不到，所以他們給了我成卷成卷的迷你錄音帶，讓我在旅途中學習。

我有一樣方便：「行星聯盟輔助語文」是我們高中一年級的必修科，而星盟語文正就是生存空間計劃所使用的語文。我到瑞士的時候，還不敢說我一定會講，但是它並不難，它和我們日常所用的語言差別很小，過不久便會習慣，當然，所有的技術用字都是國際性的日內瓦語，而且一向都是如此。

事實上，分計劃主持人布倫敎授就說過，一個心靈感應通訊員在登上太空船以前，所需要知道的事並不太多；訓練中心的主要目的只是要把船員們召集在一起，共同生活，藉此可使心理學家們能够找出在試驗時沒有發現的個性上的差異。

「小伙子，你絕對沒有問題。我們有你哥哥的紀錄，而且從測驗中我們可以瞭解你們之間簡

直一模一樣。除非你們心靈感應通訊員變得比既定的標準有了很大的偏差，我們不會任意取消你們任何一個人的資格。」

「怎麼說？」

「你還不懂？我們也許會解僱一位船長，只因為他飯前的血糖太低。因為在他沒吃早餐以前，便潛伏有脾氣容易暴躁的趨向。船上大多數的職位，我們都儲備了二十倍以上的人手，並且將他們換來換去，直到他們彼此之間配合得天衣無縫為止。但是你們不同，你們都是千中選一的人，所以我們必須容忍你們的一切癖性，只要不至危害到船的安全就行。就算你相信占星術我都不在乎——你不信吧，信不信？」

「老天，當然不信！」他的話使我嚇了一跳。

「看吧，你果然是一個正常而又聰敏的孩子，你不會有問題的。要不是這樣，我們就會用擔架抬着你的孿生哥哥跟我們一起走了。」

我到達蘇里克的時候，只剩下心靈感應通訊員沒有上船了。第一批上去的是船長、航行官和船員們，然後是一些專家和幕僚人員。除了我們，所有的「浪遊者」都上船了。我簡直連認識一下其他同行的通訊員都來不及。

他們是奇怪的一群。這時我才開始體會到布倫教授說的話是什麼意思：他們一定得讓我們這些畸型、能稍微有一點自由活動的餘地。像我們這樣的人大概有十來個——我指的只是劉易斯——克拉克一條船。整個船隊十二條船總共約有一百五十人。差不多所有能和基金會簽約的雙胞胎





都來了。

我問其中一個叫范豪登的，一條船上為什麼要載這麼多的心靈感應通訊員呢？

他一副可憐我的模樣：「為什麼不用用你的大腦，湯姆。假使一架收音機，眞空管燒壞了，你怎麼辦？」

「換一個呀！」

「這不就結了嗎？我們都是零件。只要心靈感應任何一端的人死了或是出了毛病，就等於是『收音機』燒壞了，永遠壞了。於是他們就從我們之中挑一個，換上去。他們要確有把握，一直到行程終了時至少仍有一對雙胞胎可用——至少他們希望如此。」

連他們的名字都還沒弄清楚，我們就被帶走了。除了我自己和范豪登以外，還有一位名叫鍾美玲的中國、秘魯混血女孩；哈魯卜；何安娜；杜露莉；羅山姆和馬白璐。他們的年齡都和我相髣髴。另外還有一位駱德士自稱十四歲，但是看樣子頂多也不過十二歲。我眞不明白長程基金會究竟是用什麼方法說服他的父母，竟讓這麼小的小孩子去的。也許他太惹人嫌了，那就難怪。

另外有三位，年紀都比我們大：福珈瑪小姐，華卡斯和麥文佛。福小姐性情古怪，是一位永遠也不承認自己已經年過三十的老處女。她是三胞胎。基金會一共網羅了四組三胞胎，他們將被用來把這十二艘船聯成一體。因為這十二艘船被編成了四個小隊，每小隊三艘，有了這四組三胞胎，就可以將這四個小隊聯接起來了。

因為三胞胎比雙胞胎要罕有八十六倍，所以，長程基金會居然能找到既能心靈感應、又願參

加的三胞胎四組之多，實在是神通廣大，也難怪他們連性情古怪的老處女都要了。我猜福家的這三位小姐，阿爾法、珈瑪和貝塔，是受了愛因斯坦的時效論的吸引才來的。她們大概以爲參加了探星之旅就不會變老，而那些不願娶她們的男士却會先她們老邁而死，這也就等於是出了氣了。

我們這條船是「小隊長」，華卡斯是我們負責側聯的雙胞胎，他透過他的孿生兄弟和伽馬號連絡，就可以將各有三艘船的兩個小隊聯到一起。別的側聯雙胞胎又去聯絡別的「小隊長」船。從事船對船工作的雙胞胎和三胞胎不一定要年輕人，因爲他們的同胞並不留在地球上，不會比他們老得快，死得早。華卡斯有四十五歲，是個安靜沉默的好伙伴，他好像很喜歡和我們這群小伙子在一起。

第十二位是麥先生，（「叫我『麥老爹』」）一位老好人。他是黑人，年紀總在六十五以上了。一般老年人如果性情不變乖僻，不變得唯我獨尊，就會成爲聖人……看到他，孺慕之情油然而生。

我和他所以相熟，是當我抵達蘇里克的第一晚，我想家想得厲害，他注意到了，就在晚飯後約我到他房裏去，盡情地寬慰我。我原以爲他和布倫教授一樣，是基金會的心理醫生，結果不是，他不但是心靈感應通訊員，而且還不是側聯雙胞胎，他的那一方就留在地球上。

我起先說什麼也不肯相信，最後，他拿出一張照片，那便是他的搭擋——一個小女孩，雙眼含笑，甩着兩條小辮子——我的笨腦袋瓜至此方明白他們是一對非孿生的心靈感應的搭擋。她名叫蔣雪麗，是他姪女的女兒，他叫她「小糖餅」——給我看過了相片，就把我介紹給她了。





我略一躊躇，就趕忙告訴佩德這件事，却忘了他早已見過他們。

麥老爹退休後就成了他外孫姪女——當時還是嬰兒——的主要的玩伴，因爲他曾寄住在他的姪女家，他教她說話。等到她的父母在一場車禍中雙雙去世之後，爲了不願別人收養她，他才又出去工作賺錢。

「我發現即使我不在小糖餅身邊，也一樣可以照顧她。她一向都是乖孩子，也就是說，當我有事非出去不可的時候，我也可以監護得到她。我知道這是天意，是上帝的恩典，賜給我這種非常的能力，讓我好照顧我的心肝寶貝兒。」

唯一令他揪心的是，他唯恐活得不夠長，更怕老得太快，不能做事做到她自立成人。後來，生存空間計劃解決了一切問題。他不怕離開她，因爲實際上他沒有離開她，他是無時無刻不和她在一起的。

根據我的印象，他一定能看得見她，不過我不願意問。總之，石牆圈不住他們，光年隔絕不了他們。慈悲的上帝既然已經讓他們在一起了這麼久，便也會讓他們繼續在一起，直到他完成了他的心願爲止。至於以後如何，那就要看主的意旨了。

我有生以來從來沒有見過如此淡泊、寧靜、安詳而快樂的人。和他在一起，一點兒都不想家。但是離開了他，晚上睡覺的時候，思鄉病便會一犯再犯。於是，我和佩德通話，告訴他認識麥老爹的經過。他說，不錯，麥老爹的確是個親切的老傢伙……但是，現在我必須閉上嘴巴上床睡覺去，因爲明天將是工作很繁重的一天呢。

於是他們把我們射入南太平洋。出發前夕，我們在坎頓珊瑚礁上停留一宵。山姆安排了一次野餐，有我，有美玲，有露莉和他自己。他們甚至不准我們在礁湖裏游泳，因爲他們認爲游泳是「非必要的冒險的一種」。我們只好早早上床，害得我們第二天早上離天亮還有兩小時就醒了。這正是一天當中最難過的時刻，特別是你在極短的時間裡，歷經那麼多的時區，你的時間感根本來不及適應的時候。我竟至開始懷疑，不知我在那兒究竟做的是什麼，又爲的是什麼了。

劉易斯——克拉克號停在坎頓以東數百哩的太平洋上，一片從來沒有人跡的水域裡。我從來也想像不到那裡竟有那麼多水。我們從空中看見了才曉得，但是所看到的也不過是一個尖尖而已。如果他們能想出什麼辦法來利用那片洋面，就像他們利用密西西比河流域一樣的澈底，我想，他們也許就暫時用不着別的星球了。

從天空上看下去，劉易斯——克拉克號就像浮在水面上的一隻籃球；再也想不到它實際上活像一根胡蘿卜。它浮在水面上，尾部朝下，能見部分只是它那半球體的上半部。我只看到它一眼，四周圍着可潛水的運輸船，和它相比之下，顯得極小，然後我們的巴士就在它上面盤旋了。他們告訴我們，登梯的時候要小心脚下，同時不要把東西忘記在巴士上。這時我心裡在想，假使眞忘了東西在巴士上，就是在報上登尋物廣告也沒有用了。我現在依然有些想家，不過大部分的時間我都很興奮。

我走錯了幾次才找到我的臥室。這時擴音器在叫：「全體船員請注意，本船卽將加速。無工作人員請將安全帶縛好。各推進站請依順序報告。現在離開船時間還有十四分鐘。」廣播的人熟





練自然，就好像是在宣佈「當地旅客請在伯明翰換車」一樣。

臥室尚稱寬大，有一個雙人衣櫃，一張裝有影視錄音機的書桌，一個洗臉架和兩張活動床。它們都放下來了，所以地面空間不大。我四顧無人，於是選了一張床，躺下來，把三條安全帶都縛緊了，就在此時，小傢伙駱德士探進頭來，「喂！你幹嗎睡我的床？」

我本想叫他少囉嗦，想想昇空之際實在不是吵架的時候。我回他說，「就依你吧。」於是我鬆開帶子，跳上另一張床，然後再把安全帶縛緊。

德士一付失望的神情，看來他倒希望能吵一架。他這時不但不上床，而且還把頭伸出門外，左張右望，我叫他：「趕快躺下來吧，他們已經廣播過了。」

「少廢話，早得很呢！我還想去看看駕駛艙呢。」他竟連頭都不回。

我正想說，既然想去就趕快，一位官員却來巡艙了。「小傢伙，你給我進去。」口氣就像吆喝一條狗似的。德士的嘴張開又闔上，一聲不吭地爬上了床。那位官員就像縛嬰兒一樣地把他五花大綁起來。

他又過來檢查了我的帶子。我的膀子雖然露在外面，他也沒說什麼，只關照我：「等一下昇空的時候，把手臂擱在床墊上。」然後就出去了。

這時一個女聲響起了，「各位特別通訊員請注意，立刻和你們的心感伙伴聯絡。」

我早上醒來的時候便和佩德通過話了。當我第一眼看到劉易斯——克拉克以及登船以後，我都曾把它的情形告訴他，不過我還是問了，（「佩德，你在嗎？」）

「當然在，我哪兒都不會去。有什麼事？」

（「大概還有十分鐘就要昇空，他們叫我和你聯絡。」）

「你最好是永遠保持聯絡別斷！否則的話，當心你的耳朵！我想知道的消息可是一點兒都不准遺漏。」

（「好啦，好啦！不過佩德，情形好像和我原來想像的不大一樣嘛。」）

「啊——怎麼不一樣啦？」

（「我也說不上來。大概原來我以為會有軍樂隊啊，演說啊什麼的。不管怎麼樣，今天總是個大日子。但是除了昨天晚上在坎頓珊瑚礁他們替我們大照其相以外，還有不少小題大作的事，比我們當初入童子軍營還要麻煩得多。」）

佩德咯咯大笑。「在你們那個地方，軍樂隊還怕受潮哩——更甭提會吸進多少中子了。」

（「那還用說。」）用不着別人告訴，我也知道發射火炬船昇空必須要有一大片足夠的空地。即使他們能夠想出辦法，使火炬船可以直接從地球發射而不需要另設一個太空站，但是幾千平方哩的海洋還是不可少的——縱然如此，你還是免不了要聽到多少無知的讕言，像什麼後衛的氣流正在使氣候發生變化，政府應該設法避免等等。

「不過，軍樂隊和演說還是很多，我們現在正在聽蛋頭議員演講呢……要我唸給你聽聽嗎？」

（「呃，不用費心了。你說的『我們』倒是誰啊？」）





「是我們全家啊！信義和杜玻斯剛進門。」

我正想問問毛娣的近況，擴音機中又一個陌生的聲音響了起來。「歡迎各位大駕蒞臨本船。本人是船長。我們即將以『三注引力法』輕易地起動；不過，我還是要提醒各位，請儘量放鬆，手臂不要伸出床外。這種昇空法只需要六分鐘的時間，然後各位便可起床。我們是第二艘昇空的船，第一艘是『亨利．赫德遜號』。」

我將船長說的話，一字不漏地傳給了佩德；這是他在訓練中心時我們練習的項目之一：讓你那受督導的思想能將別人說的話，像回音一樣複述出來，使這一對心靈感應者能像麥克風和擴音器一般地合作。我猜那一端的佩德一定也是一樣，在我把船長的話複述給他之後，不到一秒鐘的功夫，他就複述給家裡的人了——練熟了，一點也不難。

船長說，「亨利號已經在作最後的倒數了，十秒……五秒……到了！」

雖然是關在房間裏，我還是看到了像閃電一般的東西。然後，擴音器裡傳來一種就像遠遠地有冰雹打在玻璃窗上似的嘶嘶聲，大約有數秒鐘之久，然後是佩德一聲喊：「哇！」

（「佩德，怎麼啦？」）

「就像屁股上被蜜蜂螫了似的，她一下子就衝上去了。只看見水裏一個洞和一抹閃光。等一下——他們正在把發自太空站的轉播換成發自月球的轉播呢。」

（「你倒好，看見的東西比我多得多了。我現在除了屋子裡的天花板以外，什麼也看不見了。」）

女聲又響了：「華先生，福小姐！開始對你們負責聯絡的心靈感應通訊員錄音。」

船長下令：「全體船員請注意。現在馬上就要發射了。計數開始。」這時另外一個聲音插了進來。「六十秒……五十五秒……五十秒……四十五秒……四十五秒……在四十五秒上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我已經準備大叫了。

「湯姆，出了什麼事？」

（「我怎麼知道？」）

「四十秒……三十五秒……三十秒……」

「湯姆，媽叫我告訴你，千萬要小心。」

（「她以爲我能怎麼樣？我現在只能躺在這兒，身上綑得結結實實的。」）

佩德笑得咯咯地，「我曉得呀。好了，你這個走狗屎運的傻瓜，他們要來抽梯子了。」

「四！……三！……二！……一！」

我既沒看到閃光，也沒聽到任何聲音。只身上覺得非常之重，就好像打橄欖球時被壓在人堆底下似的。

「現在你們那兒什麼也看不見，只看見一團霧。」

我沒回答他，我只覺得透不過氣。

「他們又換鏡頭了。他們在用望遠照相追着你們照。湯姆，你眞該看看……你們看來就像個太陽，把整個畫面都照成一片白。」





（「我人在它裡頭，怎麼看得見？」）我一肚子的彆扭。

「你好像說不出話似的，你沒事吧？」

（「說不出話！假使用多少個沙袋堆在你的胸口上，你說得出話？」）

「很難過嗎？」

（「雖然不很難過，可也不好過。不過，我猜大概不要緊。」）

佩德不再問我什麼了，反爲我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他把從電視裡看到的景象，一五一十都告訴了我。理查・拜德號緊跟在我們後面昇空。我沒有什麼話好說，因爲我什麼也看不見。再說我根本也不願意多說話，就是要受罪，也希望能安安靜靜地受罪。

據我估計大約不過六分鐘的樣子，但是感覺上却像有一個鐘頭。過了很久很久以後，我以爲機器正在拼命加油，我們還要繼續往上衝，直衝到超過了光速才止。這時壓力突然消失了，我忽然覺得輕如鴻毛……要不是有帶子綁着，我說不定會飄到天花板上去。

「我們已經輕到了地心吸力的百分之一百一十，」船長愉快地說。「我們還要繼續往上衝一段，不過，我們要先讓初次搭乘本船的乘客有一點適應的時間。」他的語氣一轉，隨卽精神抖擻地說：「所有各站請注意，暫停上衝，第三組開始值更。」

我解開安全帶，先坐起來，又試着站起來。也許我們只有百分之十的重量，但是又不像，我覺得還挺不錯的。我朝門外走去，打算多觀察一下船上的情形。

德士朝我叫起來，「喂！過來替我把帶子解開，那個傻瓜蛋打的結子我夠不着。」

我轉過身來看看他：「你得說『請』才行。」

德士沒有說「請」，不過我還是替他鬆了綁。我眞該逼着他說「請」的，因爲這樣一來，也許可以免去日後的許多痲煩。





# 七　一九、九〇〇種方式

在劉易斯——克拉克號上發生的第一件事，幾乎使我疑心是身在夢中——我撞上了史提夫舅舅。

我正沿着我房艙外的環形走廊尋找通往船中心的路。剛轉過轉角，我撞着了一個人，我說了聲「對不起」，就想繼續往前走，誰知那人猛抓住我的膀子，在我的肩上重重拍了一下，我抬眼一望，哈，原來是史提夫舅舅，衝着我又笑又叫：「嗨，水手同志！歡迎搭乘我們的船！」

「史提夫舅舅！你在這兒幹嘛呀？」

「參謀本部特別派我來保護你呀！」

「眞的啊？」

舅舅一解釋就一點兒也不神秘了。史提夫舅舅早在一個月前就知道他申請特別退役，轉而參加長程基金會生存空間計劃工作，已經獲得批准。他沒有對家裡提起這件事，但却在利用這段時間進行一項對調的安排，希望能和佩德——後來却變成了我——同船。

「你老媽如果知道有我在照顧她的寶貝兒子，她一定會放心得多，下次你和佩德聯絡的時候，不妨順便告訴她。」

「我現在就告訴她，」我說，並在心裡對佩德喊了起來。他好像並不十分興奮；我想他一定是生我的氣了，因爲這個位子原是他十分想要的。不過媽媽正在旁邊，他答應轉告她。「好啦，她曉得了。」

史提夫舅舅奇怪地看着我。「就這麼簡單？」

我解釋給他聽，這就和說話差不多，可能還要快一點，因爲想總比說來得快。可是，他打斷了我的話頭。他說，「算了，你想跟瞎子談顏色，白費。我只要老姐知道就行了。」

「好吧，算了就算了！」這時我才發現他的制服跟以前不一樣。勳標依舊，穿的也是和我一樣的長程基金會的制服，這倒也不足爲怪，怪的是他的臂章不見了。「舅舅，你佩的是少校階級嘛！」

他點點頭，「鄉下孩子佔便宜。吃得了苦，生活簡樸……如此而已。」

「哇！眞了不起啊！」

「他們是依我預備役的軍階調過來的，再加上我所有的測驗卷子都答得特別整潔。事實是，假使我還留在原來那個隊裡，退役的時候，了不起也不過是個軍士而已——不打仗怎麼會升官。而生存空間計劃求的是才，不論出身，碰巧我正是這件工作的最適當人選。」

「舅舅，你現在管的是什麼事呢？」





「船上的防衛隊隊長。」

「啊，有什麼要你防衛的呢？」

「問得好。過一兩年再問我，我也許可以給你一個比較滿意的答覆。其實，稱爲『登陸部隊司令』也許更貼切。當我們到達一個好像是我們要找的星球時——我是說，好像——我就是那位要先下去察看地形和民情的老兄；好讓你們這羣值錢的小子能安安全全、舒舒服服地待在船上。」他低頭看了一下腕錶，「走，我們吃飯去。」

我一點也不餓，而且頗想多見識見識，可惜舅舅緊握着我的手臂，硬把我架到了餐廳。「你假使像我一樣當了這麼多年的兵，你就會懂得有覺就睡，有飯就吃的道理了。」

排着等拿菜的隊伍可眞長，自助餐式的。劉易斯——克拉克號上從來不送飯，除非你是船長，或是正在值更。我們排在隊伍後面，等菜拿到手，我已經眞餓了。舅舅把我帶到了長官席上，「各位先生，各位女士，這是舍甥，湯姆·巴萊特，他有兩顆腦袋，另一顆留在地球上——他是孿生的心靈感應通訊員，他的双胞胎哥哥還留在地球上。假使他犯了什麼錯，不用告訴我，請各位儘管教訓他就是了。」他看我一眼，我只覺得血往臉上衝。「向大家問好啊……如果你開不得口，點點頭也行。」

我向全桌的人一一點頭爲禮，這才坐下。我右首是一位親切的老太太，她向我微微一笑，「歡迎，歡迎，湯姆。」我聽說她是生態組主任，歐托爾博士，不過誰也不這樣稱呼她。她的丈夫是一位相對論專家。

史提夫舅舅又向我挨個兒介紹桌上的人誰是誰，都幹些什麼：輪機長、相對論專家（舅舅稱他是太空航海官，就像一艘普通船上對這個職位的稱呼一樣），行星組主任葛哈利和異物學家等等——我一下子哪裡記得了那麼多名字——還有預備船長厄赫德。我沒有聽到「預備」兩個字，所以覺得奇怪他怎麼如此年輕。史提夫舅舅隨即糾正我，「他並不是船長，只是萬一我們必須要有另一位船長的時候，他才來擔任船長。你對面坐的是戴醫師，可也別會錯了意，他自己從來不親自替人動手術，除非剝製人頭，因爲戴醫生是這方面的專家呀！」

我已經糊塗得一塌糊塗了。舅舅又接下去說，「你這也不懂？就是精神病醫生呀！他現在正密切注意着我們的每一個動作，看看還要多久就可以用上他那一套道具了。對不對，大夫？」

戴醫生正在麵包卷上塗黃油。「隊長，大致不錯。不過，請安心地用你的飯，至少天黑以前還輪不到你。」他是一個小矮胖子，醜得不能再醜，沉着安靜得出奇。「隊長，我正好有個很傷腦筋的問題。」

「我還以爲沒有問題能難得倒你呢。」

「想想看。我在這兒的任務是要使像你這般古里古怪的傢伙們保持頭腦清醒……可是他們忘了請什麼人來保持我的頭腦清醒，你看該怎麼辦？」

「嗯……」史提夫舅舅好像眞的在考慮這個問題似的。「我倒不知道剝製人頭的人頭腦竟還會清醒呢！」

戴醫生點點頭。「說得好，隊長，幹你們這一行的，瘋狂可是筆了不起的本錢。請把鹽遞給





我。」史提夫舅舅不開口了，裝做正在尋思報復的樣子。

這時又進來了一個人，也坐下了；史提夫舅舅給我介紹說，「這位是參謀主任傅立克，也是通訊官，也是你的頂頭上司，湯姆。」

傅立克向我點點頭。「小伙子，你是不是第三組的？」

「呃，我也不知道。」

「我知道……而且你也應該知道才對。快去向通訊室報到。」

「呃，您是說現在就去？」

「馬上，你已經遲了半個鐘頭了。」

「對不起。」說完我拔脚就走，心裡却老大的不自在。回頭看看舅舅，他就像沒事人似的，連眼睛都不朝我瞄一下。

通訊室要上兩層甲板，剛好在駕駛室下面，我好不容易才找到它。范豪登和鍾美玲都在裡面，另外還有一位名叫曲佛斯的，是當值通訊官。美玲沒有抬頭，她手裡捧着一疊紙在唸，我知道她正在心感傳訊。范說，「你鬼混到哪兒去啦？可把我餓慘了。」

「我根本不知道。」我抗議說。

「你根本就不應該不知道。」

他走出門去，我向曲佛斯先生：「您要我幹點什麼？」

他正在把一捲錄音帶送進自動發報機；弄完之後才答覆我的問題：「那一疊通訊資料她一用

完，你就接過來，完全照着它做一遍。」

「您的意思是要我唸給我的双胞胎哥哥聽？」

「對了。」

「要不要叫他錄下來？」

「凡是通訊都要錄音，他們難道沒教你？」

我本來想告訴他，他們眞的沒教過我，因爲時間來不及了。想想又覺得何必多此一舉，他一定以爲我是受過完全訓練的佩德了。所以我就把美玲唸過的那一疊紙拿過來，並且坐了下來。

但是曲佛斯先生又繼續發話了。「我眞不懂現在把你們這些畸型人弄上來幹什麼。現在用不着你們；我們還在可以通無線電報的距離以內呢。」

我放下那一卷紙，霍地站起身來，「別管我們叫畸型人！」

他瞄我一眼，「喝，別太自以爲了不起了。坐下，開始工作。」

我們兩人身材差不多高，但是論年齡他大概要比我大上十歲；論體重，他大概要比我重三十磅。如果當時只有我們兩個人在場，我也許忍口氣就算了，但是在美玲面前，不行。「我說，不准管我們叫畸型人。你太不懂禮貌了。」

他的樣子看來很疲倦，無精打采的，他也沒有站起來，不像有打架的意思，我總算放下了一百二十個心。「好啦，好啦，火氣別這麼大，快幹你的活兒去吧！」

我坐下來，看了看手裡那一堆待發的稿子，然後叫通了佩德，囑他準備好錄音機，因爲這一





次可是眞刀眞鎗，不是練着玩的。

他的回答是，「過半個鐘頭再來，我正在吃晚飯。」

（「我還不是中飯都沒吃完。別磨菇了，佩德。看看你那搶着要簽的合同吧。」）

「你難道不是一樣急？怎麼回事？老弟，你害怕啦？」

（「也許是，也許不是。總之，我有預感。這回恐怕不是一次快樂的遠足了。我已經得到了一個教訓：船長如果要一桶油漆，他要的就是一滿桶油漆，沒什麼話好說的。所以，趕快把錄音機開開，準備錄這些數字吧。」）

佩德嘴裡雖然嘰哩咕嚕，但倒底還是讓步了。不過，是過了一會兒才說準備好的，我知道準是媽媽逼着他非先吃飯不可。「好啦，萬事齊備。」

這一次所傳送的幾乎全部是數字——我猜和起飛有關——和密碼。所以佩德還必須再傳回來，核對一遍。難雖不難，煩却很煩。唯一一條明語的電文是船長的。他要買一束玫瑰送給布里斯班的一位戴薇樂夫人，由他在長程基金會的存款戶出帳。並附柬致謝：「辱蒙寵宴餞別，謹申謝悃。」

再沒有別人拍發私人電文了。我猜他們在地球上大概多已無牽無掛。

我也想到要送一束玫瑰給毛娣，但是我不願透過佩德來送。我也想到託美玲代訂，旋又想到我在銀行的存款已經委託佩德爲代理人，如果我訂花，付款非經過他同意不可。

算了，我已經下定決心，過去的事就讓他過去吧。

劉易斯——克拉克號——我們都叫它艾爾西——上的生活是很刻板的。上昇的速度又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使我的體重變成了一百五十八磅；我的腿覺得痛，可是不久也就習慣了；人瘦也有瘦的好處。我們這些「畸型人」分成五班值更，每班兩人——福珈瑪和華卡斯不在值更表上，因爲他們是負責船與船之間的側聯的。最初我們閒得很，不過船長却沒讓我們長此閒下去。

因爲曉得長程基金會對我們返回地球根本不抱什麼希望，所以我對於合同中規定供給旅程中學業指導那一款就沒有注意，誰知船長倒沒忘。不僅是我們還在求學年齡的心靈感應通訊員，船上的每一個人都得上課。他指定戴醫生、歐太太和克利希先生組織了一個教育委員會。課程從寫生到古代史，幾乎應有盡有。船長本人敎古代史，原來他跟薩岡二世和蘇格拉底熟得就像親兄弟一般。

麥老爹簡直沒有一樣不想學，但是這是不可能的。卽使他不吃不睡不值更也不行。他對我說，他這一輩子就苦於沒有時間，所以很多想學的東西都沒有學，這下可如願以償了。就連我的親舅舅史提夫都選了兩門課。我猜一定是我露出了訝異的神色，否則他不會說，「湯姆啊，打從我第一次上太空的時候，我就發現如要旅途不難受，唯一的辦法便是學點兒什麼。我以前進的都是函授班。可是這一次的教授陣容眞是太精采了。你如果不把握機會，你準是個大呆瓜。譬如說歐媽媽的烹飪課，你想找到這樣的高手來免費敎，哼，門兒都沒有！」

我不同意他的說法。我永遠也不會需要有這麼好的手藝的時候。

「你這叫什麼話？學習並不是一定要有目的的。學習本身就是目的。看看麥老爹吧。快樂得





活像一個小孩子得到了一隻新彈弓。總而言之，不管你選不選課，醫生老戴都不會讓你閒着，卽使是讓你數螺絲釘都做得出。你也不想想船長爲什麼請他來擔任敎委會主任委員。」

「我眞是沒想過。」

「那你就想想吧。在太空裡最大的威脅就是禁閉性瘋狂症。長時間關在一個小小的空間裡，它外面什麼也沒有……沒有路燈也沒有保齡球館，有的只是薄薄的一層近乎眞空的空氣。它裡面，看來看去都是那幾張老面孔，不由你越看越恨。所以，聰明的船長一定要用點什麼來吸引你的興趣，使你疲勞——而我們這位船長就是聰明人裡頭挑出來的聰明人，否則也不會派到這條船上來了。」

我漸漸瞭解，艾爾西上的許多安排，其目的就是在使我們健康而相當快樂地生活下去。不止上課，還有許多別的。就拿我們上船的人數來說吧，差不多有兩百人。可是據史提夫舅舅說，像這樣一條船，有十個人足夠了：一位船長，三位駕駛，三位輪機官，一位通訊員，一名農夫和一名伙伕。再精簡一點，五個都行：兩位駕駛——其中一人兼任船長，兩位火炬值更員，一名農人兼伙伕。

既然如此又爲什麼要兩百人呢？

第一，空間多的是：因爲像艾爾西號這樣的火炬船，差不多都是由長程基金會運送補給品給冥王星，並裝運星上物資回程的運補船改裝的；第二，一旦找到了他們所希望找到的星球，他們就需要大批的科學家來做調查和研究的工作；第三，有的是備用人員，像預備船長厄赫德，像我本

人，船上總可能會有人死亡，人死了船還不是得繼續往前走？

但是據我看，眞正的原因還是在於一個小型的、孤立的社團絕不可能穩定。他們甚至還有專爲它應用的計算方法，有各種由實驗而來的公式和代表「旁側壓力」、「互換電子價」和「異族通婚解脫法」等等的符號。（最後一項是單指小村落的年輕人應該向村落外發展，去尋覓配偶而言的。）

我們再從另外一方面看。假如你有一艘軍人駕駛的太空船，可以獨自飛行數年之久。唯有一個本身也有着某種瘋狂狀態的人才會去駕駛它；否則的話，他不久就會變成另一種瘋狂狀態，說不定會將儀板上的控制鈕都扯下來。

再假定那是一艘双人駕駛的太空船，即使你請一對要好得像羅蜜歐和朱麗葉的情侶去駕駛，到了旅程終點的時候，連朱麗葉都會變成一隻能吃掉她老公的黑寡婦——毒蜘蛛。

三個人更壞，尤其是碰到兩個聯手對付另一個的時候。人愈多愈安全——只要有兩百人，就可以有一萬九千九百種方式把他們配成對——而不論是敵是友。所以，你看，人越多，社會越欣欣向榮便是這個道理。團體大，交好朋友的機會多，避開不喜歡的人的方法也多。在船上，這一點最重要。

除了選課以外，我們還要必修「船務訓練」——船長的意思是每人必須學會一種他職司以外的工作。我在下面的機艙裡當了兩次班，結果輪機長在他的書面報告裡說我實在不可能造就成一名火炬船船員，因爲我天生就沒有核子物理細胞，說眞格的，待在離原子發電廠那麼近的地方，





我還眞有點兒害怕呢。

可是，做農夫我也不見得够格。我在空氣調節的農場裡幹了兩個禮拜的活兒，唯一做對的事只有餵鷄。當他們抓到我正在用錯誤的方法在替歐太太心愛的南瓜交配的時候，她立刻請我走路，她倒不是生氣，只是傷心欲絕。她說，「湯姆，你倒底能幹什麼呢？」

我想了一想，「我可以洗瓶子……我還會養大老鼠。」

於是她把我派到研究部，在化學實驗室裡洗燒杯，餵實驗用的小動物。燒杯是摔不破的。像電子顯微鏡，他們就不准我碰了——這也不壞，總比派到洗衣部好得多。

在艾爾西上一萬九千九百種可能的配對方式中，駱德士和我該是最不對頭的一對了。我之不選寫生就是因爲他在教寫生。這小傢伙還眞有兩手，畫得挺不賴。其實，我自已畫得也不錯，否則我倒很有興趣上寫生班。尤其糟糕的是，他的智商高得不得了，高得讓人心寒，一比就把我比到不知哪一國去了。除此之外，他的擧止簡直是猪，行爲卑鄙，怎麼看都像是個壞坯子。

他說話從來不說「請」，不說「謝謝」。除非有官員在旁監視着，他從來不鋪床疊被。我時常進得門來，一眼就看見他躺在我的床上，把我的床單弄得縐巴巴、髒兮兮。他的衣服從來不掛。我們共用的臉盆，總是他弄得黑汚汚，我來把它洗乾淨。他不駡人的時候，就是他脾氣最好的時候。

除了這些以外，他還不愛洗澡。在船上，這簡直是十惡不赦。

我最初對他還是不錯；不錯沒有用，我就和他明講；明講沒有用，我就嚇唬他；但是嚇唬他

他也不怕，我就只好對他下哀的美頓書了。我說，只要再在我的床上發現他的東西，我就要不管三七二十一，通統把它們丟進廢品轉化器。他睬也不睬，第二天，我又發現他的照相機放在我的床上，臭襪子仍在我的枕頭上。

我把他的襪子丟進臉盆，那裡面還有他留下的一大盆髒水。我又把他的照相機鎖進我的櫥櫃，打算等他着急了才還他。

誰知他一聲也不吭。過了幾天，櫥櫃裡的照相機不翼而飛——櫃子上的鎖還是耶魯公司誇稱「刀鎗不入」的對號鎖。再一看，我的乾淨襯衫一件也沒有了——不是沒有，而是沒有一件還是乾淨的。有人故意把每一件都弄髒了。

我從來沒有向誰訴過苦。我總認爲自己的事應該自己處理。而且我總認爲不應該和體型比我小、年紀比我輕的人一般見識。

但是，當我看到了我衣服上的那些斑斑汚痕，我就對我自己說，「湯姆啊，你最好還是認輸，還是公開求人幫忙吧——否則說不定別人還會誤會是你欺侮人呢。」

但是，已經用不着我主動請人幫忙，因爲船長已經派人來找我了——駱德士惡人先告狀，反咬了我一口。

「巴萊特，小德士說你儘找他的痲煩，你到底是怎麽回事？」

我聽了不禁火冒三丈，肺都要氣炸了。我吐了一口長氣，盡量使自己平靜下來；船長確是想問清楚事情的眞相。





「我們處得不好是眞的，但是絕不是我找他的痲煩。船長。」

「你動手打他了沒有？」

「絕對沒有，船長。我最多也不過是把他從我的床上拖下來——而且，不止一次。態度當然不會很好。」

他嘆了一口氣：「也許你眞該甩他兩巴掌的——當然，不能當着我的面。現在你說吧，老老實實，一個字也別漏。」

於是，我開始訴說，瑣瑣碎碎，說着說着，我自己都覺得怪難爲情的……船長日理萬機，重要的事情多的是，洗完臉不洗臉盆這種能算是事嗎？但是，他還是挺注意地在聽。

等我訴說完畢，船長未置可否，也沒對我說，對付一個年紀比我小的孩子，應該怎麽怎麽的。相反地，他掉轉了話頭，問我：「巴萊特，你有沒有看到今天早上的船報，上面有一張駱德士畫的插圖？」

「看到，棒極了！」我不得不承認。他畫的是聖地牙哥大地震，那是我們離開地球以後發生的。

「嗯，對於你們這些有特別才能的人，我們不得不另眼相待一點。小小的駱德士之所以能來，是因爲他是我們所能找到的唯一能够收發影像的人。」

「船長，這一點很重要嗎？」

「不錯，不過事不到臨頭，我們還不知道它究竟有多重要。否則我決不會讓一個沒有教養的

小子踏上我的船。」船長緊皺着眉頭，「不過，戴醫生有這樣的看法，他認爲駱德士還不足以構成病理學上的病例。」

「呃，船長，我也從來沒說過他是啊！」

「請容我把話說完。他說這個孩子性格不平衡，他的頭腦已是十足的成年人，但是他的社會性發展却非常之落後。他有一副聰明的頭腦，可是他的態度和對事情的看法却和五歲的孩子差不多。戴醫生說，他要設法使他那幼稚的一部分儘快成長，若是不成功，就只好不要他了。」

「是嗎？我是說是的，船長。」

「所以，你應該揍他。這孩子所以會變成今天這個樣子，完全是因爲他的父母只知道誇他多聰明，而從來不知管教。」他說着說着又嘆了一口氣，「現在倒變成我的差使了。戴醫生說，我是最適當的充當他臨時父親的人。」

「是，船長。」

「『是，船長。』我的頭都大了。這不是一條船，倒成了個亂七八糟的托兒所了。你還有沒有什麼別的問題？」

「沒了，船長。」

「我看未必吧？駱德士還抱怨說，那些正規的通訊官管你們叫『畸型人』。」他盯住了我看說。

我無話可答，我覺得很難以爲情。





「從此以後不會了。我有一次看見一個船員提着刀，追殺另外一個。爲什麼呢？什麼也不爲，就只因爲他老叫他『小氣鬼』。我船上的人行爲舉止必須像個紳士，像個淑女，否則的話，就讓他們試試看好了。」他的眉頭又鎖在一塊兒了。「我現在決定把駱德士搬到我對面的房間來住。他不惹你，你就別惹他。如果他惹你……好吧，你就看着辦好了。可是，別忘了你自己的行爲要你自己來負責。好了，再見。」

# 八 相對性

他們決定要給佩德動手術是我登上艾爾茜號之後一個禮拜的事。佩德只輕描淡寫，跟我提了一句。他裝得活像故事書裡的英雄好漢，就像別人在他身上切呀割的時候，他照樣會嚼花生，看連環圖畫似的。其實呢，我猜他事到臨頭不嚇儍也會嚇掉半條命。如果是我，我就會。

他雖然沒有詳細地告訴我，但這並不表示他告訴了我，我就會懂。我又不是神經外科醫生，什麼外科醫生都不是，從手上取根刺出來還差不多。

不過，我們因此而必須停一段時期不能值更倒是眞的。所以我就報告了傅立克。誰知他已經從長程基金會和本船的來往通訊裡知道了。他關照我，佩德哪一天動手術，前一天我就不必照值更表值更。他並且要我考慮一下，在佩德復元期間我能夠擔任些什麼工作。這件事對他影響並不大，不僅因爲我們還有別的特別通訊員，而且因爲我們和地球之間仍有無線電可通。

在我們飛向太空之後的兩個星期時，也就是佩德動手術的前一天，我正坐在房裡考慮究竟是不是應該到通訊室去自動提供點兒寶貴的服務，譬如說清除清除垃圾，或是替檔案室照照濃縮照

片等等，還是應該就坐在那裡等別人來叫我。

我決定還是坐守，因爲我想起了史提夫舅舅的忠告：多做多錯，不做不錯。於是我放下了床鋪，誰知道就在這個當兒，擴音器嘎嘎地響了：「特別通訊員巴萊特請注意。請向相對論專家報到！」

我一邊把床推回去鈎好，一邊暗自思量我的房間裡是不是藏着有電眼。爲什麼只要是在辦公時間我一拉床就總是會有差遣？巴巴古博士不在駕駛艙，他們把我趕了出來，因爲駕駛艙是除了工作人員以外閒人免進的，我在下面通訊室對面的計算室找到了他。要不是我想看看駕駛艙，我根本直接就會找到這裡來。

我說，「十級通訊員巴萊特奉命向相對論專家報到。」

巴巴古博士正坐在他的轉椅上轉，他朝我看了一看。他長得就像一根竹竿兒，大手大脚，乍一看哪裡像是數理學家，簡直就是個伐木工人。我猜他是有點兒裝模作樣，——你瞧，手肘兒往桌上一擱，說話故意不清不楚的。但是據史提夫舅舅說，他擁有的榮譽學位頭銜比一般人的襪子還要多。

他上下打量我一番，笑了。他說，「孩子，你哪兒學來的這套丘八老爺的規矩？錯（坐）下。你姓巴？」

「是，長官。」我坐下了。

「値更表上把你們兄弟的名字劃掉了，怎麼搞的？」





「長官，我哥哥現在正在住院。他們明天要給他動脊椎手術。」

「哦，原來如此，你怎麼不早說？」我沒開口，多不講理呀！我根本不屬於他這一部門。「傅立克什麼都不告訴我，逼得我只好在餐廳轉來轉去，拾些道聽塗說，才曉得我們在幹些什麼。我預備明天給你檢查一遍。你已經曉得了吧？」

「呃，我不曉得，長官。」

「不曉得，當然，你不會曉得，因爲我也是什麼都不告訴人。嘿，這麼條船，這麼個管理法倒不錯！我還不如留在維也納呢，那眞是個好地方！你已經吃過咖啡和點心了嗎？」他沒有等我回答又接着說下去：「本來是想明天給你們哥兒倆做檢查的，現在只好今天做了。你叫他準備吧。」

「可是，博士，您現在想要他做什麼，他已經被送進醫院了。」

「只叫他準備好就行了。我只不過要校正一下，找出你們的指數誤差，沒有別的事。」

「長官，您說什麼？」

「告訴他就好。」

於是我叫了佩德。自從早飯以後我就沒有和他通過話，我不知道他會有什麼樣的反應。誰知他早就曉得了。「好啦，好啦。」一副懶得聽的樣子。「他們現在正在我的病房裡裝儀器，媽又在一邊大驚小怪的，我簡直受不了，只好請她出去。」

（「喂，佩德，假使你不願意，我們就告訴他們我們不幹好了。本來也不是非幹不可。」）

「幹跟不幹又有什麼兩樣？」他不耐煩了。「不管怎麼樣，反正我得把未來這十六個鐘頭熬過來。說不定這就是我們最後一次的合作呢。」

這是他第一次顯露出明天的手術使他神經緊張。我趕快說，（「別說這種喪氣話，佩德，你一定會好起來的。你一定會恢復行動的。老兄，你將來甚至於還能再去滑雪呢。」）

「算了，算了，別儘給我定心湯糰吃了，這種話我已經聽得太多，我都想吐了。」

（「聽我說，佩德——」）

「好了，別吵了！幹活兒是正經。」

（「好吧，就這麼說。」）我提高了聲音：「博士，他已經準備好了。」

「再等半分鐘。歐托爾，請準備照相。」巴巴古博士在他的桌子上碰了一下什麼。「傅立克中校嗎？」

「是我，博士。」是傅立克的聲音。

「我們已經準備好了，你們請過來吧。」

「這裡邊也準備好了，我們馬上就過來。」我的老闆在回答。

不大一會兒，他和何安娜走了進來。趁這個空檔，我把整個房間觀察了一下。在這個電腦間裡，整個一面牆都被一架電腦佔據了。它雖然沒有洛阿勒莫司那一架大，但是却也並不小多少。閃亮的燈光一定對某些人具有某些特定的意義。坐在對面角落一張枱子旁邊的是歐托爾先生。枱子的上方是一面很大的展示幕，它的中心每隔一秒鐘便有燈光閃亮一次。





安娜沒有說話，只點了點頭。我知道他已經和對方聯絡上了。正在這時，佩德呼喚我了：「湯姆，你們船上有一個叫何安娜的女孩子，她在不在旁邊？」

（「在啊，怎麼樣？」）

「替我向她問好。我是在蘇里克認識她的。她的妹妹貝姬在我這兒。」他咯咯地笑起來，我心裡才覺得好過一點。

「他們是蠻漂亮的一對姐妹吧，是不是？毛娣還吃醋呢。」

巴巴古對傅立克說，「叫他們準備好。先作同步校正，從他們那邊開始。」

「安娜，告訴他們。」

她點點頭。我正在奇怪他們既然可以利用佩德和我聯絡，爲什麼還要再找一對心靈感應通訊員呢？可是我立刻就曉得了——佩德和我都太忙了。

佩德就像個時鐘一樣，不斷地發出滴搭滴搭的聲音。我則受命照樣重覆一遍。我每重覆一遍，展示幕上的燈光就閃亮一次。巴巴古博士看着它，然後叫我轉過身來，不讓我看見它，再將一個麥克風接在我的發音盒上。「再來一遍。」

佩德說，「準備——」於是又開始滴搭滴搭起來。我儘量不弄錯，但是眞正是無聊透頂，我聽見巴巴古博士輕輕地說，「它妨礙了反饋和音速的遲滯量。要有什麼辦法能測量得更精密一點就好了。」

傅立克說，「你有沒有和戴醫生談過這個問題？」

我繼續在不停地滴搭。

巴巴古說，「小姐，現在開始反過來做。」說完就把耳機戴在我的頭上，我立刻聽到了一種滴嗒滴嗒的聲音，和佩德發出來的一樣。「小伙子，你現在聽到的是一種由單色光來計時的光譜節拍器。它在我們離開地球以前已經跟佩德現在用的那一架做過同步校正了。現在，你打給他吧。」

我遵命照辦。它有一種催眠的作用。它打起來，保持節奏容易，不保持節奏反而難。要想不理它還眞辦不到。我已經睏極了，但是我還是打下去，欲罷而不能。

「好了，停！」巴巴古博士下了令。我停下來，第一件事就是揉耳朶。

「巴巴古博士？」

「嗯？」

「您是怎麼分辨出這個滴搭聲和那個滴搭聲之間的不同的？」

「哦，你自然分不出，但是歐托爾分得出。他已經全部用膠片錄下來了。那一頭也一樣。這些你都不用管，你只要能把握住時間就行了。」

這種無聊的工作繼續了一個多鐘頭之久。不是佩德打過來，就是我打過去。最後，歐托爾抬起頭來說，「博士，我們的寶貝兒累得有點受不住了。第二遍處處都有錯。」

「好吧，今天就到此爲止了。」巴巴古說完又轉身向我：「替我向令兄道謝，然後就下班。」

傅立克和安娜都走了，我還在來回地晃。巴巴古抬起頭來，「小兄弟，你也可以走了，謝謝





啦！」

「是，不過，巴巴古博士？」

「怎麼？有話儘管說。」

「您願不願意告訴我，這一切倒底是怎麼一回事？」

他面露詫異之色，楞了一會兒才說，「對不起，是我用儀器用慣了，我忘了現在是用人在代替儀器。好吧，請坐。請你們這些會測心術的人來的目的，是要研究時間的本質。」

我瞪着兩隻大眼睛。「長官，我原來以爲我們的任務是：把我們所發現的星星上的情形報回地球。不是嗎？」

「哦，你說的——也對，不過這件事更重要。不錯，人口太多了；但是爲什麼要鼓勵開闢新殖民地呢？數學家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可以解決人口的問題——只要把人一個個殺死好了。」

歐托爾連眼皮都沒有抬一下：「組長，我最欽佩你的就是你有一顆特別善良的心。」

「旁聽席請不要說話。孩子，我們今天所做的就是要試着去找出現在究竟是什麼時間。」

他一定已經看穿了我心中依然迷惑不解，因爲他又接着往下說，「哦，我們固然知道是什麼時間了……但是有太多不同的方法。看見那個沒有？」他指着那面展示幕，上面的燈光仍在不厭其煩地每隔一秒鐘閃一閃。「這是格林威治時間的滴搭，由無線電送過來，並且將相對速度和因速度的改變所產生的誤差修正過了。另外就是你剛才從耳機裡聽到的本船操作所用的時間。然後又有你從令兄那裡得來再傳給我們的時間。我們想將它們一起作一個比較，問題是我們在這個環

道上必須安上人去，然而，對於人類的神經系統來說，十分之一秒是一個非常非常短的時間。但是，在物理學上來說，百萬分之一秒却是一個可以測量得出的相當長的時間。任何一個雷達系統都可以輕易地將百萬分之一秒一分爲二，就像我們將一磅奶油切成兩半一般的容易。所以我們要用許多種不同的方法來試驗，就是想把我們可能還不知道的因素彌補起來。」

「好吧，但是你們希望要找的倒底是什麼呢？」

「如果我能够『希望』要找什麼，我就用不着再去做了。但是也許你可以說我們是想找出『同時』這兩個字究竟是什麼意義。」

「應該說，假如它有任何意義的話。」坐在枱子上的歐托爾抬起頭來，作了如上的補充。

巴巴古博士橫掃他一眼，「你還在這兒啊？『假如它有任何意義的話』。孩子，自從有了偉大的愛因斯坦以來，『同時』和『同時性』這兩個名詞在物理學家說來，已經成了胡說八道了。我們根本不相信這一概念，我們否定它具有任何意義。我們沒有採用這一概念而建成了一座理論物理學的大厦，倒也金碧輝煌。後來，來了你們這批測心的人，一脚就把它踢翻了。哦，不要以爲這是你們的錯；每一所房子總不時需要來一次大掃除，澈底清理一番。假使你們這些人演出的特技也不過僅止於光速，我們也早就把你們歸了檔，束之高閣了。但是你們竟然能以遠超過光速的速度做這些事，於是你們就成了喜宴上的烤乳猪一般，大受歡迎。你們已經把我們物理學家分割成兩派，一派是『眼不見，心不煩』的那批人，把你們歸入純心理現象之列，與物理學毫無關聯。另一派人士則認爲，既然你們的所做所爲是可以計量的，那就應該用物理學的方法來計量，





並且把它納入物理學的範圍之內……因爲，無論怎麼說，物理學的職責就是要計量事物，並爲它們定出一個肯定的絕對值來。」

歐托爾說，「組長，請少搬弄那些哲學上的問題好不好？」

「歐托爾，把你自己那些數目字管管好吧，你哪裡是什麼有靈魂的人。這些年輕人不過要想計算計算你做得究竟有多快而已。他們並不在乎有多快——你能做得比光速還快，對他們也不算是一種打擊——他們只是想知道究竟是多快。你說你能『立刻』做好，這種說法他們不能接受，因爲那要使他們放棄原有的信仰。他們要求出一個肯定的數字，說明傳播的速度超過光速若干，若干倍。然後他們就可以修正他們舊有的方程式，在原有的基礎上心安理得地繼續工作下去。」

「他們會的。」歐托爾表示同意。

「於是有了第三派的主張，正確的一派……也就是我這一派。」

歐托爾垂着頭，只喉嚨裡發出呼嚕一聲。

「是不是你的氣喘病又犯了？」巴巴古博士躭心地問。「順便提一下，你那一方面有什麼結果嗎？」

「他們仍在繼續工作，還沒有什麼發現。計算出的時間，負數與正數的次數大致相當，而且往來沒有比一向觀測到的誤差還大的情形。」

「看到了吧，小伙子，這才是正確的一派。發生什麼狀況就計算什麼，得出什麼結果就是什麼結果。」

「快聽，快聽！」

「閉嘴，你這個愛爾蘭叛徒。除了這些以外，你們這些測心人還使我們第一次得到了一個眞正的機會去查證另外一件事。你知道相對性轉變嗎？」

「您是說愛因斯坦的那些方程式？」

「當然，你知不知道其中有關時間的那一條？」

我苦苦思索。佩德和我唸過大一的物理，那已經是許久以前的事了。我拿起一張紙，就記憶所及寫出了：

$$t_0 = t\sqrt{1-\frac{v^2}{c^2}}$$

「就是這個。」巴巴古博士認可了。「這當然只是就恒速而言的一種特殊情況；在加速時就要複雜多了。但是那些方程式代表的意義（如果它有任何意義的話）究竟是對何事而言的呢？這方面却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我不覺脫口而出，「什麼？我還以爲愛因斯坦定理早已證實了呢！」我忽然想到，假使相對論的這些方程式錯了，我們此行恐怕將渺無歸期——我們的第一站陶賽蒂，距離太陽便有十一光年之遠——而且這還只是第一站，其他的還要遠得多。

但是，誰都說我們一旦到了接近光速的速度時，就會度月如日了。方程式是這樣說的。

「好好聽我說。你怎麼樣證明鳥窩裡有沒有鳥蛋？不必傷腦筋，爬上樹去看看就行了。除此





而外，沒有別的辦法。我們現在就是在爬樹。」

「好啊！那就去爬樹啊！」歐托爾說。

「別吵。有一個學派堅持說，那些方程式的意義只在說明假使你能從另一顆掠過的星上來看一隻鐘，鐘上的時間是會不同的……這當然是辦不到的事……但是時間實際上是不會眞正有伸縮的——不管『眞正』的意義是什麼。另外一個學派則拿長度和質量的方程式來比。他們的主張是，著名的密契森，莫雷試驗證明長度的變換是『眞正』的。他們並指出，質量的增加都經定時加以計算，並使用於分子加速器的衝擊力方面以及核子物理學的其他方面，如推動我們這條船的火炬等等。所以，他們認爲，時間率的變化一定是眞實的，因爲這一套方程式在實際應用上是有效的。但是誰又知道呢？你必須爬上樹去親眼看一看。」

「那麼要到什麼時候才能知道呢？」我依然不放心。要在這條船上待幾年（愛因斯坦時間），原在我的意料之中。眞像史提夫舅舅說的那樣可能在航行途中遇害，我也認了。但是老死其中却非我所願。如同判了無期徒刑，被關在這座銅牆鐵壁裡一輩子，想來未免太殘酷了。

「什麼時候？就是現在，現在我們就知道了。」

「眞的？答案是什麼？」

「孩子，別催。我們已經航行了兩個禮拜了，衝力是地心引力的百分之一二四，現在的速度大約是每秒鐘九千哩。我們走得還不算太遠——大約有七個半光時，或是五十四億五千萬哩。在我們追上光速以前，它將是一年之中最美好的一段時光。不過，無論如何，我們已經達到了那個

速度的一個可觀的百分比——大約百分之五。這樣的成績已經足够炫耀了。有你們這些測心人幫忙，計量起來容易多了。」

「長官，它是眞正的時差嗎？或者只是相對的呢？」

「你用錯了字。但是只要這一個字代表任何意義的話，那它就是『眞正』的。目前它的比率大約是百分之九十九點九。

「精確點說，」歐托爾做着補充，「巴萊特的『逸失量』——這是我剛剛發明的一個技術名詞——和他的孿生兄弟比起來，他的時間率的『逸失量』現在已經達到一萬分之十二。」

「你這麼說不是表示我所說的百分之一的五十分之一是在騙人嗎？」巴巴古提出了抗議。「歐托爾，我眞不知道當初怎麼會答應帶你來的。」

「不帶我來，誰帶你算算數呢？」他的助手俏皮地回答他。

佩德對我說，他動手術的時候，不希望我在旁邊，但是說什麼我還是來了。我把自己鎖在房間裡，藉以擺脫旁人，好專心一意地盯着他。他並沒有堅決拒絕；我每有問，他必有答。越接近動手術的時刻，他的話越多……意氣飛揚，喋喋不休，但是，那騙不了我。

當他們用輪椅把他推進手術房的時候，他說，「湯姆，你眞該看看我的痲醉師，嬌小玲瓏，漂亮得就像艷陽天。」

（「她臉上戴着口罩嗎？」）

「戴了，可是沒完全遮住。我可以看得見她那双藍眼睛，漂亮極了。我眞想問問她今天晚上





幹什麼。」

（「毛娣不會愛聽。」）

「別提毛娣，病人有病人的特權。等一下，我要問她了。」

（「她怎麼說？」）

「她說，『不幹什麼』。不過，我這幾天大概也沒什麼好幹的了。我現在要問她的電話號碼了。」

（「二比五打賭，她不會告訴你。」）

「不管怎麼樣，試試總不犯法吧……唉，太晚了，他們都進來了。湯姆，你再也不會相信，那隻針，粗得像水管。她要我數數。好吧，爲了博美人一笑，數就數。一、二、三……」

佩德一直數到七，我也在跟着他數。數着數着，越數越緊張，也越數越害怕，幾乎支持不住了。我現在才知道，顯然，他一直都以爲他是不會恢復正常的了。

數到七的時候，他數不下去了，但是他的思想並沒有停止。手術枱周圍的人也許都以爲他沒有了意識，但是我瞭解得更清楚；他的感覺是被困在什麼裡面了，他拼命叫喊着要出來。

我叫他，他也叫我，但是我們誰也找不到誰。於是我也像他一樣，覺得被困住了，迷失了，惶惑了；我們在死亡的黑暗中摸索，陰冷而孤獨。

然後，我感覺到一把利刃在我的背上切，我忍不住大聲嘶喊起來。

等我恢復意識的時候，我恍惚看見兩張面孔在我眼前晃動。我聽見有人說，「大夫，他醒過

來了。」這個聲音不屬於任何人，它似乎是在很遠很遠以外的地方。

然後，只剩下一張面孔了。它說，「覺得好些嗎？」

「好像是，倒底是怎麼一回事？」

「喝了它吧。來，我扶住你的頭。」

當我再度醒來的時候，我覺得清楚了不少，而且知道我是躺在船上的醫務所裡。戴醫生注視着我，「小伙子，你決心要出來的吧？」

「從哪兒出來，大夫？發生了什麼事？」

「我也不太清楚，不過你做了一次最完美的實況表演——病人手術後的休克現象。我們打開你門鎖的時候，你已經昏過去了。你眞給我們添了不少麻煩。能告訴我是怎麼回事嗎？」

我拼命地想，終於想出來了。佩德！我在心裡叫他。（「佩德！你在哪兒？」）

他沒有回答。我又叫了一遍，他還是沒有回答。於是，我知道了。我掙扎着坐起身來，叫着，「我哥哥……他死了！」

戴醫生說，「喂，別着急。快躺下來，他沒有死……除非是在這十分鐘裡死的……不過我不相信。」

「可是，我找不着他呀！您怎麼會知道他沒死呢？他沒死，我怎麼會找不着他呢？」

「不要胡思亂想。這一早上我都在透過別的心靈感應通訊員在查他，他現在正吃了安眠藥在睡覺，你當然叫不醒他囉。孩子，也許是我太笨了——我實在是笨，怎麼不早告訴你別沾這件事





的邊兒——因爲我以前給人家治精神上的毛病太久了，只要知道是什麼情況，十之八九就可以料到你是發生了什麼問題。我唯一可以原諒的地方就是以前從來沒有遇到過這種情形。

我安靜了一點。我想也是，如果他們給佩德服了藥，我當然是喊他不醒的了。在戴醫生的詢問之下，我想了又想，多多少少告訴了一些發生的事——當然不會完全，因爲你不可能把你心裡所想的一字不漏地講給別人聽。「呃，大夫，手術成功嗎？」

「病人的情形還不錯。我們以後再談這個。你先翻過身去。」

「什麼？」

「翻過身去，讓我看看你的背。」

他看過了我的背，又叫兩名助手來看，他又用手摸一下，「痛嗎？」

「啊唷，痛啊！一碰就痛。大夫，我的背怎麼啦？」

「沒什麼，眞的沒什麼，只不過有兩道傷口，就好像動過了麥克陶格手術一樣……他們替你哥哥動的就是這種手術。」

「嗯？那是什麼意思？」

「那意思是說，人的腦子是非常複雜的，我們知道得太有限。好了，現在翻過身去睡吧。你至少得在床上躺兩天才行。」

我並不想睡，不過還是睡著了。後來我被佩德的叫聲喊醒：「喂，湯姆，你在哪裡？快說話呀！」

(「我就在這兒呀！你喊我幹嘛？」)

「湯姆，告訴你，我又有腿了！」

我回他說，(「好啦，我曉得啦！」)翻過身，我又睡着了。





# 九　親屬們

我原來以爲只要佩德能從癱瘓中復元，我便會心滿意足，事實却又不然。佩德受傷以前，我知道我爲什麼心裡不痛快，因爲去的是他而不是我。他受傷以後，我心裡又不痛快，而且生出一種罪惡感，因爲我雖然達到了我的願望，但那却是以他的不幸換來的。當他不能行動的時候，我似乎不應該快樂——特別是因爲他的殘廢使我得到了我所想要的東西。

所以，他一旦康復，我應該特別的高興才對。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過這樣的經驗：參加一個派對，原來以爲一定很好玩，誰知忽然變得一點也不好玩了。沒有理由，就是不好玩。於是，整個世界變成了灰茫茫一片，一點味道也沒有了。

有幾件事使我倒足了胃口，這我是知道的。第一件是駱德士，不過已經過去了。然後有些別人，特別是和我們一起值更的電訊人員，把我們叫做畸型人，而且眞的把我們當作畸型人看待。幸而船長他明令禁止，日久天長以後，大家都混熟了，也就忘了這些事。有一位相對論學家朱珍妮，也是一位心算家；照說，她也應該算做畸型人才對，但是大夥兒却把她的畸型視爲當然。不

過，過了一陣子他們也就見怪不怪，把我們的畸型視爲當然了。

當我們航行到不能用無線電和地球通訊的距離的時候，船長就把我們調出了傅立克中校的統轄，而成立了一個新部門，由麥老爹當我們的頭兒，哈魯卜當他的副手。這也就是說，他管我們的値更表，麥老爹管我們的生活起居。我們都太敬愛麥老爹了，所以都不願意替他添麻煩。我們之中若有誰不守規矩，麥老爹就會傷心，我們就會動公憤，一起來制裁那個傢伙。非常有效。

我想這個辦法一定是戴醫生向船長建議的。事實是傅立克仇視我們。他是一位電氣工程師，他一輩子的時間都花在日新月異的通訊裝備上了……後來，忽然來了我們這一批人。我們根本不用什麼設備就能做得比他更快、更好。我不怪他，換了我還不是會難過。但是我們還是比較喜歡麥老爹，我們和他處得比較好。

我認爲伽馬號是使我煩心的一部分。太空旅行中最壞的就是絕對地沒有任何事情發生。因此，一天之中最大的一件大事就是早報。凡是當日班的心靈感應通訊員(只要不忙公事，公事並不多)，就要收錄新聞。駱德士並且在報上點綴些圖片，那是他的孿生兄弟駱樂士傳送過來的。午夜班的通訊員負責編輯，凌晨班的心靈感應通訊員負責印刷。於是早餐時分，這份晨報就在餐廳出現了。

報紙可以出多少版，完全沒有限制。問題在於這麼少的工作人員能夠負擔多少。除了太陽系的新聞以外，我們還登載船上的消息。不僅是愛爾茜號，而且還有其他十一條。每一個人（除了我）都有熟人在別條船上，有的是在蘇里克結識的，有的是老太空客，好像是船長之流，他們都有不少的多年老友。





這些多半是社交新聞，但是它們比來自地球和太陽系的消息更受歡迎，因爲它們使我們感到親切；雖然船與船之間相隔億萬里，而且每過一秒鐘，便隔得更遠。

當吉伯雷和華蘇米在利夫——艾利克遜號上結婚的時候，所有本船隊的船都大事慶祝。平塔號上新添了一名嬰兒，請我們的船長當教父，我們全船都覺得很光采。

我們本來只是透過華卡斯跟伽馬號聯絡；透過福珈瑪和她的另兩位三胞胎姐妹跟馬可孛羅號和聖瑪利亞號聯絡，但是我們也能獲得所有其他各船的消息，因爲所有的消息一概一路傳到底。船隊的新聞從來不加删剪，即使是緋聞也不例外。因此歐托爾媽媽抱怨說，假使篇幅再有任何擴大，她勢將每星期只發一次乾淨床單和枕頭套，否則就要要求工程部門替她再加蓋一間大洗衣房，專門洗報紙。不過，不管怎麼說，生態部門總經常能使乾淨白報紙供應無缺。

我們甚至有時還出號外。好像賴露茜當選「太陽系小姐」的時候，駱德士並且畫了一張她的像，畫得維妙維肖，你簡直會跟別人打賭說那是一張照片。這次號外丟了好多張，因爲很多人都把它貼在牆上，不肯繳回重新製紙。我本人也是其中的一份子。我甚至還拿去請駱德士親筆簽名。他雖然有點受寵若驚，雖然態度不太客氣，但是還是挺得意。我覺得畫家這兩個字他是當之無愧的，儘管他是個討厭的小人。

總而言之，我這些話旨在說明，艾爾茜時報是我們每日生活中的高潮，而船隊新聞又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我前一晚並沒有値班，但是早餐還是遲到了。當我急急忙忙衝進飯廳的時候，但見每一個人

都忙着在看報，和平時沒有兩樣——只是沒有一個人在吃東西。我在范豪登和馬白璐中間的位子上坐下，問他們，「怎麼回事？人人都那麼憂形於色？」

白璐默默地遞給我一份時報。

首頁上四周印着一圈黑框，特大號的標題寫着：

**伽馬號失蹤**

我簡直不敢相信。伽馬號的目的地是人馬座，還要四年（地球時間）才能抵達。她甚至還沒有接近到光速呢。她所在的地方沒有會出事的可能。這個消息必定是錯了。

我翻到「詳情見第二頁」。第二頁一個方塊上刊載着指揮官發自聖瑪利亞號的一則專電：「官方消息：今日格林威治時間三時三十四分，伽馬號失去聯絡，當時地球和麥哲倫號正與該船通訊中，電訊同時突然中斷，事先均無任何預警。該船共載有特別通訊員十一人，均未能重獲聯絡，故可假定該船失踪，船員全部殉難，無人生還。」

長程基金會的專電則僅承認伽馬號失去聯絡。另外還有我們船長發表的一篇聲明和一篇比較長的報導，其中包括來自各船的評論。我都一一看了，反正結論只有一個：伽馬號不論去了什麼地方，她是永遠不會回來的了。

我突然想到了什麼事，擧目四顧。華卡斯的位子是空的。麥老爹看着我，平靜地說，「他已經知道了，湯姆。事情發生後不久，船長就把他叫醒，告訴他了。還好沒有發生在他當班，正和他兄弟聯絡的時候。」





麥老爹的看法究竟對不對？我不敢說。如果佩德遇上了這種事，我倒寧願發生在我們通話的時候。眞的，我會這麼想。不過我敢說，不管在什麼情形之下，麥老爹是一定會希望在出事的時候能握着小糖餅的手的。華卡斯和他的兄弟感情非常之親密，這我也是知道的。

當晚，船上擧行了追思禮拜。麥老爹講了短短一段道，然後我們大家唱「爲旅人祈禱」。自此以後，我們便假裝這個世界上根本沒有過「伽馬號」這條船，當然也只是假裝而已。

卡斯被調到了歐托爾媽媽那裡，當她的助手。卡斯兄弟在加入長程基金會以前曾從事旅館業工作，對她一定會有很大的幫助。要使一條載客兩百人的大船保持生態學方面的平衡，可不簡單。天哪，僅是培育供應兩百人吃的食物就是件了不起的工作，更別提同時還要維持大氣的平衡了；光是培養酵母和水栽就佔用了九個人的全部時間。

幾星期以後，卡斯接管了伙食和家務的工作。歐托爾媽媽於是得以專心致力於科學和技術方面的業務——只偶爾還要在烹飪方面照顧一下。

我實在不必爲了伽馬號而情緒低落，因爲那上面沒有一個我的熟人。如果卡斯都能够擺開，重新過正常、有意義的生活，我又爲什麼還要憂鬱消沉呢。其實，我想伽馬號失事並不是使我抑鬱的眞正原因，眞正的原因恐怕還是爲了我的生日的緣故。

餐廳裡有兩架電鐘，由電腦室控制。兩架鐘的上方各懸一個銀行用的大日曆。我們剛出發的時候，它們原是一樣的，都是指的格林威治時間和日期。但是當我們的速度日漸增加，快要接近光速的時候，艾爾西號上的時間和地球上的時間差別就越來越大了。最初我們還把它當個話題，

到了後來我們連看都不看那地球時間一眼了。因爲明明是船上吃午飯的時候，就算知道那是格林威治時間下個禮拜三的凌晨三點鐘，對你又有什麼用處呢？這就跟地球上的時區和國際換日線一樣：不值一顧。甚至於當佩德發牢騷說，值班的時間怎麼訂得那麼特別，我也沒有理會，因爲我自己還不是什麼時候都得值。

因而，有一天半夜。我陡然被佩德一聲口哨吹醒，接着又聽他大喊：「生日快樂！」我竟然楞住了。

（「唔，生日快樂？是誰生日快樂呀？」）

「是你呀，是我呀！呆瓜。你是怎麼啦，難道算不出來嗎？」

（「可是——」）

「稍等，稍等。他們捧着蛋糕進來了。他們要唱祝壽歌了。我現在把歌聲轉唱給你聽吧。」

就在他唱歌的時候，我一躍而起，匆匆忙忙地套上了褲子，奔向餐廳。現在我們這裡正是午夜，餐廳裡闃無一人，只有一盞燈孤伶伶地亮着，但是我仍然能看得清牆上掛的鐘和日曆。不錯，按照格林威治日期，今天正是我們的生日，再用區域時間算一下，我們家現在正是晚餐時刻。但是，這又「實在」不是我的生日。在我們這裡，今天又是另外的一天。反正總不對勁。

「一口氣全吹滅了，」佩德愉快地向我報告着。「這就是說未來一年裡我們兩個人一定萬事如意。湯姆，媽想知道他們有沒有爲你烤一個蛋糕。」

（「告訴她『有』。」）當然他們沒有，不過我不想解釋。媽太容易激動了，我也不想多費





口舌和她說什麼愛因斯坦時間的問題。至於佩德，他當然知道得很清楚。

家人們合送了佩德一隻手錶。他告訴我還有一盒巧克力是送我的。「我可不可以替你打開，替你請客？」我說，「請吧！」眞不知道我到底是應該高興，因爲總算還有人記得我的生日，還是應該不高興，因爲我收到了一份既看不見，又摸不着，更吃不到的禮物。

過了一會兒，我對佩德說我要去睡覺了，請他替我謝謝大家，並向每一個人道晚安。可是這一晚上我都沒有睡着，眼睜睜等到走廊上亮起了燈。

下一個禮拜，船上倒也爲我做了一個生日蛋糕，也爲我唱了生日快樂歌，並且收到許多情意濃厚卻沒有多少用處的禮物——住在同一條船上，在同一個餐廳用餐，向同一個庫房領東西，你又能弄到什麼爲禮物呢？後來，有人大叫：「請壽星致詞！」於是，我立起身來向他們致謝。後來我又請每一位小姐跳舞。不過我始終不覺得那天是我的生日，因爲我的生日早過了。

好像是第二天吧，史提夫舅舅走進我的房間，找到了我，「年輕人啊，這一向你都躲在哪兒呀？」

「啊？沒躲在哪兒呀！」

「別騙人了，」他在椅子上坐了下來，我則躺到了床上。「每次我想找你都看不見你的人。你又不上班，又不作工，你到底在幹嘛？」

我沒有吭聲。大多數的時間我都在這裡，兩眼瞪着天花板。史提夫舅舅繼續往下說：「根據我的經驗，當一個人在船上總是把自己縮在一個角落裡的時候，最好不理他。到頭來，他不是想

通了自已鑽出來，就是想左了，要自求解脫。不論是哪一種情形，反正他是不喜歡有人干預。可是你不同。你是我姐姐的孩子，我對你有責任。每天晚上你都不參加大夥兒玩樂，整天拉長了臉，你到底是怎麼啦？」

「我沒怎麼！」我光火了。

史提夫舅舅毫不理會。「振作起來，孩子。自從伽馬號失蹤，你就不對勁了。是不是因爲這個你的神經就承受不住了？假如是的話，戴醫生有可以給你打氣的藥。別說不會有人知道，就是有人知道也沒什麼可難爲情的——誰都會有這種時候的。我眞不想告訴你我第一次服役時的那種嫌惡心理呢。」

「我想我的心理和你不一樣，」我又認眞地想了一下——也許一樣也說不定，「史提夫舅舅，伽馬號到底怎麼啦？」

他聳聳肩。「也許是它的火炬脫落了，也許是它撞上了什麼東西。」

「可是火炬怎麼可能脫落呢？而且在這裡也沒什麼東西可撞呀！」

「你的兩種想法都有理。可是也許火炬爆炸了呢？那條船在眨眼之間就變成了一團廢鐵，永遠漂浮在太空之中。另外一種毀滅的可能，也許你永遠不會想像得到。你可曾想到過，在我們現有的速度下，這條船擁有的動能有多大嗎？巴巴古博士說，當我們達到光速的時候，我們就會變成一個平平的波面。雖然那時我們仍然可以大吃其肉汁澆洋芋呢，而且不會覺得有什麼差異。」

「可是我們從來沒有眞正達到光速過。」





「這一點博士也指出來了。我應該說『假定』有這回事的。小伙子，你就是爲這件事煩惱嗎？怕我們也會爆炸，像伽馬號一樣？假使眞爲的是這個，我不妨告訴你，不論怎麼死，最壞的莫過於死在床上……特別是老死。但願我不至於走到這一步。」

我們又繼續談了一會兒，也談不出個什麼名堂來。臨走的時候他還威脅我說，假使正規休息以外的時間我還把自己關在房裡，他就要把我拎出去。說完他就揚長而去。我猜史提夫舅舅一定把我的情形告訴了戴醫生，雖然他們兩人都不承認。

反正，第二天戴醫生叫住了我，把我帶到了他房裡，叫我坐下來，和我談話。他的房間很寬敞、零亂，但是舒服。他從來不在診所接見人。

我急於想知道他想和我談什麼。

他圓睜着他那一双青蛙眼，一副天眞無邪的樣子。「湯姆，正要找你。」他拿起一疊打了洞的卡片。「看見沒有？這一個禮拜我已經和這麼多人談過話了。我不裝模作樣做點事，怎麼能混到我的薪水呢？」

「您不必在我身上浪費時間了，我正常得很。」

「可是，湯姆，我高興浪費呀。心理學這一門還眞妙。你用不着消毒、動刀子；你用不着檢查別人的髒喉嚨；你只要坐着，假裝專心聽別人講他小時候不喜歡和別的小小孩一起玩就行了。現在，你請說吧。愛說什麼說什麼，我先打個盹兒。請你說得多一點，好讓我把昨天晚上打撲克熬夜欠的覺都補回來。」

我在想說些什麼好呢，結果什麼也沒說。就在這個當兒，佩德叫我了。我告訴他我正在忙，請他待會兒再找我。戴醫生注視着我的臉，突然說，「你心裡在想什麼？」

我說，等一下沒關係，是我哥哥想找我說話。

「哦，湯姆，就談談你哥哥吧。在地球上的時候我沒能多認識認識他。」

等我發覺的時候，我已經和他講了一大堆佩德和我的事。他很容易交談。有兩次我以為他已經睡着了，但是每次我一停，他就坐直了身子問我另外一個問題，於是我就再打開話匣子繼續說下去。

最後，他說，「湯姆，你知道嗎？心理學家對於同卵孿生特別感興趣——遺傳學家、社會學家和生化學家就更不用說了。你們由同一個卵子出生，是兩個有機複合體間最相近似的一對，後來逐漸發展為不盡相同的兩個人。這些差別是後天的關係嗎？還是另有其他原因呢？」

「大夫，您指的是靈魂嗎？」我想了一想說。

「嗯，留到下個禮拜三再問我吧。人有時候會有個人的意見，它和他公開的科學上的意見不一樣。不過，這都不要緊，主要的是你們這些會心靈感應的双胞胎實在有趣。我時常冥想，生存空間計劃大概也不會例外，它無意中的收穫恐怕要比計劃中的收穫大得多呢。」

「什麼叫無意中的收穫啊？」

「所謂無意中的收穫就是說你本來想挖蚯蚓，誰知却挖出了金子來。在科學界，這是常有的現象。這也就是『無用的』純研究性工作往往會比『實際有用的』工作更有用的原因。現在我們





還是來談談你吧。你的困難必須由你自己來解決。我無能為力。不過我們也不妨當它好玩來研究研究，假裝我有辦法能解決，好讓我有個理由領薪水如何？現在有兩件事我認為是很明顯的。第一，你並不喜歡你老哥。」

我正想抗議，他却不容我開口。「你聽我說完，你憑什麼敢說我不對？你的理由是：因為從一生下地開始，別人就敎你要愛他。同胞手足總是相親相愛的，這是我們文明的基礎，就像媽媽做的蘋果派一樣。通常一般人對於幼時別人敎他的話大都確信不疑。但是事實上，兄弟姐妹之間往往有更多的理由，更多的機會互相仇視。

「可是，我是喜歡佩德的，只是——」

「只是什麼？」我話還沒說完，他就接過嘴去。

我沒有回答。他又說，「只不過你有各種的理由不喜歡他。他指揮你，他欺侮你，他强取豪奪。直接弄不到手，他就利用你們的媽媽，說服你們的爸爸，來達到他的目的。他甚至於霸佔你的女朋友。你憑什麼喜歡他？假使他是一個和你沒有親屬關係的人，假使他不是你的孿生兄弟，他這樣對你，你還會喜歡他嗎？你會不會恨他呢？」

我覺得滿不是味兒。「大夫，我認為這樣說對他不大公平。我認為他之佔便宜也不是有心的……而且我相信我們的父母也絕不偏心。也許只不過是我自己對自己不免有失望之感罷了。」

「也許你是這樣。也許你說的不是良心話。也許你是當局者迷。但是，問題在於你的確存這種感覺……而你怎麼也不會去喜歡這樣一個人——除非他是你的同胞弟兄，所以你就非『愛』他

不可。這兩種想法互相爭持不下，你的內心也勢必寢饋難安，直到你分別出孰眞孰假爲止。這一切都在乎你自己了。」

「但是，大夫，請別再說下去了。我眞的是喜歡佩德的。」

「你是嗎？那你就得把這麼多年來他一直讓你吃虧的這種想法從腦子裡挖出來，扔得遠遠的才行。我倒不大相信你會喜歡他。你只是戀舊而已——我們對我們用久了的東西，好像舊鞋啦，舊烟斗啦，都會有一種特別的感情。就算是魔鬼吧，認識的魔鬼也比不認識的來得好些。你對他很忠誠。你需要他，他也需要你，如此而已。但是，『喜歡他』，太不可思議了。話說回來，如果你想得通，現在你已經再也沒有任何必要來『愛』他或是『喜歡他』了。現在你或者可能慢慢地對他有點兒喜歡；你也可能對他逐漸地多容忍一點，但是我依然不認爲你會喜歡他。他實在不是一個討人喜的傢伙。」

「你這話說得不對，佩德一直是很有人緣的。」

「跟我可沒緣，呃，湯姆，我沒跟你說實話，我實在是很瞭解佩德的。老實說，你們兩個人都不怎麼討人喜，你們太相像了。別生氣。我受不了所謂『好人』，太好的人婆婆媽媽的，令我反胃，我喜歡脾氣壞但是心腸好，知道自重的人——從我的職業觀點看，那是難得遇到的對象。你們兩兄弟都很自私，一個半斤，一個八兩，只不過他比你更成功罷了。不過，他倒是眞心喜歡你的。」

「什麼？」





「不錯，就像喜歡一條呼之卽來的狗一樣的喜歡。在不侵犯他的權益的情形下，他覺得他在照顧你。但是在他的內心，他看不起你，他認爲你是弱者——而且在他的心目中，事事仰人鼻息的人是沒有權利爭取這、爭取那的，只有像他這種人才有資格。」

我仔細地咀嚼，越想氣越大。這的確是佩德對我的感覺——好像是在護衛着我，讓我也能拿到一塊蛋糕，其實是他已經拿到一塊更大的了。

「另外一件明顯的事實是，」戴醫生繼續往下說，「你和你哥哥都不願意跑這一趟。」

這話可眞是太離譜了。我張大了嘴巴，半天說不出話來。戴醫生看着我，「怎麼，想說什麼嗎？」

「是啊，大夫，這是我所聽到過的最最荒唐的話了。佩德和我之間的問題是我們兩個都想來，但是又只能來一個。」

他搖搖頭，「你們完全弄擰了。你們兩個都想留下，但是又只能留一個。結果，外甥打燈籠，照舊，你哥哥佔了上風。」

「不對，他沒有……哦，對，他是佔了上風，不過不是留下，而是上船。要不是發生了意外，來的還不是他嗎？」

「『意外』，姆，不錯。」戴醫生双手抱腹，低頭默坐，好久都不說話，我還以爲他睡着了呢。「湯姆，我想告訴你一件事，雖然與你無關，但是我認爲你應該知道。我希望你絕對不要和你双胞胎哥哥提起它……如果你提了，就證明你不守信用。因爲這對他不好，懂不懂？」

「那就別說。」我使着性子。

「閉嘴，好好給我聽着。」他打開了一個卷宗。「這是你哥哥的手術報告，用的是我們醫生的術語，爲的是不讓病了曉得。你不會看得懂。它是從聖瑪利亞號上轉過來的。你想知道他們替你哥哥開刀以後他們發現了什麼嗎？」

「呃，知不知道都沒有關係。」

「他的脊椎骨一點毛病也沒有。」

「啊？你不是想告訴我他是裝作不能動的吧？我可不相信！」

「別緊張，裝倒不是裝的，他的腿『是』癱瘓了。他不可能裝得連神經科醫生都騙過去。我也曾親自爲他檢查過；你哥哥是癱了。沒錯，但却不是由於脊椎受傷——這我是知道的，替他動手術的醫生也知道。」

「可是——」我甩甩頭，「我實在是太笨。」

「我們誰不笨呢，湯姆。人的頭腦眞不簡單，不但不簡單，而且複雜得很呢。在表面上的是有意識的意向，它有自己的理想和慾望，這些理想和慾望有的是眞正屬於他本身的，有的是由宣傳和想在人前裝出一付好人樣子的需要而形成的。但是在表面之下，另有潛意識的意向，盲目、愚蠢、狡詐，它通常另有一套不同的慾望和動機。它希望自行其是……當它的目的不能得逞的時候，它便不擇手段，務必達到目的而後止。要想生活過得平平安安，關鍵在於要找出你的潛意識的慾望究竟是什麼，然後以最低的代價來滿足它，使它不至於令你精神崩潰。湯姆，你知不知道





什麼是精神病？」

「嗯，精神病嘛……就是瘋子嘛。」

「我們希望儘量避免用『瘋』這個字。精神病就是一個可憐的人，他拋棄了一切所有，赤裸裸地奔向這個世界，只爲滿足他潛意識的願望。他作了一個決定，却是一個毀滅性的決定。我的工作便是幫別人作一個不會毀滅他的決定——正像一位好律師。我決不勸他逃避，只是盡可能替他作最妥善的安排。

「我所看出來的是，你哥哥總算想出了一個辦法，與他的潛意識作了一項很有利的妥協。特別是在沒有專業人員幫助的情形之下，那實在是一項很高明的辦法。他的有意識的意念簽了合約，但是他的潛意識的意念却斷然拒絕。爭執如此劇烈，一定會有人被毀，但却決不是令兄。他的潛意識決定趕快製造一次意外，要能構成殘廢的意外。他做到了，而且是眞的殘廢，不是假的殘廢。於是你哥哥就光榮撤退了。後來，當他不可能參加這次飛行的時候，醫生便給他做外科手術。其實醫生只給他做了一點小小的骨頭校正手術而已。可是人家告訴他說，他的癱瘓會好——他果然好了。」戴醫生聳聳肩。

我仔細地想了一想他這一番話，越想越糊塗。意識和潛意識，這些玩藝兒我在學校都學過，考試也及格……但是現在都還給老師了。戴醫生雖然長篇大論，講得舌敝唇焦，但是有一項無可迴避的事實，就是佩德和我兩個人的確都想來，而佩德來不了的唯一原因就是那次意外使他受了傷。癱瘓的人也許有點歇斯底里。他也許恐懼過度，因而認爲自己的傷勢比實情來得重。但是這

些都沒有什麼分別。

可是到了戴醫生嘴裡，意外好像竟不是意外。好吧，那是什麼呢？也許佩德心裡怕得要死，而又羞於讓別人看出來——我還是不相信他在山邊是故意摔倒的。

不管怎麼說，有一件事戴醫生是鐵錯的：我的的確確是想來的。哦，我也許有點害怕，而且我知道我剛來的時候我很想家，但是這些不都是自然的現象嗎？

（「可是後來你又爲什麼那麼悶悶不樂呢，傻瓜？」）

說話的不是佩德，是我，在自言自語。呸，也許是我的潛意識，忽然大聲說起話來。

「大夫！」

「怎麼樣，湯姆？」

「您說我不是眞的想來？」

「好像是那樣子。」

「可是您說過潛意識往往戰勝意識。您這豈不是自相矛盾？」

他嘆了一口氣。「我說的不完全是那個意思。也許我說得太多太快，你不能完全接受。潛意識是愚昧的，也比較慢。你的情形是根本來不及安排像滑雪受傷這一類的事件，但是它是倔強固執的。它是在要你回家……而你辦不到。但是它又是不講理的。它只好嘮嘮叨叨，向你要求你辦不到的事情，就像小孩子哭哭啼啼要月亮一樣。」

我聳聳肩，「聽你這樣說，我簡直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請你別這麼愁眉苦臉的好不好。心理衛生的功能是糾正可以糾正的錯誤，適應不可避免的環境。現在你一共有三條路可走。」

「我倒覺得我無路可走！」

「有，有三條。第一條，你繼續鑽你的牛角尖，胡思亂想，直到你想出一個你的潛意識能夠接受的幻覺……一種精神上的調整辦法，也就是你所說的『瘋』了。第二，還像現在這樣混日子，既不開心，對你自己和你的船友都沒好處。第三，你可以認眞地研究研究你自己的意念，找出它眞正的需要，告訴它哪些是辦不到的，以及辦不到的原因，然後再以那些辦得到的爲基礎，和它進行合理的談判。假如你有勇氣、有見識，你就該試試這最後一條路。不過這條路走起來可不容易哦。」他注視着我，等待我的反應。

「呃，我想我是該試它一試。可是，怎麼個試法呢？」

「反正不能成天躲在房間裡唉聲嘆氣，懊悔這樣，懊悔那樣就是了。」

「我舅舅史提夫，我是說羅卡士隊長。」我吞吞吐吐地告訴他，「也是這麼說，他說我應該多和別人來往，我想他說的不錯。」

「當然，當然，不過這樣還不够。除了在生活上能和大家打成一片，你還要認識自己，把自己瞭解得一清二楚。」

「好吧，但是怎麼個做法呢？」

「光是每天下午坐在這兒，由我拉着你的手，讓你談你自己，這當然是不行的。我看……我

建議你把它們寫下來。譬如說，你是誰，你都到過些什麼地方，你怎麼會到此地來的等等。你能把這些完完全全地寫出來，也許你就可以看出『爲什麼』和『該怎麼做』了。不斷地往深處發掘下去，你或許可以發現你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你想要的是什麼，你可以得到的又是些什麼。」

我一定一臉的爲難相，因爲他說，「你平時記不記日記？」

「有時記，我身邊就有一本。」

「好，就拿你的日記作大綱。『湯姆‧巴萊特的生活與時代』。把它寫得完整一點，而且要說實話——完完全全的實話。」

我仔細考慮一番。人多少總有點事是不願意讓別人知道的。「大夫，寫完了你大概是要看的吧？」

「我？哎呀，老天爺。我哪裡有那麼多空？孩子，這完全是爲你自己記的呀！你寫的時候就當你對自己一丁點兒也不認識，一切都必須加以說明似的。你只當你已經快要喪失記憶了，所以才需要寫下來，以備將來仍舊可以將前塵往事連續起來。」他皺着眉頭，好像很不願意說似的，「如果你發現有什麼重要大事，非要第二者參加意見不可的話，我也許可以勉強抽個空，幫你看一點，但是我可不敢說一定。總而言之，你要爲你自己而寫，爲一個將患健忘症的病人而寫。」

於是我告訴他，我願意試試看。而且我的確試了。我看不出它有什麼特別的用處。（不過我不再委靡不振倒是眞的。）而且我也實在沒有時間做他要我做的這種事。我必須加緊把最後這一段趕出來，因爲今天晚上是我這一個月來第一次休假呢。





但是，令你大爲吃驚的是，當你一旦認眞去回憶的時候，你才會發現你記得起來的事原來是如此地豐富！

# 十　人際關係

艾爾茜號上的變動眞大。舉一個例：我們現在正走到顚峰，再過去便是下坡了，船必須儘量減速。大約還有六個月（船上時間）我們就可以到達陶賽蒂。

對不起，我說得太快了。自從我開始寫日記以來，已有一年之久（船上時間）；自從我離開地球已有十二年（地球時間）。但是，不必再提地球時間了；它根本就沒有了任何意義。我們在船上已有十三個月（船上時間），這一段時間內發生了很多事。佩德已經成家，不對，這是發生在地球上的，我們免談。

也許我們該從另一宗婚姻談起。曲佛斯和鍾美玲共結秦晉之好。這一件婚事贏得了普遍的讚美——只有一位工程師例外，因爲他本人也鍾情於美玲。它也使我們這些『畸型人』和火炬推進器管理員之間前嫌盡釋，言歸於好，特別是當傅立克中校挽着新娘走過餐廳的甬道時，神色既驕傲又莊嚴，好像她眞是他的女兒；這一對眞是天造地設：曲佛斯三十歲不到，鍾美玲大約二十二歲。

值更表重排了一次，結果馬白璐和我排成了一班。我一向都很喜歡白璐，但是也沒有對她特別注意。她是那種你一看再看才會發現她美的女孩子。但是她看起人來的眼光和一般人不一樣，當她看你的時候，會讓你自覺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在和她同班值更以前，我總有意無意地和女孩子們保持點距離，我猜是「忠於毛娣」的心理作祟。但是自那以後，我自己問自己，「湯姆，你這個老小子，你為什麼不交女朋友呢？毛娣已經完全不在你的生活範圍以內，就跟死了沒有兩樣，可是你還要在這個飛奔的桶子裡活下去呀！」

我並沒有採取任何激進的手段，只是盡量享受白璐和我的交往——而這樣的交往却越來越頻繁了。

我曾經聽說，當各種動物雙雙對對登上方舟的時候，諾亞把它們分別雌雄，安置在船的左右兩側。艾爾茜號可不是這種作法。曲佛斯和鍾美玲就是在船上發現他們互相瞭解，可以白首偕老的。船上有一小半人在上船的時候便已是夫妻。剩下的人只要雙方有意，絕不會受到什麼阻礙。

可是雖然沒有一絲故意安排的痕跡，我們無論做什麼却總是有人作伴，很少落單的時候。表面看來，雖然不像是有計劃的，但是，一定是有的。因為假如在熄燈以後，有人在走廊上話別話得時間久一點，麥老爹就「正巧」會起來到走廊上踱來踱去；要不然便是歐托爾媽媽，「剛好」出來去替她自己沖杯巧克力，好幫她入睡。

再不然，乾脆就是船長本人。我總疑心他的腦袋背後長眼睛，所以船上的事什麼都瞞不了他。我甚至於認為歐托爾媽媽也可能是，還有麥老爹，說不定是個廣幅的測心人，只是他夠謙虛、





夠機伶，以致別人不容易發現罷了。

但是，好在大家都能適可而止，不過分。假如有人願意試嘗吻的滋味，誰也不會介意，但是像其他社會所常有的那種轟動一時的醜聞，船上還從來沒有發生過。我所以敢保證沒有，是因為在船上如果發生了這種事，根本不可能沒有人議論。而且也沒有人覺得有任何不能隨心所欲的壓力存在。白璐和我當然也沒有做過引人非議的事。

不過我們互相佔用對方時間的情形却越來越多。值班和不值班的時候都是。我也並不急着想結婚，不過覺得結婚的念頭越來越重要倒是真的。她不時用帶有佔有性的眼光看我，傳遞通訊文件的時候，我們的手偶然接觸到，總會感覺到那跳躍的火花。

我覺得人生充滿了歡樂，我的體重增加了四磅，思鄉病當然也霍然而癒。

白璐和我養成了一種習慣：每下了夜班之後，一塊兒到備餐室去弄點宵夜吃。歐托爾媽媽很開明，備餐室從來不落鎖。只要想吃，進去總找得到吃的東西。她說，這不是監獄，這是我們的家。白璐和我或是做一份三明治，或是調配一種新飲料，一邊吃，一邊聊。吃飽了，聊夠了才去睡覺。我們不在乎吃什麼，我們在乎的是屬於我們兩人所共有的那一份溫馨。

有一天，白璐和我下了班，餐廳裡空無一人。玩撲克的早已散了場，就連下棋的也沒有了。我們走進了備餐室，準備烤乳酪三明治吃。備餐室相當狹窄。當白璐轉身去開小烤箱的時候，她和我擦身而過。

一股清幽的髮香飄來，像苜蓿，又像紫羅蘭。我伸手環住了她。

她沒有故作驚惶，只一眨眼的光景像是失去了知覺。隨即便放鬆了。

女孩子眞要得。她們不但柔若無骨，而且，依我看，體溫至少比我們高五度——雖然體溫計上量不出來。然後，我低下頭，她仰起了臉，閉上了眼睛——啊，一切都變得那麼美好。

我們擁吻了大約只有一秒鐘，我知道她和我一樣地深深陶醉其中。

然後，她忽然像個摔角家似的，努力掙脫了我的懷抱，身子抵住我對面的櫃臺，模樣兒狼狽不堪。我也一樣。她連看都不看我，兩眼視而不見，好像在注意傾聽……於是我懂了，這是她和地面上交通的慣有神態。只是她現在的神色顯得很不高興。

「白璐，怎麼啦？」

她不回答，返身就要出去。她走了沒兩步，我就追上了她，緊握住她的手腕，「怎麼，生我的氣了？」

她摔開了，這時才好像意識到了我的存在。「湯姆，對不起，」她嗄聲說，「是我的姐姐在生氣。」

我從來沒有見過馬佩馨，現在也無意認識她。「哦？好吧，那我——」

「湯姆，我姐姐不喜歡你。」她斬釘截鐵地說，好像這樣便足以說明一切了。「再見。」

「可是……」

「再見，湯姆。」

早餐的時候，白璐仍舊和往常一般地可愛，只是在遞麵包卷給我的時候，火花不再跳躍。那





一天，魯卜重新安排了值班表，我一點兒也沒有覺得意外，當然更沒有去追問原因。白璐並不躲避我，甚至於在有舞可跳的時候，她還來和我共舞。只是火熄滅了，而我們兩個人誰也無意來點燃它。

過了好一陣以後，我把這件事告訴了范豪登。我沒有得到預期的同情。「你以爲你是第一個被門軋到手指頭的人？記住你老爺爺范豪登的話，白璐是個可愛的小姑娘，但是即使是最高貴的圓桌武士加拉哈德爵士騎着大白馬來了，想和白璐說說話，也得先問問佩馨的意見。我敢跟你打賭，她一定是說『不』。白璐情竇初開，她是願意的，但是佩馨絕不會批准任何味道比『熱麥片粥』更可口的東西。」

「這也實在太過分了，你要弄清楚，我現在可是一點都不在乎了，但是她姐姐這樣做會毀了她一輩子。」

「那就是她的事了。拿我自己的事來說吧，幾年前我和我兄弟狠狠地打了一架。從那次以後，我們就達成了一項協議，我們以合夥做生意的方式合作。撇開此話不談，我要問你，你又怎麼知道白璐對佩馨不也是如此呢？說不定還是白璐開的端呢。」

這一椿事並沒有影響我對女孩子的好感——包括那些有心靈感應能力的雙胞胎在內——反而使我更能和她們和愛相處了。但是有一段時期我和麥老爹見面的機會比較多了一點。他喜歡玩骨牌，晚上我們玩完骨牌以後，他還喜歡談小糖餅——當然，也要和她交談。他會拿着她的大照片左看右看，於是我也跟着他看，於是我們三個人一起聊天——由麥老爹做我們兩人的傳話筒。她

眞是一個可愛的小女孩，認識一個六歲大的小娃娃，其樂無窮，因爲她們一腦門子都是稀奇古怪的想法。

有一天晚上，我還是看着她的照片，在和他們聊天，我偶然想到時間過得很快，而且黃毛丫頭十八變，小糖餅的樣子一定和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我忽發奇想：「麥老爹，你爲什麼不叫小糖餅寄張照片給駱德士的兄弟，請他把它傳給駱德士，然後德士就可以給你畫一張跟這張同樣好的畫像。不過，一定得是近照才行，才能讓你看到她現在的模樣。怎麼樣，小糖餅，這不是個很好的主意嗎？」

「用不着！」

我看着看着照片，突然嚇了一跳。影中人竟然換了一個。其實不是換，還是原來的那個小娃娃，只不過長大了一點。她缺了一顆門牙，髮型也不同了。她竟然是活的，不是一張天然彩色的立體照片，而是活生生的。兩者絕不一樣。

但是等我眨眨眼再看時，它又是原來那張老照片了。

我嗓子都啞了：「老爹，是誰說的用不着？是您，還是小糖餅？」

「怎麼啦？是小糖餅說的，我只是替她傳話。」

「可是，老爹啊！我聽到的是她呀。」我把照片的事也告訴了他。

他點點頭。「不錯，是這樣的，小糖餅還叫我告訴你，她的門牙已經長出一點兒來了。」

我覺得很不安，「老爹，我是身不由已，剛才突然闖進了你們的秘密的波長。」





「我知道。小糖餅也知道。你不是闖進來的；更何況多一個朋友總是好的。」

我仍舊在思索這件事。它比當初佩德和我發現我們能夠心靈感應的情形更難理解。「呃。老爹，你想我們可以再來一次嗎？小糖餅？」

「不妨試試看。」

結果是不成功……只有在小糖餅說「湯姆，再見」的時候，我才又聽見了她的聲音，而且和麥老爹一樣地清楚。不過，我還是不敢說一定。

上床後，我把這件事告訴了佩德。經過我的一再保證確有其事，佩德大感興趣。「老弟，它大有深入研究的價值。我得把它錄下來。馬貝兒博士一定會爲它忙得團團轉。」

（「且慢，讓我先問問麥老爹看。」）

「好吧，說什麼那也是他的孩子……提到他的孩子，我是不是該去看看她？有我們兩人一頭一個，也許比較容易弄通些。她住在哪兒？」

（「約翰尼斯堡。」）

「唷，可眞不近呢。不過假使馬博士發生了興趣，再遠長程基金會也會送我去。」

（「也許吧，不過還是讓我先和麥老爹商量商量。」）

結果，麥老爹先和戴醫生談了。他們叫我進去，戴醫生希望馬上試一試。我還從來沒有看見他這麼興奮過。我說，「我當然願意試，不過不知道會不會有結果。昨天晚上再試就沒有成功，我想那一次只是僥倖罷了。」

「僥倖?見鬼。有了一次就一定會有第二次。我們一定得研究出在什麼情況下一定做得到。」他盯着我，「少少地用一點安眠藥，反對不反對?」

「我?當然不反對。不過安眠藥對我不容易發生作用。」

「是嗎?但是根據你的紀錄，亞諾德博士已經證明了那並不是辦不到的。姑且把我當作是她好了。」

我差一點當着他的面笑出聲來。如果他像亞諾德博士，我豈不是成了埃及艷后克里奧派屈拉了?但是我還是答應了他。

「你們兩個人所需要的只是輕度的昏睡狀態，它可以幫你們驅除雜念，使你們容易接受。」

我不懂輕度的昏睡是一種什麼感覺。我既沒有感覺，也沒有睡着。

但是我開始聽到小糖餅說話了。

根據我的揣測，戴醫生的興趣純粹是科學方面的。凡是有關心靈感應的任何新發現，都可以將他從慣常的痲木中喚醒。麥老爹認為戴醫生是急於要建立一個新的心感傳訊電話。言外之意，麥老爹已經意會到他是不可能長生不老的。

其實他要暗示的還不止於此。他還很巧妙地讓我知道，如果有那麼一天，他的大限已到，他很希望能知道有一個他所信任的人肯來照顧他的寶貝。他既然沒有明着說，我當然也不必明着答。我們只是意會——這實在是我畢生最大的榮幸。我嘗自問，我是否值得他的重託呢?因此我暗





中決定，如果眞有那一天，我一定要努力以赴，決不能辜負他。

我既然已經能和小糖餅對談，現在當然也可以和麥老爹「對談」了。但是除非三個人在一起，我還沒有那樣做過。在不是必要的情形下，心靈感應實在是一種負擔。除了有兩次做實驗，證明沒有麥老爹我也可以叫通她以外，我從來沒有自己叫過小糖餅。要想能夠互通，須要用藥。假使有什麼人在以那個「波長」呼叫，麥老爹即使睡着了也會被吵醒。如果不是做實驗，我就不去打擾她，因為除非她自己願意找個伴聊聊，我就不該擅自闖進一個小姑娘的思想裡去。

佩德就在這件事發生以後不久結了婚。

# 十一　逸失量



自從戴醫生揷手以後，我與佩德之間的關係改善了許多。我表示了我恨佩德、看不起佩德以後，倒反而既不恨他也不看不起他了。我用絕不無緣無故打擾他的辦法竟治好了他好無緣無故打擾我的毛病——他可以關掉鬧鐘，他可關不掉我。我們訂下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原則，因而相處得更融洽了。我發現我現在竟然深深在盼望我們所定下的聯絡時間，而且我也終於——不是再度——明白我實在是喜歡他的，因爲我以前從來沒有覺得對他有過這種友善的感覺。

但是，即使在我們的關係越來越親密的時候，我們之間的聯繫却越來越疏遠了；因爲「逸失量」追上了我們。任何人從相對論的公式裡都可以看得出來，彼此之間的關係線並不是一根直線；在開始的時候甚至很難察覺，但是却逐漸加甚，有如魔鬼在天秤的那一端不斷地增加分量一樣。

在達到光速四分之三的時候，他抱怨我說話爲什麼總是慢吞吞的，我却覺得他嘰哩呱拉，快得聽都來不及聽。及至到了光速十分之九的時候，我們說話的速度幾乎成了二與一之比，不過我

們已經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所以我就故意說得快些，他就故意說得慢些。

等到了百分之九十九的時候，比數已經成了七比一，我們只能勉強使對方瞭解彼此在說些什麼。那一天傍晚，我們完全失去了聯絡。

所有別的人也都遭到了同樣的問題。當然，心靈感應是瞬卽的。至少我們之間相隔億兆哩的距離，並沒有造成任何遲延的情形；甚至於像月球和地球間通電話的那種模糊不清都沒有。訊號的強度也絲毫沒有減弱。但是腦子終究是血肉之軀，思想也需要時間……而我們各自的時間率是不能加以控制的。我的思想太遲鈍（根據佩德的看法）他無法慢下來等我；至於他呢，我不止一次地知道他是在嘗試要聯絡到我，但是就傳達信息的意義而言，在耳機裡所聽到的只是一聲聲的尖叫而已。

現在連駱德士都不行了。他的双胞胎兄弟沒有辦法把精神集中在一副畫上那麼久，久得能讓德士「看」到它。

對於我們全體來說，這都是够糟的。聽得到聲音是不錯的，但是聽不清他們說些什麼，關又關不掉。也許精神病學裡的若干奇特案例根本就不是瘋了，只不過那些不幸者調頻時被調進了一種不良的波長罷了。

起初，麥老爹所受的打擊最大，整個晚上我都陪他坐在一起，兩個人試了又試。後來，忽然間他又恢復了往日的安詳。小糖餅正在想念他，這他是知道的。既然如此，語言還有什麼必要呢。





白璐是唯一一位因禍得福的人；她脫離了她姐姐的掌握。有人眞正地吻到了她。這也許是她生平的初吻呢。不過吻她的人並不是我；我只是正好蕩到飲水機那兒，想喝杯水，無意間闖到罷了。吻她的是誰？不說也罷，反正是誰都沒有關係——說不定在那樣的情形下，連船長她都可能會去吻哩！可憐的白璐！

除了耐心等待以外，我們別無他法。船與船之間還是有聯絡的，因爲我們是以同樣進度加速的。我們的話題始終離不開這種進退兩難的情況，顯然它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只有在一種意義之下，這種情形才會顯得並不重要：除非等到我們的速度減低，開始探察我們所前往的星球時，我們根本無可報告。但是在另一方面，艾爾茜號在以光速航行時，我們所用的時間對我們來說也許很短，但是在地球上說不定已是整整的十年。事後我們才知道，戴醫生、其他船上的他的同行，以及長程基金會方面都在擔心經過一段時間以後，究竟還會剩下多少對能工作的心靈感應通訊員，他們並不是杞憂。事實已經證明分開得太久以後，雖是同卵双胞胎，也可能失去心靈感應的能力——這便是他們爲什麼要選擇年輕人的另一原因。大多數的双胞胎在成年以後就分開了。

不過，到那時爲止，我們在生存空間計劃裡還沒有被「分開」過。不錯，我們每一對之間都隔着難以想像的距離，但是因爲我們定期值班，卽使除了新聞之外沒有什麼特別消息可以傳遞，每天的聯絡和經常的實習却是從未中斷過的。

但是，像現在這樣斷了聯絡，過了幾年以後，對於每對心感通訊員之間親密的關係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這個問題並沒有令我操心，因爲我還不知道有這麼回事。我是從歐托爾先生那裡

得到的消息，它使我想到再過兩個禮拜(船上時間)以後，我們就又可以回到使我們能彼此聽得懂的情況之中了。同時，不值班也沒有什麼不好。我爬上床，儘量不去理會我腦袋裡的聲聲尖叫。

我被佩德叫醒了。

「湯姆，答應我啊，湯姆。你聽見我在說話嗎?湯姆，回答我啊!」

(喂，佩德，我在這兒啊!」)我醒透了，一躍下床，站在地板上，興奮得差點說不出話來。

「湯姆啊湯姆，能再聽到你的聲音眞是太好了。好傢伙，已經兩年了呢。」

(「但是——」)我剛想辯，想想又算了。對我來說，還不到一個禮拜呢。我該先看看格林威治時間的日曆，並且與電腦室核對一下，才能知道在佩德來說，究竟過了多少時間。

「湯姆，讓我先說，我沒有多少時間可談。過去六個禮拜，他們給我用了藥，還催了眠。經過這麼久我才能跟你聯絡上。他們不敢讓我這種情形繼續太久。」

(「你是說你現在還在催眠中?」)

「當然啦，否則我根本就沒辦法和你聯絡上。現在——」他的聲音消失了一下。「對不起，他們必須停一下，再給我打一針，並且把營養品注射進靜脈裡。現在你開始把工作時間表錄下來吧：范豪登……」他滔滔不絕地講出正確的格林威治時間（到秒爲止）和日期，當我向他回報的時候，他的聲音又消失了。我只捕捉到一聲尖尖的「再見」，然後便什麼都聽不見了。

我套上褲子，連鞋都來不及穿，便奔出去喚醒船長，全船的人都起來了。雖然在船上來說，現在還是晚上，可是本來應該在白天才開的燈，通統都亮了，歐托爾媽媽正在煮咖啡，每一個人





都在議論紛紛。相對論學家都擠在電腦室裡。朱珍妮正在推算范豪登和他的孿生兄弟通話的時間(船上時間)。她來不及用電腦，因爲他是名單上的第一位。

范豪登按照規定的時間沒能和他的兄弟聯絡上。每個人都不免憂心惶惶。珍妮哭了，因爲有人怪她不用電腦而用心算，準是算錯了相對時間。但是巴巴古博士親自用電腦複核了一遍，算到了小數點後九位。然後他冷冷地宣佈說，大家以後若能不再責備他的屬下，他將感激不盡，因爲那是他的權利。

馬上杜露莉和她的姐妹聯絡上了，大家這才覺得好一點。船長透過珈瑪發了一個信給旗艦。回文說，另外兩條船，鸚鵡螺號和哥倫布號也恢復了聯絡。

接班的人再也不吊兒郞當，我們經過裝備室的時候也不停下來去抓點吃的了。如果經過電腦複算的時間說你的對手準備在三點十七分零六秒發報，你會從三點鐘就去等了，而且，絕不是賭說，這時錄音機已經在轉，麥克風也在你的嘴邊了。我們在船上的固然輕鬆，但是我們都知道我們的對方却得受罪，又是催眠，又是烈性藥，才能與我們保持聯絡——戴醫生對此頗不以爲然。

沒有時間可以供你聊天，在你的孿生兄弟恐怕要花一個鐘頭才能發出一個字的情形下，你怎麼能閒聊呢。你首先要把對方的話錄下來，千萬不能掉以輕心，然後立刻把船長要發的公文發出去。假使還剩一丁點兒的時間可以談話，行。但是通常是沒有的……這便是爲什麼我把佩德的婚事弄混了的原因。

是不是，你瞧，在我們從上昇變成減速的兩個禮拜當中，我們的速度達到了最高峯。這兩個

禮拜約相當於地球上的十年。平均算起來，這是二百五十比一。但它並不完全是平均的；在這一段時期中的當中的那一段，逸失量也大得多。我問過歐托爾先生最多是多少，他只搖搖頭。他說，沒有辦法算得出，可能誤差比他正在研究的無限小值要大得多。

「讓我們來打個譬喻吧。幸好我們船上沒有花粉熱，不然若是誰打個大噴嚏，說不定會把我們推進無底深淵。」

他當然是在說笑話。據朱珍妮說，當我們的速度接近光速的時候，我們的質量也接近了無限大。

然後，緊接着整整一天，我們又陷入了無法聯絡之境。

有一天，在一次「尖峯更」（每次絕不超過兩分鐘——船上時間）快要完了的時候，佩德告訴我，他和毛娣快要結婚了。我還沒來得及向他道喜，他就沒了聲音。我想對他說，毛娣現在結婚年齡未免太小了，他是不是操之過急呢，但是沒有機會，我們之間的聯絡已經斷了。

說良心話，我實在不是妒忌。我是經過一番自我檢討，發現我連毛娣的長相都已記不清楚了，所以才能大膽說我不是妒忌的。當然，我還記得她一個大概——金髮，有點獅子鼻，夏天，鼻子附近會長出點雀斑。但是想像她的面貌時，總不如白璐或珍妮的清晰。因此不免覺得我對好多事情似乎都脫節了。

我倒還記得對照一下格林威治時間，請珍妮將我上次值更的確實時間換算爲格林威治時間。我這才發現要批評佩德未免太糊塗了。佩德已經二十三歲，毛娣也過了二十一，快滿二十二了。





第二次聯絡的時候，我總算說了恭喜，但是佩德沒有機會回答。再下一次，佩德回答了：「謝謝你的恭喜，我們已經用媽媽的名字當作她的名字，不過我以爲她將來長得會像毛娣。」

我大吃一驚，趕緊再去求珍妮幫忙。結果發現一切都正常——我的意思是說，一對夫婦結婚兩年，生了一個女娃娃，這有什麼可大驚小怪的呢？

總而言之，這兩個禮拜之中，還有許多事情需要我大加調整。起初，佩德和我同歲。過了兩個禮拜之後（我認爲那就是我們無法交談的時候），他却比我大了十一歲，而且已經有了一個七歲大的女兒！

我不再把毛娣想像成一個小姑娘模樣，一個我曾經醉心過的女孩子。我想她現在可能已經發胖，行動懶散，整天爲家事操勞——她從來就捨不得不吃巧克力糖衣奶油餡餅。事實上，佩德和我越來越疏遠了，因爲我們之間現在已經很少有相同的地方。船上閒聊扯談的資料，在我都算大事，他却聽了嫌煩；反過來說，他有興趣的那些玩藝兒，也引不起我的興趣。我們通訊的效能依然良好，但是那和兩個陌生人通電話沒有分別。正當我逐漸喜歡他的時候，他却離我越來越遠了。

雖然如此，我却非常想看看我的小姪女兒。從小糖餅那裡，我知道小女囡比小狗好玩，甚至比小貓都更可愛。我想起那次爲了小糖餅所想起的主意，於是就去向駱德士求助。

他一口就答應下來；只要有機會可以炫耀他的繪畫天才，他是絕不肯放過的。此外，這些日子來，他人也變得比較圓熟了；雖然要他能掉轉頭來求人還不知道是哪一年的事，至少，當你順

着他的毛摸的時候，他是不會再向你亂咬亂叫了。

駱德士交給我一張好漂亮的畫像。除了缺一對翅膀，小茉莉簡直就是個小天使。我看她很像我——也就是很像她爸爸。「德士，好美啊！它和本人像嗎？」

他火了：「我怎麼知道？不過要是它跟你哥哥寄給我哥哥的那張照片有一丁點兒不一樣的地方，我就把它吃下去。可是我怎麼知道她爹媽怎麼會生出這麼漂亮的一個小傢伙？」

「對不起，對不起，這眞是張了不起的畫。我但願能有什麼辦法來謝謝你。」

「用不着你操心。我來想想看。我的胃口可不小呢！」

我把露茜的照片取下來，換上茉莉的。不過，我並沒有把露茜的那一張扔掉。

時間又過了兩個月我才發現，我之也能使用麥老爹和小糖餅的「波長」這件事，除了我所能看到的幾種顯明的用途之外，戴醫生還看出了許多與我完全不同的可能性。目前我仍舊和他們在一起談話，不過次數沒有當初那麼多罷了。小糖餅現在已是一位大小姐，大概有十八歲了。在威城一家師範學校唸書，並且也已經在教書了。現在除了麥老爹和我，已經沒有人再叫她「小糖餅」，將來由我代替麥老爹之議，我們早就忘得一乾二淨，因爲照現在這種情況發展下去，過不了多久，她就可以「照顧」我了。

只有戴醫生沒忘記這回事兒。背着我在和長程基金會進行交涉。顯然他們事先關照過佩德保密，直到有一天我通知他準備錄每天的例行通話時（這時我們已經又恢復定期值班）他說，「別管這個了，老弟，把它交給下一班的倒楣蛋去。你我現在要試驗一樁新鮮事兒。」這我才明白他





們一直在進行籌劃的工作。

（「你說什麼？」）

「長程基金會的命令，從最高層交下來的。就像你和我一樣，茉莉和他們簽了一個獨立的臨時性研究合同。」

（「什麼？她又不是双胞胎。」）

「讓我數數看。不錯，她是只有她一個，不過有時候她可眞像是一個大野象。現在她就在我身邊，她想跟她的湯姆叔叔打個招呼。」

（「好啊，喂，茉莉。」）

「您好，湯姆叔叔。」

我大驚失色。其實，不用想我就已經曉得了。（「喂，你是誰呀？請把剛才的話再說一遍。」）

「您好，湯姆叔叔，」她笑得咯咯的，「我有一個新蝴蝶結。」

我等不及地說，（「寶貝兒，我打賭你戴了它一定漂亮得不得了。我要是能看得見該多好！佩德，這件事進行多久了？」）

「談談停停都有十個禮拜了。爲了這件事，我們和馬貝兒博士爭得好厲害喲，可是最難纏的還時那位以前叫做高立克小姐的人。」

「湯姆叔叔，我爸指的是媽咪呀！」茉莉跟我說的是悄悄話，就好像我們是一黨似的。「我媽不願意，但是我自己願意。我認爲挺不錯嘛。」

「我是兩頭不討好，」佩德怨氣十足。「好了，湯姆，這回只是試試，現在我要收線了，我要把這個小討厭交還給她媽媽去了。」

「她要逼我睡中覺，」茉莉委屈地說，「我已經這麼大了還要睡中覺。再見，湯姆叔叔，我愛您。」

（「我也愛你，茉莉。」）

我轉過身來，戴醫生和船長都站在我背後，豎着耳朵等消息。「怎麼樣？」戴醫生迫不及待地問。

「一切順利。」我盡量不使臉上有表情。

「那個孩子呢？」

「當然也是啦，長官。您還以爲會有什麼不對嗎？」

他長長地吐了一口氣，「瞧你這孩子，要不是還用得着你，看我不好好地收拾你。」

我原以爲茉莉和我是這一個船隊裡的第一對次級通訊小組，其實我們只是不是最後一對而已。因爲有了麥老爹和小糖餅的例子，長程基金會乃假設：成立一個新的通訊小組，新組員一定要非常年輕，而且必須和老組員是近親；如此來編成一個新組，是一定可以行得通的。有些個案是成功了，有些連試的機會都沒有。因爲根本找不到合適的小孩。

就在我們到達陶賽蒂系之前不久，毛娣和佩德又添了一個小女兒，毛娣堅持到此爲止，她說，一個家庭裡有兩個畸型人已經够多了。





## 十二　陶賽蒂

在距離陶賽蒂還有幾個光時的時候，我們終於知道我們這趟沒有白跑。葛哈利用立體鏡照到了六、七顆行星。他不但是資深的行星專家，而且是研究部門的首腦。他的學位多得可以像珠子一樣穿成串。但是我還是管他叫「哈利」，因爲人人都這樣叫。他不是那種喜歡被人尊稱爲「博士」的那種人，他平易近人，看起來比實際的年齡輕。

對於哈利來說，整個宇宙就是人家送他的一個複雜的玩具，他要把它拆開來，看看它到底爲什麼會運轉，他對它的興趣大得不得了。他隨時隨地都喜歡和任何人來討論它。我是在實驗室裡洗瓶子的時候和他熟識的，哈利從來不把實驗室的助手不當人，而且從來不覺得他的學問高有什麼了不起。不但如此，他那個樣子看來就好像他還可以向別人討教點什麼似的。

我不知道他怎麼還匀得出時間和古柏樂結婚。可能因爲柏樂是一位火炬值更員，開始的時候，他們常一起談物理學上的問題，後來又逐漸轉到生物學以至社會學什麼的，總之，沒有一樣東西是哈利不感興趣的。

可是偏偏他的妻子生第一個孩子的那個晚上，他忙得不可開交，根本沒空守在旁邊，那天夜裡，他正忙着替一顆行星照相，這顆星他命名爲「康士丹絲」，是照他孩子的名字起的。曾有人反對這個名字，因爲誰都想給它起名字。最後還是船長決定沿用那條古老的規定：發現一個天體的人，有權爲它命名。

找到康士丹絲（我指的不是嬰兒，是星星；嬰兒安然無恙，並沒有丟）不是一件僥倖的事。哈利希望在距離陶賽蒂大約五千萬至五千一百萬哩的地方找到一顆行星——也許我該說是長程基金會的希望。你要知道，依光譜分類，陶賽蒂是太陽的一支近親，陶比較小，只能發出太陽的十分之三的陽光，因此，也引用你配置客廳燈光或是調整照像閃光燈時所用的那條古老的「逆轉平方律」來計算，一顆距陶五千萬哩的行星承受的陽光，就會與距離太陽光九千三百萬哩的地球受量相同。我們不是隨便找一顆行星就行，否則我們還不如留在太陽系自己家裡呢。我們要找的是一顆與地球相差無幾的星星，那才值得移民。

假使你在一個晴朗天氣的夜晚，跑到屋頂上，仰望滿天星斗，你一定會以爲類似地球的星星多得就像養鷄場裡的鷄蛋一樣。不錯，是有那麼多，據哈利估計，單是我們的銀河系裡大約就有十萬至一億之數——至於整個宇宙，那就更不知有此數的多少倍，你自己去乘好了。

問題是多雖多，但非伸手可及。陶賽蒂距離地球大約只有十一光年。在我們的銀河系裡，大多數星星平均距地球有五萬光年，卽使是長程基金會也不會考慮它們；除非是在一百光年以內的星球，誰會愚蠢到想去移民呢，就算有火炬船也不行。當然啦，火炬船航行多遠都沒有問題，卽





使超越銀河系都辦得到，可是須要等到兩個冰河時代之以後才能收到它的土地報告，這種事誰會對它有興趣呢？經過這麼長的時間，隨便什麼人口問題也都解決了。

但是，距地球一百光年以內的星球爲數也不過一千五百有奇。而且其中只有一百六十顆左右，大致來說，在光譜上是與太陽同一類型的。生存空間計劃希望加以探查的不到一半，差不多七十五顆吧——因爲伽馬號的失蹤，能探查的就更少了。

其實，只要能找到一個眞正和地球同型的星，長程基金會就夠本了。但是誰都沒有把握一定找得到。一顆太陽型的恒星未必就有地球型的行星。有了行星，又可能離火太近或太遠，或許本身太小，留不住空氣，引力太大不適於人體的行動，又或是缺少人類所不可或缺的水份。

也許有些星球上住有野蠻的生物，以擄殺爲樂。

按照路線來說，伽馬號本來是最有希望找到第一顆地球型行星的——它正對着阿爾法·聖陶里·A航行，那是世界上這一區域裡唯一一顆可以和太陽稱姐道妹的恒星。（它的友星阿爾法·聖陶里·B的型態便完全不同，在光譜上是K型）我們的希望僅次於伽馬號。雖然陶賽蒂比阿爾法·聖陶里·B更不近似太陽。因爲次一最近似G型的星球距地球約十三光年……這樣我們就比麥哲倫號快了兩年，比鸚鵡螺號快了將近四年的時間。

那是說，假定我們眞找到了什麼。誰知陶賽蒂不負所望，居然有值得嘗試的價值，你該不難想像得出那時我們的歡欣景象吧！

哈利這時也是喜氣洋洋的，但是他却是別有原因。那一天我閒逛到了觀測室，希望能讓我看

一眼天空的景象——艾爾茜號的缺點之一就是幾乎完全看不見外面——他一把抓住我：「夥計，你看看這個！」

我看了，那是一張紙，上面寫滿了數字，倒像是歐托爾媽媽的輪值計劃。「這是什麼玩藝兒？」

「你不認得字嗎？這就是波德定律啊！」

我想了又想……我想起來了……不對呀，那是歐姆定律；波德定律是一條簡單的幾何級數定律，是說明太陽系行星和太陽之間的距離的。誰也說不出它的道理，它也不一定都準。但是我依稀記得海王星，也許是冥王星，就是根據它的計算而發現的。它又像是一種偶然的巧合。

「是又怎麼樣呢？」

「『是又怎麼樣？』這可是你說的！可嘆呀可嘆！這可是自從牛頓被蘋果砸到了腦袋以來最重要的大事呀！」

「就算是吧，哈利，我今天的腦子可有點不太靈光。我認爲波德定律只是偶然的巧合。難道這次不可能是巧合嗎？」

「巧合！湯姆，聽着，如果你擲骰子，第一次擲七，那是巧合。假使你連續八百次都是七，那就一定是有人在骰子上做了手脚。」

「可是這只是第二次啊！」

「這不是一碼子事。給我一張大大的紙，我就可以寫出無數件事例，證明它絕不是『巧合』





。」他像在沉思。「湯姆，老友，要想解開行星形成之謎，這就是把鑰匙。它足以使我們死後有被葬在蓋利略身旁的榮耀。嗯……湯姆，不過我們不能在這左右花太多的時間了。我們得省下點時間來再觀察觀察貝他·海得利系，證明它也同樣地適用——不爲別的，只爲了要讓地球上那些老頑固心悅誠服，因爲它一定能辦得到，一定能。我要去跟船長說，我們必須變更時程表。」他把紙胡亂塞進口袋就匆匆走了。我想看看外面，但是所有觀測孔防放射線的裝置都關上了，根本看不出去。

當然，我們的時程表沒有改。我們是出來尋找可耕地，不是來求解奧秘的。又過了幾個禮拜，我們進入了環繞康士丹絲的軌道。我們的船改成了自然下降，這還是我們航行以來的第一次，我們即使在加減速變換的時候都沒有這樣過；因爲所有的輪機長都不願意把火炬關掉，除非關掉後在復開之前能有足够的時間進行大修——過去就有彼德大帝號把她的火炬關掉，可是無法再行點燃，因而掉進了太陽的例子。

我不大喜歡自然降落的滋味。不過，假使你沒有吃得過飽，倒也沒有多大關係。

哈利絲毫沒有失望的樣子，因爲他有了一個嶄新的行星供他把玩。他依波德定律製起表來，顯得很忙碌。我們待在軌道裡，高度一千哩，雖然連康士丹絲的邊都沒碰到，却已經靠各種方法研究出它的各種情況：直接視覺觀測，放射性測量，它的大氣層的光譜吸收量等等。它有兩個衞星，一個的大小很合適，雖然比月球略小，但是他們却可據以準確地測量出她表面吸力的大小。

它就像是一個家外之家。傅立克中校命他的手下在餐廳裝了一部轉播器，因此我們大家都可

以看到彩色的立體影象和音響。康士丹絲的照片，就像我們在太空站所拍攝得的地球照片差不多，是藍、綠、棕色，半隱在雲層下，兩極也都戴了冰帽。它的氣壓比地球略低，含氧率却比較高，我們能夠呼吸，從光譜吸收量上也可以看出它的二氧化碳含量也略高，但是還比不上地球燃煤時代的含量。

它的體積雖然沒有地球大，但是它的陸地面積却大過地球，因爲它的海洋面積比較小。所有發回地球的消息都是喜訊。我甚至能讓佩德把他那一腦門子的賺錢、賠錢的念頭暫時拋開……他和我合組了一個巴氏兄弟有限公司，長程基金會付給我的薪水，累積下來都成了股本，他似乎很希望我也能對帳册發生一點興趣。呸！我好久都沒摸過鈔票了，我都不記得還有人在用那撈什子呢！

當然，我們的第一要務是要看看是否已經有人——我的意思是指有智慧的生物，能使用工具，能建造，並且有組織能力的——先我們而至了。如果有的話，我們奉命不准登陸，立即避開，在陶賽蒂系裡另外去找補充燃料的地方，以後再派人去建立友好關係。長程基金會不願重蹈火星的覆轍。

但是在電磁光譜上，從珈瑪射線到最長的無線電波長，則什麼也看不出來。如果上面有人，他們一定不用無線電，不用路燈，而且也沒有原子能。他們也沒有飛機，沒有道路，海面上也沒有來往的船隻，沒有看來像城市的任何東西。於是我們下降到它的大氣層外，從這一極到另一極，作「橘子瓣」式的航行，來探察它的全部表面。





然後我們又用目視、攝影和雷達來偵察。只要有海獺棲息的水灣那麼大的東西，我們都不會放過。沒有城市，沒有房屋，沒有道路、橋樑，沒有船隻，也沒有人家。哦，動物嗎？當然有，我們可以看到獸群在草原上吃草，別的東西則很少。總之，它看起來絕似牧人的天堂。

船長發出電文：「我已準備登陸。」

我立刻自告奮勇，參加偵察隊。我先是求舅舅讓我參加他的防衛隊。他叫我少嚕囌。「假如你認爲一個沒受過訓練的生手對我也會有用，你明明把我當笨瓜，而實際上，你比我更笨。如果你想當兵，剛一出發的時候你就該打主意了。」

「可是你隊上不是有從各部門調來的人嗎？」

「不錯，但是他們都是訓練有素的兵士。湯姆，我說的是實話，我沒有辦法。我需要的是能夠保護我的人而不是需要我保護的人。抱歉了。」

於是我轉而去求哈利，讓我參加他們由防衛隊來保護的科學組。他說，「沒問題，當然歡迎。我這兒多的是那些高貴的先生小姐們不屑做的事，你現在就從淸點存貨開始吧。」

於是他請我點。他一開始就說，「怎麼樣？做一個『飛碟上的小綠人』味道如何？」

「你說什麼？」

「太空怪人，你不懂嗎？我們都是太空怪人。」

我終於弄明白了他的意思。他說的是一個不明的飛行體。在所有太空飛行史上都有關於「不明飛行體」的「歐斯底里」式的記載。「大概吧，我們大概是可以算太空怪人吧。」

「不是大概是，是確確實實的是。『不明飛行體』實際就是研究船，不正是我們嗎？他們在空中觀察我們，結果並不滿意，於是掉頭而去。他們若不是發現了地球上佈滿了懷有敵意的生物，說不定他們就會降落下來，成家立業，就像我們現在要做的一樣。」

「哈利，你難道認爲『不明飛行體』眞的確有其物，而不是誤傳或是幻象嗎？我還以爲這種理論已經推翻了好多年了呢。」

「湯姆，再仔細研究研究吧。在我們開始太空起飛之前不久，就有東西在我們的天空活動了。當然大多數的傳說都是不確實的，但是也有確實的在。對於證據確鑿的事，你非相信不可。你總不至於認爲只有人類才會製造探星船吧。」

「是啊，當然不至於啦。不過，如果別人也有探星船，那爲什麼早沒有來看我們呢？」

「夥計啊，這是很簡單的算術問題嘛。你想想，整個的宇宙有多大，我們不過是滄海之一粟罷了。照我的看法，他們也許已經來過了，調查過了，也許認爲地球不合他們的需要——也許是我們不合他們的意，也許是氣候不合適——於是掉頭而去。」他又想了一下：「也許他們曾在地球停留過，只不過時間很短，加了燃料就走了。當然，這些都只是我個人的想法罷了。」

我的科學組組員生涯便到此爲止。當哈利把我的名字列在名單上呈請上級核示的時候，船長一筆就把它勾掉了，還在上面批了一句：特別通訊員一概不准離船。

一句話就解決了，船長具有鋼鐵般的意志。范豪登可以去，因爲他的兄弟已在一次意外事件中死亡。所以我叫通了佩德，告訴他范豪登的事，請他也跳樓算了。他却一點也不認爲這個玩笑





好玩。

艾爾茜號平隱地降落在海洋中，然後再利用輔機駛近岸邊。它高高地浮在海面上，因爲它的油艙已經空了三分之二，燒完的。水則在我們上昇和降落的時候分解完了。我們下錨以前工程人員已經在開始火炬的大修工作。到目前爲止，我知道他們之中沒有一個自願參加登陸隊的。我猜大多數的工程人員都認爲登陸康士丹絲只不過使他們有機會補充燃料並做做航行期中所不能做的修護檢查工作。只要火炬和機器操作正常，他們並不在乎他們停在哪裡，以及將要到哪裡去。據戴醫生說，冶金部的主管到冥王星去過了六次，可是他的脚從來沒有踩過一寸地球以外的土地。

「那是不是正常呢？」我想起了戴醫生對每一個人都是那般煞有介事的樣子，連我包括在內。

「以他那種人而論，完全正常。但是換了其他任何人，我就得把他當瘋子看待了。」

羅山姆也和我一樣，對於特別通訊員所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非常氣憤不平。他早就打定了主意，要把他的脚印在別的星球上。他特地跑來找我：「湯姆，怎麼樣，難道就這麼算了？」

「我當然不願意，可是這又由不得你我。」

「我已經和那幾位談過了，簡單之至。我們只要告訴他們我們不行就行了。」

「什麼不行？」

「嗯……不行就是不行哇。湯姆，自從我們減速以來，我覺得我的感應能力越來越弱了。和我談過的那些人好像都受到了它的影響。你呢？」

「我？我倒不覺得。」

他打斷了我的話頭。「你再仔細想想，你一定已經注意到了。現在我就不知道和我兄弟還接不接得上頭。一定是我們待的地方有問題……也說不定是陶賽蒂的放射性有點特別，也許是什麼別的原因。也可能是受了康士丹絲的影響。誰知道呢？更重要的是，誰知道我們說的是不是實話呢？」

我開始懂得他的意思了。我默不作聲，這一番話委實太動聽了。

「如果說我們不能通訊了，我們總該還有點別的用處……譬如說登陸隊什麼的。有朝一日脫離了這種莫名其妙的影響力，我們也許又能夠和地面通訊了。或許我們的工作可以由那些不願意登陸的女孩子們想辦法去做。我當然是說我們如果能享受到公平待遇的話。」

「這倒是個好主意。」我不得不承認。

「好好想想吧，你就當作你的特殊能力越來越薄弱好了。至於我，我是早就聾得死死的了。」他說完就走開了。

我仔細玩味着他的話，我知道船長一定會以爲我們在醞釀罷工……但是他能怎麼樣？罵我們撒謊，把我們吊起來，吊到我們屈服爲止？他如何能確定我們這些心感通訊員是不是全部不靈了？妙就妙在他無法確定。除了心靈感應本人以外，誰也不知道他們到底是怎麼回事。上一次，當我們在尖峯時期失去聯絡能力的時候，他一點也沒有懷疑我們。這一次也一樣，不管他怎麼想，他非接受不可。





因爲他少不了我們，我們是不可或缺的。

我爸從前當過當地工會的調停人。我記得他有一次說，只有一種情況最值得罷工，就是那些非用不可的工人，工還沒有罷，問題就已經解決了。我們現在和船長之間的情況便是如此。他少不了我們。可以代工的人最近的也在十一光年以外。他不敢得罪我們。

除非我們之間有人存心破壞。讓我們來看看吧，范豪登，不會；華卡斯，也不會，他們都已經不是特別通訊員了，因爲他們的孿生兄弟都已故世了。白璐的姐姐雖然還活着，但是在到達尖峯速度以後，拒絕冒險服用藥物，而且不願意接受定期催眠，所以她們的聯絡就此中斷。珈瑪也不能算，因爲她的姐妹所在的那兩條船，船速仍在尖峯狀態，所以我們暫時中止了側聯的工作，一直要到他們減速以後，才能恢復通訊。此外，山姆和我不會，那麼還有誰呢？還有魯卜、安娜、露莉、德士……當然，還有麥老爹。還有美玲。

不錯，他們也都很團結。自從我們一上船，被人叫做「畸型人」以後，我們就團結成一體了。容或有一兩個人認爲罷工不太對，但是誰也不會眼看着別個吃虧。即使是嫁給了外人的美玲也不例外。如果山姆能把他們組織起來，事情一定辦得通。

我一定要下地，不管用的是什麼手段，即使是最壞的也在所不惜。

話雖是這樣，心裡總歸有些不安，就像小學生在花主日學校的捐款似的。

一直到了第二天晌午，山姆才把大夥兒聯絡好，因爲我們現在已經減爲每天只有一班當值了。一天二十四小時的班已經沒有必要，而且船上需要做的工作却越來越多，因爲我們就要去探險

。我於是把這件事暫時擱下，去在那些老鼠身上加鑽條，以備科學調查研究之用。

但是用不着等到第二天，當天晚上，麥老爹就把我們全體召集到他那間小屋裡——除了珈瑪、范豪登、白璐和卡斯。麥老爹拉長了臉，不見一絲笑容。環顧一周之後，他說他很抱歉，請了我們來，坐位都不够，但是時間不會太久，希望我們不介意。然後便和我們閒話家常，表示他生來就是愛護我們的，是好是壞都一律把我們當作他的骨肉看待。隨後就開始談到作人的大道理。

「一個人能做到從不欠債，保持整潔，尊敬別人，嚴守信用，並不值得誇耀，這只是做到了他作人的本分。進入天堂的門票，價錢比這要高得多。」

他頓了一頓，加了一句，「特別是重然諾。」他看了我們一眼，又繼續往下說，「我要說的話盡止於此了。現在趁大家都在這裏，我想宣佈一件事。魯卜不得不把值更表變更一下。」他轉眼望着山姆，「山姆，我想請你出去值下一班，也就是明天中午那一班，你願意嗎？」

大約有三秒鐘光景，整個屋子裏沒有一丁點兒聲音。然後，山姆吞吞吐吐地說，「當然啦，麥老爹，只要是您的意思，還有什麼問題。」

「山姆，這樣我就非常感激了。想來想去，我不能讓別人去值這一班……假使你不行，我也不會怪你。我只有去告訴船長沒有可值班的人了。所以你願意去，我實在覺得很高興。」

「呃，是，麥老爹，您不用擔心。」

這便是罷工的結局。

麥老爹並沒有就此讓我們離開。「趁你們都在此地，我要把值更表變更的內容告訴大家一下





，也省得魯卜再拿着它去找每個人簽名了。我今天請你們來，還想問你們一點別的事。沒有多久登陸部隊就要下船了。康士丹絲看來雖然不錯，可是我知道危險還是有的……也許是不知名的疾病，也許是我們想不到的猛獸，任何情形都可能發生。我在想，我們也許可以幫點忙。我們可以派我們之中的某一個人隨登陸部隊登陸，一個人在船上值更——然後我們可以再安排一下，使他們各自的心感通訊搭擋用電話轉信。這樣一來，我們和登陸部隊之間便可以經常保持聯絡，即使無線電不通，或是發生任何變故也沒有關係。要這樣做，額外工作勢必增加很多，卻又得不到什麼榮耀……但是如果因此而能拯救一個船員的性命，也是值得的。」

山姆突然挿嘴說，「麥老爹，您心目中想派誰跟登陸部隊去？」

「怎麼樣，連我自己也還不知道呢。這不是我們份內的工作，我們也沒有危險津貼可領，所以我不便『派』誰——而且我根本不知道船長是不是支持我這個意見。不過，我倒是希望多有一點人肯自動報名，這樣地上的值更才能有足夠的人手換班。」他眨眨眼睛，顯得沒有把握的神氣。「你們不是非要自動報名不可，不過，你們誰願意，我想還是私下告訴我比較好。」

他連等都不必等，我們全體向他自告奮勇。連美玲都報名了，只是當麥老爹委婉地對她說最好先徵求她先生的同意時，惹得她又哭又鬧——因爲她一定無法取得曲佛斯先生的同意，他們正在等待着第三個孩子的降生哩！

第二天上午麥老爹就去找船長談判。我本想在附近轉轉，偷聽一下結果，但是待做的活兒實在太多。大約過了半小時，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實驗室裏的擴音器響了，呼喚着我的名字。我

匆匆忙忙洗了洗手，便奔向了船長室。

麥老爹也在那裏，陰霾滿面，船長則表情嚴肅。我試着用小糖餅的波段和麥老爹通話，想弄清楚事情究竟發展到了什麼地步，但是破天荒第一次，他竟然不理我。船長冷冷地看着我：「巴萊特，麥先生提出一個計劃，說你們那一組願意爲地面的調查研究工作服務。我現在不妨告訴你，我已經拒絕了。建議雖然不錯，但是我不願意你們這些有專才的人去冒險，就像我不會只爲了要消毒碗碟而修改船上的火炬一樣。事有緩急先後。」

他手敲著桌子，「不過，建議確實很有價值。我不能拿你們全組的人去冒險，但是我可以冒險讓你們之中去一位，隨登陸部隊登陸。我知道我們船上現在就有一對可以側聯的人，不必經過地球轉，就能直接通話。就是你和麥先生。怎麼樣？你們的意見如何？」

我剛想說「當然好」——突然想到不對。假使經過了這種種周折，終於我去成了，山姆一定會往壞處想……別人也都會如此。他們也許會認爲這是我設計安排的。

「怎麼樣？說話呀！」

他媽的，管他們怎麼想，這種事你怎麼肯拒絕。「船長，您大概知道我好幾天以前就已經自動申請了吧？」

「不錯，你是自動申請過。那麼我就認爲是你已經同意了。不過，你會錯了意。登陸的不是你，是麥先生。你要留在船上跟他聯絡。」

我吃驚得幾乎沒有聽清楚船長下一句說的是什麼。我私下和麥老爹打了個暗號：（「麥老爹





，這是怎麼一回事？您要知道，這麼一來，大夥兒準會以爲是被你出賣了。」）

這一次他可回答我了：「孩子，我怎麼不知道，可是我也沒想到他會選我。」

（「那你現在預備怎麼辦？」）

「我也不曉得，反正我怎麼做都不對。」

小糖餅突然插進嘴來，「喂！你們兩個大驚小怪些什麼呀？」

麥老爹柔聲答道：「你別管，心肝，這是男人家的事。」

「好吧！」她沒有再說話，可是，她也許還是在一旁聽。

船長又說道：「在任何配置了雙人的任務裡，只要年長的那一位可以勝任，我們一定不讓年輕的那一位去冒險。這是基本規定，它不但適用於厄哈德船長和我，任何的其他兩人都一樣。任務第一。巴萊特，你至少要比麥先生多四十年的利用價值，所以有危險性的任務一定是他去。好了，先生們，等一會你們就可以收到正式的命令。」

（「麥老爹，你跟山姆要怎麼說呢？也許你同意——我可不！」）

「小伙子，別扯我的後腿！」然後他提高了聲音：「船長，不行。」

船長兩眼直瞪着麥老爹：「怎麼啦，你這個老流氓！你的命就那麼值錢嗎？」

麥老爹立予還擊：「不錯，船長，我的命只有一條。不過，那跟這個問題是兩碼子事。再說，你給我起這個外號，似乎也太急躁了一點吧？」

「呃？」船長臉紅了，「我道歉，麥先生，我收回。但你這種態度最好也請你解釋一下。」

「我是要講，長官。我們，你和我，都是上了年紀的人了。我們到不到那顆星上都無所謂。但是年輕人就不一樣了。你應該知道，他們自告奮勇絕不是因爲他們是科學家，是慈善家……而是他們渴望着登陸。這一點你也清楚，不到十分鐘以前你還親口對我說過。假使你能夠憑良心，你就會承認這些孩子們若是當初有一絲絲懷疑他們會被關起來，不准『探險』的話，他們是絕不會簽約跑這一躺的。他們簽約的目的不是爲了金錢，是爲了這壯濶浩渺的天空。現在你把他們合理的願望剝奪了。」

船長面色凝重。他拳頭握緊了又放開。後來，他說，「你的話也許不無道理。不過凡事由我作主，不須旁人代勞。我的決定依然不變。請你先離開，巴萊特留下。」

我說：（「跟他說，想我給他通消息嗎？門兒都沒有！」）

麥老爹沒有回答。他說：「船長，恐怕不行吧。這是一項自動申請的任務，我可沒有自動申請。」

船長慢條斯理地：「我雖不敢說是不是一定需要自動，不過，規範一個人的任務可是我的權限。我倒認爲你是在抗命。」

「不是吧，船長。我並不是說我不願服從你的命令。我只是說我沒有自動申請。我希望你能下一道書面的命令，然後我就在後面註明：『在抗議下受命』，我還要求送一分副本給基金會。我沒有自動報名。」

「可是——該死的傢伙！你不是和他們大家一起自動申請的嗎？要不然你怎麼會來找我呢？





因此我才在他們大夥兒之中挑中了你，不對嗎？」

麥老爹搖搖頭：「不大一樣，船長。我們是作爲一個團體提出申請的。你拒絕的也是我們團體的申請。如果我跟你說的話讓你有一丁點兒覺得是我在自動報名，對不起，那不能怪我……不過事實的確不是那樣的。現在，長官，我能不能出去告訴我的部下你不准我們去？」

船長的臉再度漲得通紅。隔了一會兒，他突然爆出一陣狂笑，他一躍而起，胳臂環着麥老爹瘦瘦的肩膀，「你這個老混蛋！十足的混蛋！良心被狗吃了的混蛋！我眞恨不得能拿鞭子結結實實地抽你一頓，出出氣。現在你請坐吧，讓我們把事情商量出個結果來。巴萊特，你可以出去了。」

我出去了，很不情願地，而且離開別的「畸型人」遠遠地。因爲我怕他們會發問。麥老爹倒很周到，他一出船長室就用心靈感應把結果告訴了我。這是一項折衷方案。他和我和魯卜和山姆輪流換班，由他值頭一班（因爲這是危險性最大的一班）。女孩子們留在船上，駱德士因爲年齡小，所以也留守。但是事先答應了他們，一俟在醫學和研究工作上確認這一個星球安全無虞，就准他們一個個輪流去觀光。麥老爹還說，「我逼着他非同意這一點不可，結果他只好答應了。」

結果，雷聲大，雨點小；康士丹絲的危險性大概和堪薩斯州差不多。在任何穿了密封裝的人類下船之前，我們先讓白鼠、金絲雀和歐洲種大老鼠赤身進入大氣之中；結果它們開心得不得了。第一批登陸人員雖然仍舊穿着密封裝，但是他們呼吸的是康士丹絲的通過了靜電凝結器的空氣。隨着第一批人員登陸的還有兩個供作實驗的動物：范豪登和一隻名叫玻西維的豬。

范豪登自從他的孿生兄弟去世以後，意志消沉，委靡不振。他固然提出了申請，但是我猜是戴醫生勸船長讓他去的。儘管你可以做各種顯微鏡和化學的試驗，遲早總有一天，要有一個人活生生地將他的皮膚暴露在一個新的星球上，試試看它是否是友善無害的。就像巴巴古說的，最後你還是得爬到樹上去。所以范豪登登陸的那天，沒有穿密封裝，只穿了襯衫、短褲和皮鞋，那付打扮像極了童子軍隊長。

玻西維可沒有自動請求登陸，牠大概以為是要帶它去野餐。牠被圍在矮樹叢中，讓牠自由自在地在康士丹絲的土地上找牠喜歡的東西吃。拿猪當試驗品有一項好處：牠跟老鼠和人一樣，什麼都吃，而且據我所知，牠的新陳代謝也和我們差不多。甚至有許多疾病都一樣。如果玻西維能夠生存得健健壯壯，我們大概也一樣可以，尤其是因為玻西維沒有注射過任何預防針。

玻西維長肥了，牠什麼都吃，渴了就喝小溪裏的水。范豪登被太陽晒黑了。他們兩個都身體健康。先鋒隊員們也都脫下了密封裝。可是過後他們都發了兩三天燒，而且患了腹瀉。不過，每一個人又都康復了，而且沒有人再犯過。

從此以後，他們便輪流下船，除了史提夫舅舅和哈利，還有另外經他們指定的幾個人與船上的人對調了，不需輪流。第二批登陸人員中，約有一半注射了從第一批病癒的血液中提取的血清；所以他們大多數都沒有得過病。但是登陸回來的人卻不准立刻回船。他們先得在艾爾茜號船頂突出部分臨時裝設的一層甲板上隔離一個時期，進行檢疫工作。

我這些話並沒有把這個星球形容成一座城市中的公園的意思——你在那裡也可能遇害，可是





，即使是在肯薩斯，你也可能會遇到這類事。因為那裏有一種長得像蜥蜴的食肉動物。眞正是貨眞價實如假包換的食肉動物。

當我們的人第一次遇到這種動物的時候，其中有一隻擒住了左撇子高美玆。假使高美玆是那種貪生怕死之流，那畜牲至少還會再傷兩個人。我從來沒有把高美玆看成英雄人物——他在船上是糕餅二師傅，是乾貨管理員——但是史提夫舅舅說，大勇是人類最普遍的美德之一，世人中十之七八只要遭遇到那種情況，都會成為贏得榮譽勳章的英雄。

他說的也許對。可是我一定是那剩下的二三人中之一。因為我想，如果是我遇到了這種情形，手裏只有一根露營用的烤肉叉子，我一定不會站在那兒不動，一個勁兒拿叉子去戳那傢伙的眼睛。

等我們一旦知道了這裏有這種動物，並且知道了它是怎麼一回事兒以後，那麼所謂「有恐龍的賽蒂」，其危險性實在還不足以因而將這顆行星打入不堪利用之列。任何體型較大的貓都比牠更具危險性，因為猫慧黠，牠愚蠢。當然，你見了牠一定得先開鎗，你一開鎗，牠就倒在地上，一動也不動了。牠根本沒有對抗人類的能力，終有一天會被人類消滅的。

我們的船泊在巴巴古灣，登陸部隊便沿着美麗的巴巴古灣在船的視界以內紮營。船上的兩架直昇機擔任巡邏任務，每天出巡的時候，總是兩架同時飛行，以備萬一一架出事，另一架可以立刻加以救援。它們巡邏的範圍，絕不踰越距基地兩三百哩以外的地方。步行的巡邏人員也不超過十哩；我們並不是要去征服這個國家，我們的目的只是想找出來人類有沒有征服它、保有它的可

能。他們應該是可以的……至少在巴巴古灣周圍，人類可以覓得立足之地。

我一直沒有機會。直到第四批才輪到我，那個時候，連婦女都獲准上岸了。令人擔憂的日子已經過去了。

一旦回到了露天之下，最感覺到怪怪的事莫過於對氣候的感覺了。我在受調節的空氣裏待了兩年之久，對於風雨陽光已經淡忘了。在艾爾茜號上當值的技師們雖然也不時變換一下溫度、濕度以及臭氧的含量，以期有助於我們身體的新陳代謝。但是那並不是天氣；若以親吻打比，那就像是在親吻你自己的小妹妹。

當第一滴雨滴落在我身上時，我着實吃了一驚，我一時竟想不起那是什麼。接着我就像個孩子似的，跑來跑去，又跳又叫，張大了嘴去接它。那是雨，眞的雨，太妙了！

當天晚上，我久久不能入睡。拂面的微風，周遭輕微的鼾聲，營柵外遠處傳來生物的聲響，以及不是漆黑的暗夜，在在都使我淸醒。船，雖然是活生生的，也有它自己的各種聲音，但是它們和戶外的這些截然不同。這顆星星也是活生生的，不過另有其不同的方式。

我悄悄地下了床，躡足走向室外。我看見距離男子宿舍大約五十呎以外的地方，有警衛在守望。他沒有注意到我，因爲他正在低頭注視反映營柵內外狀況的展示盤。我也正好不願講話，所以我便繞到宿舍背後（卽使他那些儀器上的微弱光線也難以發現我的地方）佇足仰望蒼穹。

這是一個晴朗的夜晚，也是我自從離開地球以後，第一次能好好地看一看這美麗的天空。我站在那裡，目眩神迷，陶然欲醉。





於是我開始尋找天空中的各個星座。

這一點也不難。就大多數星星來說，十一光年的距離只不過是街頭走到街尾而已。北斗七星就在當頭，比在地球上看起來略微傾斜一些。但是，一眼便可看得出來。獵戶星座在我前方的地平線上閃爍，天狼星座根本看不見，也許在地平線下，因爲它距地球比陶賽蒂距地球近，我們的位置正好把它從天空移到下面去了。我在腦中假想一個球面三角形，想確定一下應該從哪裡去找天狼星座，頭都暈了，結果只好放棄。

於是我又開始找太陽。我知道它大概在什麼地方，應該在牧夫星座，介於大角星和處女星座之間——但是我必須先要找到牧夫星座，才能找到太陽。

牧夫星座在我後面，接近地平線的地方，和獵戶星座遙遙相對。大角星的位置略有移動，使牧夫星座成了不規則的菱形，但是在我的記憶中絕不會錯。

有了，那便是！一顆黃白色的星，大約第二光級，對，位置和光級都不錯。它一定是太陽，因爲在那個地方不會有別的星那麼亮，這是佩德和我爲了天文獎章而硏究出來的結果。那的確是太陽。

我懷着憂鬱的心情注視着它，但與其說是哀愁，毋寧說是親切還恰當一點。我在想，佩德現在在幹什麼？也許在攙着孩子學步，也許不是。我已經記不得格林威治時間該是哪年哪月哪日了。他在那裏大概有三十歲了吧，已經有了兩個孩子，人生的黃金時代正等候着他……而我在此地呢，却只不過剛夠在唸完大學二年級的年紀。

不行，我不幹，我要和佩德的年紀一樣。

但是，我真的不到三十歲呀。

不過，我還是漸漸地高興起來，我想，不管怎麼樣，我總算擁有了這個難能可貴的機會，雖然它看來沒有當初那麼好。我嘆了一口氣，隨意走動一下，一點也不擔心，因爲卽使是那種像蜥蜴的巨獸也無法靠近我們的營地一步，而不被我們的夜間防衛設施發覺。玻西的豬欄就在背後不遠，牠聽到我的聲音就迎過來，於是我便走過去，搔搔牠的鼻子。「好地方啊？」我心裡實在在想，當艾爾茜號回去的時候——我再也不信史提夫舅舅那可怕的預言了——我還只不過二十出頭，正是移民最好的年齡。而康妮看來也的確是個值得回來的好地方。

玻西的答覆是一陣呼嚕呼嚕的聲音，我把它解釋作：「你一點東西也沒有帶給我吃？對待老朋友原來是這樣子的！」玻西和我的確可以算是老朋友了，在船上的時候，一直都是我在餵牠們——牠的弟兄們和那些歐洲大鼠和小白鼠。

「玻西，你是一條豬。」

牠沒有爭辯，只是用嘴不住地拱我的空手掌。我在想，十一光年實在不算遠。那些星星不都還是老樣子嗎？

玻西懶得再拱我了，我也煩了，於是在褲子上擦擦手，掉頭回房就寢。





# 十三 「無關聯性」

貝塔・海德里系之外：日記本來應該按時記，不讓它脫期，否則的話，索興根本不寫也就算了。可是我現在簡直沒有時間執筆，因爲人手缺乏得太厲害。不管我們在康妮上找到了一點什麼，總會讓我們忙個沒完，特別是我那一部門。現在，所有的通訊工作都落在我們僅剩的六個人頭上：麥老爹、我自已、美玲、安娜、露莉和山姆。德士和地球方面已經失去聯絡，顯然是永遠無法恢復的了。他的兄弟沒有子女，也無法編成次級通訊小組，自從上一次尖峯航速期中他們斷了之後，就從來沒有聯絡上過。

我現在靠的是我的姪孫女凱撒琳和她母親茉莉。佩德和我雖然還是可以通話，但是却必須有她們從旁協助才行；如果全靠我們自已，就像進了一間機器房想聽人家講話一樣。你明明知道對方在講話，但是越是努力，反而越聽不清楚。佩德已經五十四歲，我們現在已經在走下坡了；我們之間已經完全沒有了相同的地方。自從毛娣去世以後，他除了經商以外，對什麼都沒了興趣——而我對於做生意却一點也不喜歡。

麥老爹是唯一仍舊能和他原來的搭擋通訊的一位。雪麗現在四十二歲，他們之間的關係不是在疏遠，反而是在接近。為了博得她的咯咯一笑，我還是叫她「小糖餅」。我眞不敢相信她的年齡已經比我大了一倍，在我心目中她還是甩着兩條小辮子，缺了門牙的小姑娘。

在一次流行性傳染病中，我們總共失去了三十二位伙伴。我也感染到了，但是總算死裡逃生。戴醫生沒好過來，白璐和魯卜也是。我們必須去補他們的空缺，而且還得像從來沒和他們共過事似的。美玲的小寶寶夭折了，以致有一段時期我們認為美玲恐怕也將不保，還好，現年她不但又開始值勤，做她份內的工作，甚至有時還會在她臉上看到一絲笑容。我時常想，最使我們大伙兒懷念的一個人該是歐托爾媽媽了。

除了這些以外，還發生過什麼大事嗎？其實，在一條船上又能有什麼大事呢？什麼也沒有。貝塔．海德里已經被淘汰了。不僅因為它沒有一樣是與地球型的行星相似的地方，而且它沒有海洋——我的意思是說沒有有水的海洋；我們還必須在甲烷和氨二者之間選擇一種充當燃料，總工程師和船長討論了很久，最後才決定採用氨。在理論上說，艾爾茜號燒任何東西都可以，只要隨便塞點什麼給她的質量轉化器吃，那麼

$$e=mc^2$$

這條老公式就又開始作用了；這時火炬便以相當於光速的速度噴射出輻射能，以近似光速的速度噴出中子。不過轉化器雖然不在乎燒什麼，可是火炬所有的輔助裝備卻是為使用液體燃料（最好是水）設計建造的。





我們有兩條路可走，一是氨，現成就是液體，一是更遠的一個行星上的冰，可是冰的溫度也並不比絕對零高多少。他們只好碰運氣了，於是把它降落在一片氨海上，餵滿了這位老小姐的油箱。我們把這顆行星命名為「地獄」，後來還給它取了好多更難聽的名字。我們要在那兒坐上四天，受到雙倍的地心吸力，那裏很冷，即使把船上的暖氣開得最熱，也還是覺得非常之冷。

貝塔．海德里系是我再也不想重來的地方之一；新陳代謝系統和我們不同的生物也許會喜歡它，可不是我們。唯有葛哈利十分高興，因為它行星的排列是符合波德定律的。我才不管那些呢，即使它是按V字形排列的也不干我的事。

另外一項最令我困擾而揮之不去的是政治問題。我們上一次開始將以尖峯速度飛行的時候，正當歐非聯邦和南美聯合國之間戰爭爆發之際。這事原不該和我們有任何關係——實際上與我們之中的一大半也都沒有關係。但是我們的總工程師洛區先生是屬於聯邦的，而他的第一號助手卻是生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當布宜諾斯艾利斯有許多人被殺，其中也許有雷迦度先生的親戚，他竟大罵其頂頭上司來。雖然很可笑，但是又有什麼辦法呢？

從此以後，船長就下令他要先檢查來自地球的新聞，然後才准發佈。他並且對我們特別通訊員重申了許多有關通訊保密的禁令。我以為如果我是個聰明人，就該把那條消息先送給船長看過再刊印，可是誰知道呢？艾爾茜號上一向是新聞自由的呀！

這件事情發生以後，我們馬上就進入了尖峯速度，紛爭才告平息。等到尖峯既過，已是十四年以後了，這時阿根廷已和南美的其他各國翻了臉，和她以前的敵國倒又握手言歡了。沒過多久

，洛區先生和雷迦度先生又開始下棋了，就好像船長從來沒有爲了怕他們兩人拼命，曾禁止他們在一塊兒似的。

雖然我們只要不在尖峯狀態，就總會陸續收到地球上的消息，但是地球上發生的任何事情，對我來說，似乎都缺乏眞實感了。面對一個新的局勢，你的頭腦剛剛調整好；於是艾爾茜號又進入一次尖峯飛行……多少年又過去了，於是，什麼又都不一樣了。現在他們把「行星聯盟」易名爲「聯合宇宙」，並且說有了這個機構，以後就再不會有戰爭了。

但是在我的心目中，它不過依然是「行星聯盟」——它也是爲了不要有戰爭而組織的。我不懂它們除了改換名稱以外，還有什麼不同。

收到的消息也有一半是我不懂的。凱撒琳告訴我說，她們班上的同學合起來買了一個「法廸」，作爲畢業生獻給學校的紀念品，並在畢業典禮時啓用——現在她得趕快去了，因爲大家公推由她來負責。這是上次值班時收到的消息。可是「法廸」又是個什麼玩意兒呢？

有關技術方面的我也不大懂，但是至少我知道一點來龍去脈，而且船上總有幾個人能懂。相對論學家們對這些東西則興奮不已，有許多資料因爲太技術了，便要再傳送回去，經過證實以後才能發表——這種時候，米珍妮通常都會站在你身後，等不及似的想從錄音機裡抓了帶卷就跑。歐托爾先生也會很興奮，這一點可以從他的鼻尖逐漸發紅上看出來。巴巴古博士從來不動聲色，只是在我收到了一則「森納論無關聯性的幾種形態」的時候，一連兩天他都沒有按時來吃飯。之後，我發了一份巴巴古博士寫的論文給長程基金會，其中充滿了難以理解的數學，但是我看得出





來巴巴古博士在那篇文章裏很文雅地把森納稱爲大呆瓜。

米小姐曾經屢次想向我解說，但是說來說去，我只得到了一個概念，就是現在的物理學已經和以前完全不一樣了。

她告訴我：「到目前爲止，我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時空之連續的相對形態各方面。但是你們這些能够心靈感應的人所做的事可以說與時空全無『關聯』。沒有時間就沒有空間，沒有空間也就不可能有時間。沒有時空就無法保存能量。天哪，什麼都沒有了。這種情形使得老一輩的人完全茫然不知所從。但是，我們現在便想研究研究，看看你們能不能符合物理學的理論——我的意思是說新物理學，和以前完全不同的物理。」

老物理已經傷够了我的腦筋，現在還要學一種新的，想想都頭痛。「那有什麼用？」我問她。

她好像嚇了一大跳。「物理就是物理，一定要有用？」

「哦，這我倒不知道，不過老的物理倒的確有用，就拿送我們上太空的火炬來說吧——」

「噯，你說的是那個呀，那哪兒是物理呢？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工程而已——」就像我說了什麼不堪入耳的話似的。

我永遠也不會瞭解珍妮，就像我永遠也弄不懂她爲什麼一定要「做我的姊姊」。她說她不在乎我比她年紀小，但是一個大男人若是連一個四次方程式都不能心算，她一定會看不起。「……可是，丈夫怎麼能讓太太看不起呢，你說是不是？」

我們現在正以地心吸力的一‧五倍往上衝。逸失量將每次上升和下降都減少爲四個月，不過上升的時間稍微長一點。在上衝期間，我體重二百五十磅，已經穿上了弓形的護身。但是體重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並沒有關係，而且可能對我們有利，因爲在船上我們運動的機會太少了。

長程基金會現在已經不在尖峯期內使用藥物來幫助我們通訊了。戴醫生知道了一定會很高興，因爲他一直不贊成這種做法。他們現在是利用催眠來聯絡，否則就不聯絡。上一次尖峯時期，凱撒琳便是利用這種辦法和我通訊的。依我看，整支船隊的通訊小組都快要喪失淨盡了，特別是沒有建立起第三級通訊小組的那些船。我眞不知道我自己這個小組要是沒有凱撒琳會怎麼樣。我猜多半會泡湯。妮娜號和赫德遜號兩條船都只剩下兩個小組了，其餘仍舊和地球保持聯絡的四艘也好不了多少。我們可能是整個船隊中情況最好的一條船了。雖然自從珈瑪小姐和她的姊妹斷了聯絡——她們的船很可能根本就失踪了——以來，我們便很少獲得船隊的消息；聖瑪利亞號已經列入失踪之數，馬哥孛羅號還只稱爲「無法聯絡」，因爲最後一次聽到她的時候，她正接近尖峯狀態，而不經過幾年（格林威治時間）她是不會出來的。

我們現在正飛向一顆G型小星，因爲從地球看來太暗了，所以沒有給她取名字，甚至連代表星座的希臘字母都沒有，所有的只是星宿目錄上的一個編號而已。從地球上看，她在鳳凰星座，位於天蛇星座和鯨魚星座之間。麥老爹稱她爲「競選小站」，因此我們也都這樣叫她，因爲當你說你要到什麼地方去的時候，不能光說一個巴洛瑪氏星宿目錄上的編號就能說得清楚。如果這顆星球能有康妮的一半好，她就一定能得到一個響亮的名字，這是毫無疑問的。儘管我們可能已經





從那裡得上了傳染病，康妮還是可以移民的；而且第一批也已經上路了。不論咬我們的那種蟲子是什麼（而且還很可能是我們從地球上帶來的），總不會比人類已經有過而且已經戰勝了的好幾種疾病更可怕。至少這是官方的看法，而且這些探險船隻是在這樣一種假定之下派來的：他們有獲致不明疾病的可能，但應竭盡所能予以克服。

我個人認爲，無論哪一種死法都不是好事，死了就是死了，即或無疾而終又怎麼樣？而那麼厲害的瘟疫都沒能奪去我的生命。

結果「競選小站」並不值得一停，於是我們又繼續駛向貝塔‧賽蒂，它距地球約六十三光年。

我眞希望德士還有傳眞的能力，因爲我好想要一張我曾姪外孫女薇琪的畫像。我知道她的長相：紅頭髮、鼻樑上洒着點點雀斑、碧眼、大嘴、牙齒上掛着整形用的鋼絲。她現在眼睛上還有一塊烏靑，因爲在學校和人打架——別人叫她畸型人，她恨透了這個稱呼——哇，我眞希望我能親眼看見這一場全武行！唉，我雖然明知道她的模樣，但是總不及她的畫像好。

我們家的情形可以說是陰盛陽衰。如果把我哥哥和姐姐們的後代通統加起來計算，男女的比例倒也差不多。但是佩德和毛娣只生了兩個女兒，沒有兒子，而我又隻身在外，所以我們巴家的烟火可以說已經斷了。

我眞的想要一張薇琪的畫像。我知道她並不漂亮，但是深信她一定非常可愛——一個頑皮姑娘，因爲不喜歡玩女孩子的遊戲，膝蓋上總是摔破的。每次我們通話的時候，她就在旁邊轉來轉

去，等我們通完了話，她就湊過來和我聊幾句。她也許認爲這是應有的禮貌，顯然她把我當成了她太外公一般的老頭兒，雖然她媽媽告訴過她我沒有那麼老。其實我現在才應該是大四的學生，但是她只知道我是佩德的孿生兄弟。

假使她硬要在我臉上加一大把長長的白鬍子，爲了她的緣故，我也情願。今天早上她雖然匆匆和我聊了幾句，但煞是討喜：「湯姆叔叔，對不起，我好想跟您多聊一會兒，可是沒辦法，我要去唸書了，明天考數學。」

（「眞的嗎？」）

「眞的，我敢對上帝發誓。否則我眞願跟您聊個沒完才好。」

（「那就快去吧，小雀斑。替我問大家好。」）

「再見，再見。明天見。」

她眞是個好孩子。





# 十四 「樂土」星

按照光譜的順序來說，貝塔·賽蒂可以算是一顆大星星，大得可以稱爲巨星了——它的光比太陽強三十七倍。

它的光度既然比太陽强得多，所以我們在找的行星——如果它有行星的話——至少要在六億哩以外，比木星距太陽更遠。

我們在五億八千萬哩的地方找到一顆，那已經是够近的了。更好的是，這顆行星在這好像什麼都是特大號的貝塔·賽蒂系裡，是最小的一顆，在隔壁軌道裡的那一顆就比木星還大。

在葛哈利心不在焉的督導下，從空中調查「樂土」的日常工作計劃大部分都是由我擬訂的。哈利急切得就像一頭獵狐犬似的，趕着要在他接管陸上調查工作以前完成他的主要著作。他要把它拍回地球，好在科學名人紀念堂裡佔上一席之地——其實，哈利不是這麼熱中的人，只是他認爲他已經完成了一套太陽系的宇宙進化論，其中包含有波德定律而已。他說，如果他的看法沒有錯，那麼所有在主要光譜順序中的星一定都會有行星。

就算是吧……反正我也不懂。不過，如果沒有行星，那麼這座星球又有什麼用呢，而且我也不相信這麼複雜的宇宙會是糊里糊塗、無緣無故形成的。天生行星必然會有它們的用處。

擔任哈利的部下一點也不難。我的全部工作只是把從前調查康妮的濃縮軟片檔案找出來，然後依樣葫蘆，據以擬出一個登陸「樂土」的工作計劃，再依照我們目前人員減少的情形稍稍修改一下就行了。大家都很熱心幫忙，因爲就我們所知，到目前爲止，一共有四艘船都找到過一顆星，而我們是唯一已經找到兩座行星的幸運之舟。總之，我們現在已經停泊在水上了，只等檢查過「樂土」上的醫學情況沒有問題以後，便可以登陸。這次我一點也不着急了，今晚我正好可以趁這個機會找薇琪聊聊。不巧，這時地球上的時間也是晚上，薇琪要出去找男朋友，便很客氣地把我推開了。

薇琪又長大了一點，整天忙着交男朋友，所以沒有太多的時間來理會我這個老頭子。

（「是喬治嗎？」）她想知道我找她是不是有急事，我便問她。

「假使你一定要知道，我就告訴你好了，正是喬治！」

（「別緊張，小雀斑，我只是隨便問問而已。」）

「我不是告訴了你嗎？」

（「不錯，不錯，寶貝兒，祝你玩得高興，可是別太晚回家喲！」）

「你說話的口氣就跟我爸爸一樣。」

我想也是有點像。我從來沒見過喬治，以後大概也不會見得到。我對喬治所知不多，薇琪雖





然提過他，可是現在的語彙變得太多，她說的那些話我一點也聽不懂。不過我猜她是說對他還算中意，如果他們之間進行順利，便希望他更能十全十美才好。我想像他大概是個滿臉粉刺、什麼事都不懂的楞小子，就和我以前一樣，說多不討喜就有多不討喜——也有點像現在的德士，可沒他那麼精采的頭腦。

聽起來倒像我在爲了一個我從來沒見過的女孩子吃一個我從來不會見到的男孩子的醋，這未免太滑稽可笑了。其實我完全是站在一種父兄的立場，雖說我和她實際上沒有什麼關係——我的父母是她隔了好幾代的祖先，這麼遠的關係在一般人看來簡直就像是毫無關係了。

說不定豪登的歪論也許還有點道理，我們都已經變成脾氣古怪的老頭子——只不過我們的身體還保持着年輕狀態而已。可是這也說不通啊。雖然按照格林威治的算法，七十多年已經過去了，但是對我來說，自從離開地球也還不到四年——我是以吃飯和睡眠來計算日子的，我在艾爾西號上睡眠大約有一千四百多次，每兩次睡眠之間吃三次飯，一兩次點心。所以只有四年而不是七十年。

我並不是要算這個帳，我只是有點失望，在忙了兩個禮拜之後，好不容易才有一個晚上休假，而我卻無事好做，只能關在房裡寫日記。提起睡眠，我倒眞該先來小睡一下；因爲如果醫務方面的情況許可，第一批人馬即將在明天登陸，我又要忙了。我雖然不在第一批名單之列，但是準備他們的出發，也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們現在眞亂得一塌糊塗，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我最好還是從頭說起吧。「樂土」在最初調查階段，各方面都沒有問題：空氣可供呼吸，氣候也在地球的標準範圍以內，顯然沒有嚴多和酷暑；也是水、氧氣和二氧化碳的生命循環；也沒有特殊的危險性存在。當然也沒有理性生物存在的跡象，否則我們就不會打它的主意了。這是一個比地球還要多水的世界，海洋的面積佔百分之九十以上。有人說不妨把它命名為「水鄉」，而不叫「樂土」，但是也有人反對，認為也許會因此減少了它對移民的吸引力，因為實際「樂土」上的可用地不見得少於地球。

於是我們滿懷欣忭地登上一個像馬達加斯加般大小的島嶼——它在「樂土」上大概可以算是一片大陸了——我們當時的理想是：我們可以將這座島作一番詳盡調查，然後回報長程基金會，只要能派一條船來，此地馬上就可以開發為殖民地——我們知道康妮已經有人住了，我們希望這裏也開發成殖民地之後，艾爾茜的任務就算大功告成了。

我拍拍玻西的腦袋，叫它去看看這片土地的情況，假如發現了有豬小姐，千萬別忘了告訴我一聲。史提夫舅舅率領着武裝部隊登陸了，同一天，科學組也上去了。「樂土」上的問題顯然不會比康妮多，也同樣會是一次了不起的成就——除非有外來的，我們無法處理的傳染病，不過這種可能性是很小的。

這已是兩星期前的事了。

那就像是吃早餐一般的例行公事。玻西以及其他供作試驗用的動物吃「樂土」上的食物都長肥了。豪登除了覺得有癢之外，別的什麼毛病也沒有，現在連他自己都在試吃「樂土」土產的食





物了。島上有一種生了四隻翅膀的禽類，樣子長得雖然難看，但是烤起來却很可口，豪登說有點像烤火鷄並帶點甜瓜的味道。但是在島上捉的魚，玻西却碰都不碰一下，吃過魚的老鼠都死了，所以島上的海產都暫時禁止食用，要等到更進一步研究之後再說。魚的形狀和我們的也不一樣，扁扁平平的倒有點像比目魚，生有像鯰魚般的鬈鬚，末端糾結在一起而不是伸展如針狀的。哈利認為那是它的感覺器官，也可能是可以操縱的。

這座島上沒有吞噬高美茲的那種像蜥蜴般的大嘴巨獸，至於其他的島怎麼樣就不敢說了。因為一片片土地都分散得太遠，每一島群上生物進化的路線可能完全不一樣。我們的報告準備建議先開發戴佛羅島，然後再審慎地繼續調查其他各島。

我被排在第三批上岸。頭一個星期是麥老爹，然後休息一星期，現在他再回到船上值班，由我從岸上和他聯絡。但是到了最後一分鐘，我又同意和安娜對換，因為她急着想上岸。其實我內心並不情願換，只是因為自從魯卜逝世之後，都是我在安排值班名單，所以倒不好意思拒絕了。露莉也要上岸，因為她的先生輪在那一班，只是她這次不能算特別通訊員，因為她在地球上的搭擋在休假。

他們離船的時候，我獨自站在艾爾茜號的頂端，悶悶不樂地看着他們一一登上小艇。空氣阻絕室外面臨時搭建了一塊平台；從這裏可以把小艇在貨艙口裝貨的情形看得一清二楚。這時工程師們已經把艾爾茜號詳細地檢修完畢，它的燃料艙也已經差不多裝滿了。艾爾茜號大部分都沉在水中，貨艙口距水面最多不過十呎，使裝貨工作方便不少。當第一批人員登陸時，艾爾茜的燃料

艙都是空的，小艇要放下一百呎左右才能到達水面，下船的人必須藉繩梯登上小艇，對於那些有懼高症的人來說，實在不太容易，而這種人爲數又頗不少。可是那一天就毫無困難了。

空氣阻絕室的大小剛夠容一個人出入，凡是比較大的物件都必須經由貨艙口。貨艙口固然也可以臨時改建爲空氣阻絕室，而且我們在「地獄」星上便這麼做過，但是如果空氣沒有問題，我們直接把它們當門用就行了。它們在貨艙甲板上，位於下甲板與輔機機艙之間。我們的三隻小艇和兩架直昇機便也收藏在這層甲板上。這些小艇當然可以由停放的地方用鵝頸式吊艇架把它們吊出來，但是直昇機却須先繫在吊艇架上吊出來，再把上面平台上的另外一付吊架鈎在直昇機上，才能將它經過艾爾茜號彎曲的外殼吊到臨時裝設的上甲板來，在這裏才能安裝它的噴射旋轉翼。

我們每一次用到它的時候，雷迦度先生都要對這種設計詛咒一番。「機械上的笑話！」這就是他給它起的名字。不過，那一天兩架直昇機都已經在外面，也都準備好了。一架在岸上的營區裡，一架就繫留在平台上我的旁邊。我們只要把小艇裝載完畢就行了。

小艇都是捕鯨艇的型式，是用玻璃和他夫龍鑄造的。它的每一個致命的地方都充滿了泡沫塑膠，所以保證不會沉。它又十分的結實，用力錘擊，也許你可以敲凹一塊，但是如果沒有鑽頭之類的東西，休想能穿破它。可是它又十分的輕便，空的時候，只需四個人就可以把它舉起來。即使在滿佈岩石的海邊它也可以搶灘而不至受損，卸貨之後，很輕易地就可以拖到岸上去。它們靠燃燒酒精的噴射引擎推動。但是艇上也備有槳和帆，雖然我們在史提夫舅舅嚴格的監督下曾經操練過，却從來沒有實際用過槳。





頭一天晚上，小艇已經替研究部門裝回來許多樣品標本；現在它們要載送那些去替換岸上值班的人員。從平台上我可以看到半哩以外的岸上，正佇立着許多等待回船的人。有兩隻小艇已經離開了艾爾茜，正在等第三隻。每隻艇上大約載有十八個人，和哈利爲了在岸上使用而申請的幾捆東西，以及夠這一批人一個星期用的補給品。

我覺得背後有響動，回頭一看，原來是船長。「您早，船長。」

「早，巴萊特，」他四面望望。「今天天氣不錯。」

「是啊，船長，不但天氣好，地方也好。」

「一點兒也不錯。」他兩眼望着岸上。「我一定要找個藉口，在離開這兒以前想辦法到岸上去沾點泥土氣，在船上待得太久了。」

「您眞應該去一趟了，船長，這地方就像個老朋友似的，跟『地獄』星不一樣。」

「一點兒也不像，」他背轉身去，我也轉過身來；除非船長願意，你不能主動跟他談下去。這時第三隻也已經裝貨完畢，正在解纜；所有三隻小艇在五十碼外排成一個縱隊，同時前進，我向露莉和安娜揮着手。

每一隻小艇那裡都有一條水淋淋的、腰般粗細的纜繩自水中伸出來，橫過艇身，再在另一側沒入水中。我不禁失聲大叫：「船長，看，快看！」

他旋過身來，只是艇身傾斜，打了個轉就沉下去了。它們是被什麼東西硬拖下去的。我聽到有人在尖叫，水面上漂滿了掙扎求生的人們。

船長擠過來，俯身在欄杆上望着這幕慘劇。他的聲音仍舊像平時一樣沉着穩定，「你會發動那架直昇機嗎？」

「呃，大概可以吧，船長。」我雖然不是直昇機駕駛員，但是我却懂得它是怎麼回事兒。

「那就去開！」他扒在欄杆上儘量探身出去大叫：「把貨艙門關上！」他回過身來，衝下艙口去了。我在爬進直昇機的當兒，匆匆瞥見使他大叫的原因了：又有一條既粗且濕的繩索從艾爾茜號船邊伸上來，溜向貨艙口。

發動直昇機比我想像的複雜多了。但是儀表板上印有一份檢查表。正當我摸索到「第四步：發動葉輪」的時候，正規駕駛員溫澤爾把我推到一邊。他兩隻手東弄弄西摸摸，螺旋槳就開始轉起來，同時他大聲地喊，「鬆開它！」這時外科醫生也爬進直昇機，把我推了出來；噴射器的强風把我吹跌在甲板上。我掙扎着立起身來，向四下張望。

水裡什麼也沒有了，什麼都沒有。沒有屍體，沒有掙扎求生的人，沒有三隻小艇的影子，連能浮得起來的貨物也看不見一件。

珍妮站在我身旁只是無聲地啜泣。我傻呼呼地問：「這是怎麼回事啊？」

她竭力鎮定自己，還是忍不住發抖，「我也不知道。我只看見它們有一個抓走了奧圖。它就……它就……」說着說着她又哭起來，就轉身走了。

水面上的確什麼都沒有，但是現在我看見水裡面有東西。如果水面平靜無波，從高處下望，你就可以看到水裡面去。這時我看見有東西整整齊齊地排列成隊形，團團圍住我們這條船。它們有點





像鯨魚——也許是我以為鯨魚在水裡就是那個樣子，因為我自己根本沒見過鯨魚是副什麼德性。

我混亂的頭腦剛弄清楚，原來那就是毀了我們小艇的那批傢伙，就聽見又有人指着岸上在大叫。對面岸上呢，等着回船的人仍舊站在海灘上，但是已經不只是他們這些人在那裡——他們已經被包圍了。那些傢伙上了岸，分列在他們兩側。距離這麼遠，我雖然看不十分清楚，但是却能看到這些海怪，因為它們比我們人要大得多。到現在為止，我只能說出它們都沒有腿，腿雖然沒有，行動非但不慢，而且極快。

我們的人正被往水裡趕。

我們只有眼睜睜地看着，一點辦法也沒有。在我們這一方，我們這艘船，是多少世紀以來技術進步的最新產品；它的火炬可以在剎那之間摧毀整座城市。在岸上，衞兵們配備的武器，其威力相當於一個軍。在船上，我們擁有的這一類武器更多。不過這時我還不知道軍火庫究竟何在，只曉得大概總在輔機機艙那層甲板的什麼地方——你很可能在一艘船上已經住了很久，但是却仍舊沒有走遍每一個角落。

我心裡雖然想，我應該下到輔機艙甲板去搜尋軍火。但是我的兩隻脚却不聽指揮，只是僵立在那裡，動彈不得，另外還有十幾個人也都和我一樣，嚇傻了。

總算有人比我機警。有兩個人衝出艙門，帶來了兩隻衝鋒槍，匆忙地在安裝，一面在打開子彈箱。其實他們是白費力氣了；因為這時海灘上和水面上都一樣，已經是光光的了。我們的船友不但被推入海中，而且被拖下水底。直昇機還在出事地點盤旋，救人的繩梯低垂，但是那裡却闃

無一人。

直昇機在島上巡視了一陣，飛過了我們的營地，然後才回到船上來。

就在直昇機將要降落的時候，曲佛斯匆匆忙忙的跑了上來，四面張望一下，隨即問我：「湯姆，船長呢？」

「在直昇機上。」

「哦，」他皺緊了眉頭，「好吧，那就把這個交給他。十萬火急。我還得回到下面去。」他塞了一張紙在我手裡，人就不見了。我看了一眼，那是一張電報紙，我也看了一下後面的署名。

船長的脚步剛一跨出機門，我就抓住了他的胳臂。

「讓開，別擋我的路！」船長甩開了我。

「船長，您務必──這是一封從島上發來的電報──是羅卡士少校發來的。」

他站住了，從我手中接過電報，然後到處亂摸，找他的老花眼鏡，其實我明明看見他的眼鏡好端端地揷在他口袋裡。我還沒來得及告訴他，他已經把那件電報塞回我手裡，「來，唸給我聽。」

於是我奉命唸了：「發文者：警衞隊長。受文者：劉易斯．克拉克號指揮官──0931──0905時調查營遭受疑似兩棲動物之土著突擊。初期我方傷亡慘重，敵軍終被擊退。職已率僅存之七人撤至營北山頭，我方被迫放棄研究船二號。突擊開始時，輪調回船人員正在岸邊候船，聯絡中斷，現況不明，處境危殆。





「結論：敵人之突擊似經精密之策劃，並配有武裝。其主要武器似為以特强壓力噴射之海水，亦有類似刀劍之個人武器。敵人之智能絕不下於我方，就現地狀況衡斷，其武器配備不弱，紀律亦極嚴明，武器雖不若我方精良，但數量遠為龐大，遂使彼等仍居優勢。

「建議：我現有兵力對抗敵方現有武器，尙堪自保。謹建議，目前一切措施應以援救岸邊人員為主。然後本船應即升空進入軌道，賡續策劃救援職屬安全返航之方案及所需之武裝。職羅卡士──0936」

船長接過電報，一語不發，逕向艙門走去。在場的雖然有二十多人，但是沒有一個人開口。我不知如何是好，後來看他們都跟在船長身後，魚貫下艙，我便也隨着下去。

船長一口氣走下兩層甲板，進了通訊室，我並沒有跟進去的意思，但是他讓門開着沒關。曲佛斯在裡面，全神貫注在他平時與營區通話的機器上，傅立克中校也在旁邊，面色凝重。船長說：「給我接羅卡士少校。」

傅立克中校略一抬頭，「是，我們正在試，剛才他們正在報傷亡名單的時候，線路忽然斷了。」

船長咬着下唇，神情十分沮喪。他說，「不要停，繼續試。」然後回過頭來，看到了我。

「巴萊特！」

「有！」

「你那部分有一個人在那邊，和他聯絡。」

就在我呼叫薇琪的時候，我腦子裡很快地想了一下，要想現在格林威治時間是什麼時候了——假如薇琪在家的話，她就可以和長程基金會用直通電話講話，長程基金會就可以讓她和羅山姆的心感搭擋通話，再和山姆聯絡，然後船長就可以透過這四聯轉播和史提夫舅舅互通消息了，這樣做所用的時間也不會比無線電多。（「薇琪啊，薇琪，快來，有緊急的事！」）

「來啦，湯姆叔叔，怎麼回事，我都睏死了。」

傅立克中校說，「船長，這辦法恐怕行不通吧？羅山姆並不在生存人員名單上。他原來是應該輪調回船的，現在一定到海灘上來了。」

當然，當然！山姆準在海灘無疑——我當時不是站在船上，親眼看見他們被趕下海的嗎！

「湯姆叔叔，倒底怎麼回事呀？」

（「寶貝兒，請等一下，保持聯繫。」）

「那就趕快找別人！」船長怒喝一聲。

「沒有別人好找了，船長，」傅立克中校說，「喏，這是生存人員名單，羅山姆是唯一在岸上的畸——呃，特別通訊員。」

船長瞥了名單一眼，說，「傳令所有不值班的人員在餐廳集合，趕快！」他轉過身，對着我直衝過來，害我趕緊跳開讓路。

「湯姆叔叔，倒底怎麼回事嘛？聽你的聲音好像挺着急似的。」

我盡量控制着自已的聲音，（「寶貝兒，沒事了，是我弄錯了，對不起。快去睡吧。」





「好吧，可是你的聲音還是很着急的樣子嘛！」

我緊跟在船長後面出去了。我們下梯子的時候，傅立克中校還在利用船上的廣播系統在傳令，但是他到餐廳的時間也不過比我們遲了一兩步而已。前後不過幾秒鐘功夫人就到齊了，一共大約有四十人，比起我們從地球上出發的時候，眞是少得可憐。船長看了大家一眼，問華卡斯，「都到齊了嗎？」

「差不多了，船長，除了正在值班的工程人員。」

「我把曲佛斯留下當班，」傅立克中校加了一句。

「很好，」船長轉身朝着我們，「現在我們要把岸上活着的人救回來。願意去的人請向前邁一步。」

我們不是向前邁了一步，是全體蜂擁而上。我本以爲我比別人要快那麼一點點，因爲我還有爲了史提夫舅舅的關係，然而事實又不盡然。葛太太懷裡正抱着小哈利，但是她竟也和我一樣快。

「謝謝各位，」船長板板地說，「現在請婦女們退到備餐室，我們好挑選願意去的男士。」

「船長？」

「哦，厄哈德船長，怎麼樣？」

「我願意當領隊。」

「哪有這種事，當然是我領隊，現在你要帶幾位女士下去準備我們應用的東西。」

厄哈德船長躊躇了一下，馬上說，「遵命，船長。」

「那一條規定——我們遇到有危險性事故時的老規矩——通統適用於大家每一個人。凡是配置有兩個人的工作，年長的優先。凡是可以減免的工作，擔任那項工作的男士就要去；不能減免的，就留。他又四顧一下。「巴巴古博士！」

「有，船長。」

歐托爾先生說，「且慢，船長。我是單身漢，而巴巴古博士是非常——」

「住嘴。」

「可是——」

「該死！難道我每作一個決定都要先跟你們每一個人辯論一番才行？還要我提醒你們，現在的每一秒鐘都是寶貴的嗎？過去和那些女士們站到一起去。」

氣得滿臉通紅的歐托爾先生乖乖地站到了一邊。船長接着又說：「華卡斯先生、羅區先生、薩威靈先生——」他很快地挑出了他所需要的人選，然後揮手示意，把我們這些人都請入了備餐室。

麥老爹勉強地挺了挺胸，「船長，您忘了我，我可是我們那一個部門裡年齡最大的。」

船長的臉色稍稍緩和了一絲絲，他平靜地說：「麥先生，我不是忘了，只是直昇機的艙位有限——而且我們還有七個人要救回來，所以只好委屈你了。」

麥老爹低下了頭，我猜他一定想哭。過了一會兒，他才慢吞吞地拖着脚步，離開那入選的一





群。德士瞟了我一眼，一副沾沾自喜、神氣活現的樣子；他是被選中的一個。他的樣子看來還未滿十六歲，我猜他大概從來也沒有刮過鬍子；這恐怕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被人當作成人看待。

雖然一切都已定局，但是我仍舊不甘心，我湊近船長，拉拉他的袖子，「船長，請您准我去吧……我舅舅在岸上呢！」

我料想他會大發脾氣，結果他竟然按捺下了，「我懂你的意思，但是你是我們僅有的特別通訊員了。不過，見到羅卡士隊長的時候，我會轉達你這番心意的。」

「但是——」

「走開，不准再開口了，快去做你該做的事，當心我把你一脚踢出去。」他回身就走，好像根本就沒有我這個人似的。

五分鐘之後，武器已經分發完畢，我們爭先恐後地爬上樓梯，目送他們出發。溫澤爾發動了直昇機，放在空檔上，自己就跳出來了。他們八個人魚貫登機，船長殿後。德士兩肩各背一條子彈帶，手裡拿着衝鋒槍，興奮得咧着嘴直笑。他向我霎霎眼睛：「我會寄一張明信片給你。」

船長忽然停了一下，「厄哈德船長。」

「有。」

這位現任船長和那位預備船長兩人低聲商量了一會兒，我聽不見他們說些什麼，他們大概也不想讓我們聽見。後來只聽到厄船長大聲說，「是，船長，一定遵辦。」

「好極了。」船長這才邁步進了飛機，帶上機門，自己來駕駛。我連忙彎下身來，抵抗那飛

機起飛時的强風。

然後我們便開始等待。

我在平台和通訊室之間來回地跑。曲佛斯仍舊未能和史提夫舅舅聯絡上，但是他可以和直昇機上通訊。我每一次跑到上邊，都要找找看有沒有海怪，可是它們好像已經撤退了。

最後，我又回到通訊室，看到曲佛斯很高興的樣子。「他們找到他們了！」他宣佈說。「他們已經離開地面了。」我還想多問他一點，他已轉身去向全船播報這個喜訊了。我趕緊又跑上甲板，想看看能不能看到那架直昇機。

我看到它了，就在山頂上不遠的地方，距我們大約有一哩半。它以極快的速度向船這邊飛來，不久，我們連裡面的人都看得見了。等它再飛近了一點兒，有人打開了朝我們這邊的窗子。

船長駕駛的技術並不高明。他想直接降落到船上，但是他對風力的估計錯誤，於是只好飛過去，重新再來。這時飛機離船更近了，上面的人我們已經看得清清楚楚。我看到了史提夫舅舅，他也看到了我，直向我揮手；他沒有叫出聲來，只是揮手。德士坐在他旁邊，也看見了我。他朝我咧嘴一笑，不但揮手，而且大叫，「嗨，湯姆，瞧我把你的老伙計救回來了！」他走到後面去，玻西的上半身就在窗上露了出來。他一手抱着玻西，一手指着它叫我看。他們兩個都呲着牙笑。

「謝了，」我也大聲回喊，「嗨，玻西！」

直昇機越過艾爾茜號，朝前飛了幾百呎以後，掉頭再迎風飛回來。





它朝着船對直飛過來，就在它將要降落之際，海中突然伸出一個東西，剛剛在它下面。有人說那是一個機器——依我說，它倒像是一條碩大無朋的象鼻子。一股又急、又硬，又亮的水流，像鋼鐵似的從它的尖端直射出來，碰到了一隻螺旋槳的槳尖，飛機就搖擺起來。

船長把飛機斜着飛，想避開它，但是水流緊追不捨，先擊中了機身，接着又射中一片槳葉，飛機傾斜得厲害，便開始下墜。

我沒怎麼經歷過緊急的場面，總要過了多少鐘頭之後，我才能想得出當時我該做些什麼。這一回，我連想都沒想，就開始行動了。我俯衝而下，連樓梯的踏板都沒碰到一點，立刻就到了下面的貨艙甲板，那裡的艙門自從不久前船長下令關閉之後就沒有再開過。我打開艙門，再四下張望，正看到了我所需要的東西：繫小艇用的吊索還鬆鬆地盤在甲板上，沒有固定好。我抓住一端，站在艙門口。

失事的直昇機就浮在我面前不遠的地方，落難的人正在水中掙扎。我使足了勁，把吊索盡力拋出去，拋得遠遠的，口中叫着：「史提夫舅舅，抓住它呀！」

我叫的時候，其實並沒有看到他，只是出於本能的行動而已。等我看到他的時候，才發現他遠在根本不是繩子所能扔得到的地方。我聽到他在叫：「湯姆，我來了！」然後便奮力向船游過來。

我當時眞是急昏了頭，幾乎想把繩子收回來重新再扔，這才想到我還是可以用它來救別人呀！我於是又大聲喊起來，「哈利，趕緊抓住，就在你背後！」

葛哈利在水裡打了幾個滾，總算抓着了繩子，我開始用力把他往船上拖。就在快到船邊的時候，我差一點又失去了他。他有一隻手臂好像廢了，幾乎連繩子都抓不住。最後，我們還是硬用人力把他拉上了船，虧得艙口離水面不高，否則便不容易辦得到了。把他拖上船以後，他已經完全崩潰，臉朝下躺在那裡，一邊喘氣，一邊抽噎。

我從他仍舊握着的手裡抽出吊索，轉身預備再投給史提夫舅舅。直昇機已經不見踪影，史提夫舅舅也不見了，海面上又恢復了平靜——只有玻西，頭高高地伸出水面，拼命在向船邊游。

我確定了水中再沒有別人以後，才想到該想個什麼辦法幫玻西一個忙。

這隻可憐的小猪不會抓繩子，那是一定的了。也許我可以用套索來套它。於是我就粗手笨脚地在那根粗繩子上打了一個活結，誰知結剛打好，忽然聽得玻西一聲慘叫，我急忙伸頭去看，正好看到它被拖到水下面去了。

那拖它下水的絕不是一張嘴巴，我不認爲那是一張嘴。





## 十五　「達成她的任務」

自從遭受到海怪的攻擊以後，人心惶惶，我不知道做什麼才好。有些人站到平台上去想看看外面的情形，忽然那根管子又出來了，差一點把一個人打下水。因此厄船長下令所有船員一律不准出去，並關閉艙門。

我自然也沒想到，晚飯後（如果有晚飯供應的話；因爲大多數人都是自已做個三明治吃吃就算了）竟會收到一張通知，召集各部門主管立刻開會。「湯姆，是你吧？」曲佛斯問我。「他們說麥老爹生病，他的門關着。」

「大概吧。」麥老爹對這次意外受的打擊太大，遵照唯一剩下的一位醫務人員潘廸特醫生的囑咐，服了鎮靜劑，正在安睡中。

「那你最好趕緊去。」

我先跑到厄船長的房間去，裡面一片黑。我忽然聰明起來，又奔到船長室，果然，房門大開，已經有好幾個人圍着一張桌子坐着。我向他報到：「船長，特別通訊部門的。」

「請坐，巴萊特。」

哈利在我後面進來，船長走過去關上門，自己才坐下。我四下一看，心裡想，這是哪門子的首腦會議呀？在座的只有葛哈利是唯一眞正的、從離開地球時便是首腦的人。伊士曼先生是代替傅立克中校的。歐托爾媽媽早已去世，現在卡斯也走了，生態部門由克利希先生代表來參加會議，我們離開地球的時候，他還只是空氣調節和水栽的負責人。巴巴古博士的位子換了歐托爾先生，雷迦度先生取代了羅區先生。安德利軍曹是史提夫舅舅的繼任人，他原來也是一名機械師，現在則是警衞隊中碩果僅存的成員了——因爲兩天前他的手臂骨折，所以被提前送回船的。潘廸特醫生則坐在原來戴醫生的坐位上。

當然還有我自己，然而我只不過是暫時代理的性質，因爲麥老爹還在船上。最令人難受的是厄船長坐在原來船長的位子上。

厄船長開始說話了。「我們目前的處境，我想各位都已知道，不用我來多說了。例行的各單位業務報告也免了。我個人認爲，就我們目前所有的人力和裝備來說，我們對這個星球的調查研究工作可以說已經完成了。我們只需再趕出一份關於今天所遭遇的慘變的報告，以便第一批移民能作充分自衞的準備。大家有沒有不同的意見？葛博士，你是不是還需要對這裡再作深入的研究？」

哈利談虎色變，連忙說，「不了，船長，在這種情況之下不能再做了。」

「各位還有沒有什麼意見？」沒有。「很好，」厄船長繼續說。「我建議趕快把去阿爾法．





鳳凰星座的航線擬訂出來。我們明天上午九點鐘舉行追悼會，中午啓程。歐托爾先生，怎麼樣？」

「您是說，我們的資料來不來得及準備好嗎？如果珍妮和我馬上動手，我想大概可以。」

「好，散會以後，請立刻着手。雷迦度先生呢？」

雷迦度傻了，「船長，這太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

「當然，時間是倉促了一點，不過，你那部門來得及嗎？我相信你們燃料是已經裝滿了的。」

「那不是問題，船長。火炬一定可以準備好，不過我是說，我原來以爲這一次我們是要直飛地球哩！」

「你根據什麼會有這種想法呢？」

「根據什麼？呃……」這位新任的總工程師結結巴巴，說不出話來，幾乎連西班牙語都急出來了。「我是根據目前我們實際的情況，船長。輪機部門現在連值班的人都不够了，我不能替別的部門代言，不過他們的情況也不見得會比我們好多少。」

「你用不着替別人講話。至於你自己那一部門，機械方面是不是都準備好了？」

雷迦度忍了一口氣。「準備好了，船長。不過，人跟機器一樣，有時也會出毛病的。」

「難道回地球，你們值班的人就够用了？」他沒有等雷迦度回答就又接着往下說，「我本來是不想說的。我們到這裡來不能光爲了遷就一己的方便，我們是負有任務來的，大家應該都明白

這一點。就在今天早上，史璜生船長離開的時候，他還跟我說，『請好好地帶這條船，務必達成它的任務。』我也答應了他，『是，船長，一定遵辦。』我現在再提醒一下各位這項任務：這次派我們出來是要從事研究探索的工作，只要和地球能維持通訊一天，無論多遠的地方都應該去——唯有在通訊斷絕以後，我們才可以自作主張，回航地球——如果還能回的話。各位，我們現在和地球的通訊沒有斷；我們奉命探勘的下一站是阿爾法·鳳凰星座。這話說清楚了嗎？」

我的腦海裡波濤洶湧，思潮起伏不定，幾乎聽不進他說些什麼。我在想，這傢伙自以爲是什麼人？哥倫布嗎？刼後餘生，我們船上只剩下了三十多個人——離開地球的時候有兩百人。現在小艇沒有了，直昇機也——我差一點沒聽清他的下一句話。

「巴萊特？」

「有，船長。」

「你那一部門怎麼樣？」

我漸漸明白，我們這一組——這些畸型人，如今已經成爲船上的關鍵部門了。只要我們不起作用，他就非回航不可。我眞想告訴他我們全聾了，但是明擺着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只好另尋口實。

「報告船長，您說的不錯，我們現在還能和地球通訊。」

「很好。」他的目光轉向了潘迪特醫生。

「請等一下，船長，」我堅持地說，「我的話還沒說完。」





「哦？那就請說。」

「我們下一次的航程大概需要三十年，我是說格林威治時間，是不是？」

「差不多吧，也可能不到一點。」

「好，我們船上現在只剩下三個特別通訊員了，我，麥老爹——就是麥艾佛先生，還有美玲。我認爲你不能把麥先生算在內。」

「爲什麼？」

「因爲他的對手還是當時離開地球時的那一位，而她現在的年齡已經和他一般大了。您想，麥老爹還能再活三十年嗎？」

「可是，對他來說，那不是三十年啊——哦，對不起！我懂你的意思了。你是說即使她還活着，也不止一百歲了，也老邁不堪了。」

「是的，而更加可能的是恐怕她活不了那麼久。」

「好吧，那我們就不把麥先生算在內。現在還剩下你們兩位，我想，應付重點的通訊工作應該綽綽有餘。」

「不見得，美玲也靠不住。您想，她現在已是次級通訊小組，而她的對手也已經三十多歲，並且沒有孩子。依其他心靈感應小組的例子來看，我恐怕他們之間的通訊連下一次尖峯飛行都維持不住，更不用說三十年了。」

「不是還有你嗎？」

我的腦子裡忽然閃過一個念頭，如果我有膽子跳出船去，那麼，他們就都可以回家了。但是這也不過只是一閃而已，說什麼我將來一定不會是自殺而死。「我的情形也不見得好，我的搭擋今年已經……」我得停下來算一算，其實算也不一定算得準，「已經十九歲了。沒有孩子，而且在我們下次的尖峯速度飛行以前不可能有。我總沒法子跟一個新生的小毛頭打交道呀。可是等我們飛完了這一段，她至少已經五十歲了。據我所知。到現在爲止，整支船隊裡都還沒有能聯絡這麼久而不出問題的。」

他過了一會兒才反問我：「你有什麼確實的理由相信那是辦不到的嗎？」

「哦，沒有，船長。但是那的確是非常靠不住的。」

「哼，你自認是心靈感應理論的權威嗎？」

「啊？當然不是，船長。我只是個會心靈感應的人而已。」

「我倒認爲他的話大概沒錯。」潘廸特醫生插嘴說。

「那你是權威囉，大夫？」

「我？船長，您是知道的，我的專長是外感病理學，不過……」

「既然如此，我們要和地球方面的權威人士商量一下才行。他們也許有辦法改善我們的情況。在這種情形之下，長程基金會非常可能再度授權使用藥物，來減少我們以尖峯速度航行時不能感應的可能性。他們或許還會有別的辦法。」

我想告訴他薇琪不會冒險服用會成癮的藥物。後來我想最好還是不要說。既然佩德服用過





──薇琪便也許會服。

「好了，各位先生，我們就談到此地爲止。我們明天中午準時啓航。哦，還有一件事……就是你們有人暗示過，這條船上的士氣不太高。這話不錯，我也許知道得比你們更清楚。所以我想，如果我們儘快恢復了工作，也許可以忘却我們所遭受到的苦難，我們的士氣便也會重歸正常。最後，我希望各位身爲高級官員，都能體認對於重振士氣一事責無旁貸，大家均能以身作則，爲全體同仁立下良好的榜樣。謝謝各位。」他站起來了。

我不知道消息在船上是如何傳法的，可是我一到餐廳，大家都已經知道明天中午就要起飛而且不是回家的這回事了。只見到處都在悄悄地紛紛議論。我忙不迭地開溜，因爲我心裡亂得很。我想到船長堅持要再繼續飛行一程，而這段航程即使有什麼結果的話，他可能也沒有辦法可以報告回去──而我們大家無法生還的機會倒是蠻大的。另一方面，他鼓舞我們重視責任，無視恐懼的勇氣，却又使我不能不十分佩服。

若是船長──我是說史璜生船長──一定不會這樣頑固。

他眞的不會？據厄船長說，他最後的一句話就是責成他率領我們達成使命。我們這些人沒有一個人不是經過千挑萬選的──只有我們畸型人例外。而每一艘船的船長、預備船長，便可能主要是因爲這種不屈不撓的頑強性格而當選的。當哥倫布飲水告罄、部下陰謀叛變之時，支持他勇往直前、邁進不休的不正是這種精神嗎？我記得有一次史提夫舅舅也這麼說過。

我決心要去找史提夫舅舅談談……繼而又想到這已是不可能的事了，不禁悲從中來。當我父

母去世的時候（那是上兩次尖峯飛行之前的事），我也傷心過，但是我知道我傷心的程度並不如我應該有的那樣深。因爲當我獲知他們的死訊時，他們已逝去很久了，我僅只是對着照片哀悼我久已不見的親人而已。但是史提夫舅舅是我朝夕相對的人——今天早上我還看到他呢。而且自從上船以後，每逢遭受到自已無法處理的難題時，他便是唯一能替我分憂解惑的救星。

我這時才感覺到從此是眞正失去他了。人在遭受到重大的打擊時，要到事後才會痛定思痛。就在這時，我門上響起了剝啄聲，否則我眞會搥胸頓足大哭一場。

原來是美玲和她的先生曲佛斯。我請他們進來，坐在我的床沿上。佛斯開門見山，「湯姆，關於這件事，你站在哪一邊？」

「什麼哪一邊？」

「就是還想用剩下這有限的幾名船員繼續航行的這件蠢事。」

「我站在哪一邊都沒有關係，船又不是歸我帶。」

「怎麼沒有關係，你最有關係了！」

「什麼？」

「哦，我是說，只有你才能夠阻止這件事。喏，你看，現在每個人都知道你和船長說過些什麼了，而且——」

「是誰說的？」

「不用管是誰說的。卽使你不說，反正在場的總有人會說，這根本就是常識嘛。你對他說的





話理由充分。從你所說的話裡可以看出厄船長除了你之外，沒有其他任何人能够和總部聯絡了。所以唯有你才是掌生殺大權的人物，只有你才能阻止他。」

「是嗎？且慢，我不是唯一的一個。卽使不算麥老爹，也還有美玲呀！」

佛斯搖搖頭，「美玲不會替他幹的。」

他的太太說，「佛斯，我可沒有說過這樣的話。」

佛斯憐愛地看着她。「別傻了，親愛的。你明明知道再經過一次尖峯飛行，你對他就會百分之百的一點用處也沒有了。如果我們英勇的厄船長連這一點都想不通，他就……如果實在萬不得已，我可以親自去向他解釋，簡單明瞭，一句話就行了。」

「可是也許我還能聯絡得上啊？」

「哎，不會的……你要是會的話，我就打扁你的小腦袋瓜。我們的孩子一定要在地球上長大。」

她定定地看着他，拍拍他的手。從上次以後，美玲一直沒有懷孕，但是誰都看得出來，他們是多麼地渴望獲得一個寧馨兒。我總算瞭解佛斯爲什麼這麼堅決了……而且我也可以確信，在她和她先生短短的爭執之後，再經一次尖峯飛行，美玲是一定不能通訊的了。對她來說，船長的要求，對地球上基金會的義務等等，哪一樣也比不上佛斯的願望重要。

佛斯接着往下說，「好好考慮考慮吧，湯姆，你不能見死不救。繼續航行無異是自殺行爲，除了船長以外，誰都知道。湯姆，一切全看你了。」

「是嗎？好吧，讓我好好地想想。」

「正是，不過，請不要太久了。」他們走了。

我躺在床上，但是翻來覆去睡不着。麻煩的是，曲佛斯差不多沒有一句話不對……包括他說的，再經一次尖峯飛行，美玲跟她的搭擋一定會聯絡不上在內，因爲她現在就已經漸漸地不行了。自從上次尖峯飛行以後，本來應該由她擔任的有關數學和技術報告都改由我來發送了，因爲她做的常常出錯。佛斯用不着敲她那公認爲漂亮的小腦袋瓜；她的確是正逐漸在喪失心感的能力。

而另一方面……

大概在我第十八次想到「另一方面！」的時候，我一躍而起，穿上衣服就去找哈利。在我想，哈利身爲單位主管，開會時又在座，跟他商量自是再好不過。

他不在房間，柏樂建議我去實驗室找找看。他果然在，單獨一個人，正在打開前一天才運上船的標本。他抬頭看見了我，「湯姆，情形怎麼樣了？」

「不太妙。」

「我知道。你看，我一直找不到合適的機會來謝你。是我寫一封謝函好呢，還是就聽我當面一申謝忱好呢？」

「呃，就算你已經謝過我好了。」我起先還不懂他意何所指，老實說，我根本就忘了救他出水的事，因爲我實在也沒空想這些。

「你當然是這麼說，我可忘不了。你說是不是？」





「好吧，就算是吧。哈利，我要請教你的高見。」

「高見？我這兒多的是，不但大小尺碼齊全，而且全部免費，包君滿意。」

「今天晚上的會議，你參加的。」

「不錯，你也一樣。」他露出擔憂的神色。

我把我的煩惱一古腦兒告訴了他，考慮了一下，把曲佛斯對我說的話也全說出來了。「哈利，我該怎麼辦？佛斯的話沒錯；再繼續飛行一程，單從能不能有什麼收穫這一點來衡量，就實在不值得冒這個險。卽使我們找到了另一個值得報告的星球——從船隊整體的際遇看，希望非常渺茫——我們差不多敢於斷言，我們一定沒有辦法能報得出去，除非我們自己回去，但那已是我們離開地球的兩百年以後了。佛斯說的對，以我們目前的情況來說，那是荒謬的、自殺的行爲。可是，另一方面，船長也沒錯；這是我們合約中的規定。本船有關航行的一切命令也都是要我們再繼續前進的。」

哈利小心謹愼地打開了一包標本，然後才答覆我。

「湯姆，你應該問我一個比較容易回答的問題。譬如說，你問我應不應該結婚，或是任何其他問題，我立刻就能給你答案。但是唯有這件事，不容任何外人置喙，因爲這關係你個人的職責問題。你必須自己作決定。」

我想了一想。「算了，哈利，你自己的看法如何？」

「我？」他放下了手中的工作。「湯姆，我也不知道。對我個人來說……在船上的這段時間

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期。我的妻子兒女都在身邊，我的工作符合我的志趣。但是別人的感受可能就不一樣。」

「你的孩子們呢？」

「不錯，問題就在此。一個愛家庭的人——」他皺起了眉頭。「我實在沒法給你出主意，湯姆。只要我稍有暗示你不要做你簽了約該做的事的意思，我不就是在鼓勵你抗命嗎？那對於你我兩個都是最重的罪名。假使我告訴你應該照船長的命令去做，我在法律方面固然站得住脚，但其結果也許是我們：你、我、我的太太、孩子，以及全船的人同歸於盡……因爲卽使爲法所不許，可是不能說佛斯不能有顧家的念頭。」他嘆了一口氣。「湯姆，我今天死裡逃生——多虧了你——我的判斷力還沒有復元。我不能給你很好的建議，因爲我很可能還懷有偏見。」

我沒有吭聲，我希望史提夫舅舅可以回答我，天下沒有他不能解決的事。

「我現在所能做的，」哈利繼續說，「只有一個供你參考的建議。」

「哦，怎麼樣呢？」

「你不妨私底下去見船長，告訴他你多麼擔心。那也許可以影響他的決定。至少應該讓他知道。」

我說我需要好好地想一想，謝了他，我就離開了。我回房上床，終於進入了睡鄉。約在午夜時分，船猛然晃動起來，把我驚醒了。平時船停在水上的時候，也會有輕微的搖擺，但是這一次卻不大相同。





晃動停了一下，又晃起來了……又停了一下，又晃了……我正在奇怪……忽然又來了一陣完全不同的震動；我辨別得出這是火炬發動的感覺，只是比較更劇烈一些。工程師們管它叫做「清喉嚨」，是檢修必經的一種過程。我想一定是雷迦度先生在加夜班。我又躺下去睡了。晃動也沒有再發生。

早餐時候，我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原來是巨獸在水中對船作怪，至於如何作怪，可就不得而知了。船長曾經吩咐雷迦度先生用火炬來對付他們，這倒是非常明智的措施。我們現在對它們的瞭解雖然不深，但是有一件事卻是很明顯的：對於溫度極高的蒸汽和強度的放射線，它們還無法抗拒。

和海怪之間的小衝突給予我莫大的鼓勵。我決定依照哈利的建議單獨去見船長。

等了不下五分鐘之久，他才叫我進去。他只是一語不發，等我把所有要說的話都說完。我不厭其詳地把全般情況就我的看法講出來，而避免牽涉到佛斯和哈利。從他的面部表情上，我一點也看不出他究竟有沒有把我的話聽進去，於是我只好加重語氣：麥老爹和美玲已經一定是不行的了；再經過一次尖峯航行之後，我恐怕也會無能爲力；因此他不啻是在拿他的船以及全船人的性命來賭萬分之一的機會。

等我一口氣說完以後，我還是不知道他聽進去了沒有，他也沒有直接答覆我的問題，反而問我：「巴萊特，昨天晚上，你和另外兩位船員關在你的房間裡密談了五十五分鐘。」

「啊！是的，船長。」

「你和他們談到過這些嗎？」

我本來想撒謊，但是還是說了，「是，談過，船長。」

「之後你又去找另外一個人，和他談到深夜——也許我該說淩晨。你們談的是同一個問題嗎？」

「是，船長。」

「好，我現在要調查你，因爲你涉嫌兩項罪名：煽動叛變和意圖叛變。我現在就逮捕你。回你房間去，不准出來，不准會客。」

我憋着一口氣。想起了史提夫舅舅曾經說過的一些話可能對我有幫助。他以前擔任過太空律師，甚能得人敬重，他也很津津樂道。「是，船長，不過你一定得准我有會見我自己選定的辯護人的權利，而且要給我公開的審判。」

船長點點頭，那副神情就像我在告訴他天下雨了似的。「當然，我們會尊重你的法定權利。不過這些都要等以後再說；我們現在的當務之急是準備開航。所以你還是先俯首就逮，回你的房間再說。」

說完他就走了，留下我自己來執行關禁閉。他甚至連一點生氣的樣子都看不出來。

所以，我只好單獨一個人，坐在我自己的房間裡。我要告訴麥老爹他不能進來，等一會還要告訴佛斯。對於我的一切遭遇，我簡直不敢相信。





## 十六　「數學上抽象的概念」

那一天的上午竟像有一百萬年那麼長。薇琪按時和我聯絡，但是我告訴她值班的次序換了，等一會兒我會找她聯絡的。「沒什麼不對吧？」她問我。

「沒有啊，親愛的，只不過船上正在改組。」

「那就好，不過你的聲音聽起來好像在發愁似的。」

我不但沒有告訴她我遇上了大麻煩，甚至連這次大災難都沒向她透露一點。將來有的是時間，就怕她會看到官方的消息。同時，我們也沒有理由讓一個可愛的小女孩爲她無能爲力的事操心。

約摸過了二十分鐘，伊士曼先生來了。他敲敲門，我在門裡對他說：「對不起，我不准會客。」

他沒走。「湯姆，我不是客，是奉船長之命來的，是公事。」

「哦，」我開門讓他進來。

他手裡拎着一隻工具箱。他把它放在地上，說，「以前的普通通訊部門和特別通訊部門現在已經合併了，我們的人手缺得厲害。這樣一來，我似乎成了你的上司。不過，你放心，一切都和以前沒有兩樣，只是我要在你的錄音機上裝一條新線路，這以後你錄的音就可以直接通到通訊室去了。」

「裝了又幹嘛呢？」

他一臉的困惑。「你不是應該在半個鐘頭以前就當班的嗎？裝這條新線路是方便你在這兒值班啊，船長還在怪我沒有早早就裝好呢。」說着他就動起手來。

我沒說話。可是又忽然想起了史提夫舅舅說過的話：「喂，請等一下！」

「怎麼啦？」

「哦，你弄你的吧，沒關係。不過我可不值什麼班。」

他直起腰來，着急了，「湯姆，不要說這種話，你的麻煩已經够多了，別再把事情弄得更糟。湯姆，我們就當你沒說，好不好？」

伊士曼先生是老好人，也是唯一不叫我們畸型人的通訊人員。我知道他是眞心爲我好。可是，我說，「我倒不知道會糟到什麼地步。你去告訴船長，就說是我說的，要值班，他值好了——」轉念一想，史提夫舅舅一定不會這樣說法。「對不起，請您轉告他：『通訊員巴萊特向船長致意。他對身繫囹圄，因而不能執行任務，深表遺憾。』懂了嗎？」

「湯姆，你聽我說，這不是正當的態度。當然，就法律立場而言，你這些話也不能說毫無道





理，可是現在人手缺得緊，每一個人都應該積極參加工作才對。你不能拘泥於法律條文，這樣對別人太不公平。」

「我不應該嗎？」我的氣都有點喘不過來，我太高興有這麼個反擊的機會了。「船長可也不能又吃、又拿，兩件事都佔全了。關禁閉的人不執行任務，從前如此，將來也依然如此。你只把我說的話說給他聽就是了。」

他悶聲不響地接完了線。「你眞的要我把這些話報告他嗎？」

「當然。」

「好吧，那個東西就讓它這麼連着，」——他用大拇指指着錄音機又加了一句——「假使你改了主意，你用這個就可以和我通話了。再見。」

「還有一件事——」

「什麼事？」

「船長也許想不到，因爲他的房間裡有洗手間。可是我在這裡已經關了好幾個鐘頭了，誰會來帶我出去？什麼時候來？雖然是犯人，也不能不清理內務啊！」

「啊，我來帶，跟我來吧。」

這便是那天上午的高潮了。我預料伊士曼先生把我送回房間之後，不出五分鐘船長就會衝進來大發雷霆。所以我自己在心裡編了一大段台詞，幾經斟酌，務必要使它不越出法律的範圍，而且還很尊敬他。我相信這次可捉到他了。

但是，什麼事也沒有。不但船長沒出現，任何人也沒來。時間一定快到正午了。既然還沒有聽到準備昇空的命令，我只好躺回床上，再等五分鐘。

這五分鐘可眞長。

大約十二點一刻的時候，我決心下床，不再等待。午飯還不見踪影。十二點半的鐘敲過了，還是沒有動靜。我決定寧可一頓不吃飯，也不能予人口實，讓船長在我頭上再加一個越獄的罪名。我本想告訴麥老爹，說膳食部還沒給我送飯來，後來我又認爲我等的時間越久，船長犯的錯便越大。

大約在所有的人都吃完飯之後，又過了一個鐘頭，克利希手中捧着一個托盤來了。從他的親自出馬而沒有隨便派一個當班的炊事，使我意識到我一定是名「重要人犯」——特別是克利希的那副神態：不但不打算跟我說話，甚至於連走近我都害怕似的。他把托盤往房裡一推，然後說，「吃完了把盤子放在走廊上就好。」

「謝了，克利希。」

但是，盤子裡食物下面却藏着一張紙條：「太棒了！不要屈服，我們一定想法子修理修理他。大家都一致爲你作後盾。」字條上既沒有具名，我也認不出是誰的筆跡。那不是克利希寫的，我把他的農場弄得一塌糊塗的時候就認得他的字了。也不是曲佛斯或他太太寫的，更絕不是哈利寫的。

最後，我決心不管它是誰寫的，就像古時候的那些被難英雄一樣，把它撕碎，放進口中嚼爛





。其實，我還不能眞正算是一位大英雄，因爲我沒有像他們一樣嚥下肚去，只是嚼爛後又把它吐了出來。不過，我敢擔保字條是全毀了，因爲我不僅不想知道它是誰送來的，也不想讓任何人知道有這麼一回事。

知道爲什麼嗎？這張紙條不但沒有使我好過，反而令我不安。大概有兩分鐘吧，它曾使我精神百倍；我自以爲不可一世，成了被壓迫者的領袖。繼而，我漸漸瞭解到這張字條的涵意了……叛變。

這是世界上最醜陋的字眼。其他任何罪惡都要比它好一籌。

史提夫舅舅教導我——其實是佩德和我，那時我們都還是孩子——許多重要的事情，其中有一件便是：「船長的所作所爲，即使是錯的也是對的。」事隔多年，我才能稍稍體會；你必須要在船上生活，才能够瞭解這句話的眞正意義。事實上，在我沒看到那張鼓勵性的字條以前，我都不能算是眞正的瞭解，現在我才意識到船上是眞正有人在認眞地想推翻船長的權威……我是他們反抗的象徵。

一艘船並不僅是一個小世界，它更像一個人體。不論船長的態度多麼開明，其中都不容許民主存在，至少不能有少數服從多數的那種事發生，就好像遇到了什麼危機，你不能要你的手、脚和腸胃來表決一樣。你絕對不會這麼幹！一定是由你的腦子來作決定，然後由整個人體來執行。

一艘航行太空的船更是這樣，而且非如此不可。史提夫舅舅的意思是說，船長做得對固然最好，其他的人卽使和他意見相左，你也只好禱告上蒼，保佑他走的不是錯路……因爲如果他錯了

，即使你對，也還是救不了這條船。

但是一條船畢竟不是人體；它要靠衆人共同的合作，而且還要有某種程度的無我精神——這不是十分容易做得到的，至少我就不大做得到。將這些人團結在一起的是一種不可捉摸、叫作什麼「士氣」的東西。它存在的時候，你不覺得，等你察覺時，它已不復存在了。這時我才明瞭，艾爾茜號的士氣全失已經很有些時候了：最初是戴醫生去世，後來又有歐托爾媽媽，他們兩人的喪失都是很大的打擊。現在我們又失去了船長以及大部分的船員……艾爾茜遂變得支離破碎了。

我們的新船長也許是不太高明，但是他確實是在努力改善。現在我才漸漸地瞭解，損失了許多船，不完全是因爲機器故障或受到土著攻擊的關係；最大的災禍恐怕還是來自一些少不更事、自作聰明的傻瓜，他們自以爲比船長高明，而且說服了不少別人，使別人也認爲他對。我不知道已經損失了的八條船裡，究竟有多少曾經證實是船長錯了，而那些像我這類人的傢伙們是對的？

即便是對的，也依然是不夠。

我心裡難過極了，便想去見船長，告訴他我錯了，還有沒有辦法補救？再一想，這樣不行。他命令我留在房裡——沒有「這個」、「那個」的。假使把支持船長並尊重他的威信列爲第一，那麼我最好便是聽他的話，乖乖地待在這兒。

所以我就乖乖地待在這兒了。

克利希準時替我送了晚飯來。那天晚上，擴音器像往常發出了起飛預警，我躺到床上，艾爾茜飛離了「樂土」。但是我們沒有繼續飛出去，一起飛之後就改爲自然下降，進入了環形軌道。





我一夜無眠，因爲在無重的情形下我就睡不着。

我們的船在以半個地心引力的力量輕緩上衝時，我被驚醒了。

克利希給我送早餐來的時候，我沒有問他目前的情況，他也沒有想告訴我的意思。約在十點鐘左右，船上的擴音器又響了：「巴萊特通訊員，請向船長報到。」它又重覆了一遍，我才意識到是在叫我……我跳下床，胡亂刮了一下鬍子，看看制服還能將就，便向船長室奔去。

當我向他報到的時候，他抬頭看了我一眼。「哦，巴萊特。經過調查之後，我發現沒有控訴你的理由，所以現在決定釋放你，並且恢復你的職位。請你立刻去見伊士曼先生。」

他又低頭去辦公了，我却打心眼裡覺得難過。我一方面覺得我應該爲了效忠本船和船長而不惜犧牲一切，一方面又眞想在他的肚子上狠狠地踢他一腳。只要他有一言半語的安慰，我都能盡釋前嫌，依舊作他忠誠的部下，要我怎麼樣都可以。但是他像現在這樣實在令我痛心。

「船長！」

他又抬起頭來，「怎麼樣？」

「我覺得你該向我道歉。」

「是嗎？我倒不覺得。我的決定是爲了全船人的利益着想。如果你想知道的話，我還可以告訴你，我並沒有記恨你的意思。」他又開始工作了，並且揮手叫我出去……好像我難不難過一點都沒有關係似的。

我只好退出船長室，去向伊士曼先生報到。

美玲正在那裡發秘碼。她瞥了我一眼，我發現她一臉的倦容，伊士曼說，「嗨，湯姆，你來了我眞高興，我們正需要你。現在就和你的搭擋聯絡好不好？」

由心感通訊員負責調度特種值更表有一個好處，就是一般人似乎都以爲每一心感小組的另一端——地球上的搭擋——都是些精靈，不像我們一樣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他們一樣也要吃飯、睡覺、工作、養家，他們並不是隨時隨地可以召之卽來的。所以，我看了一眼格林威治時間，又再看一下船上時間，「急嗎？」至少要半小時以後才該薇琪和我聯絡，她也許在家閒着沒事，也許不是。

「雖然不是『最速件』，至少也是『速件』。」

於是我找到了薇琪，她說沒有關係。（「是密碼喲，小雀斑。所以趕緊把你錄音機的複誦鍵按下去。」）

「它在震動，湯姆叔叔。亂搖亂擺的。」

密碼發了整整三個鐘頭，再沒有比這更枯燥乏味的了。我猜那大概是船長的報告，把我們在「樂土」的遭遇報給地球方面，更可能是長程基金會向他索取詳情所作的第二次報告。若是爲了我，根本就不需要用密碼；因爲我也在場——所以那一定是爲了要對我們的心感搭擋保密，等長程基金會來決定是否公開發佈。不過我也覺得這未嘗不是好事，因爲我實在不願意把這種血腥的慘事直接用普通文字發給薇琪。

我們在工作的時候，船長也進來了，坐在伊士曼身旁，我看得出來他們還是在翻密碼，船長





在唸，伊士曼在操作密碼機。美玲早就走了。最後，薇琪有氣無力地說，「湯姆叔叔，它們到底有多緊急啊？半個鐘頭前媽就在叫我吃飯了。」

（「好，別掛斷，讓我問問看。」）我轉身向着船長和伊士曼，不知該問誰好。可是，我看見伊士曼在看我，所以就問他，「伊士曼先生，這堆東西到底有多急？我們想——」

「別打岔，」船長插嘴了。「你只管傳好了，急不急不關你的事。」

「船長，我不是要爲我自己說話。我是要說——」

「快繼續幹你的活兒去。」

我對薇琪說，（「再等一下，寶貝兒。」）然後我坐正了身子說，「是，船長，我幹通宵都可以，可是對方沒有人了。」

「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是說，現在是對方吃晚飯的時間，而且已經過了很久了。如果你要對方加班，最好事先和長程基金會通訊部協調。依我看，一定有什麼人把值更表完全弄亂了。」

「哦，原來如此。」他仍是一貫作風，臉上一點兒表情也沒有。我差一點要把他當機器人了，只要把血管換上電線就行了。「好吧，伊士曼先生，那就請麥先生來接巴萊特先生的班。」

「是，船長。」

「對不起，船長——」

「還有什麼事，巴萊特？」

「恐怕您不知道麥先生的搭擋住的地方比格林威治時間晚兩小時。那裡現在正是午夜，而她已經是過了七十五歲的老太太了。我覺得我應該報告您。」

「嗯，伊士曼先生，是這樣嗎？」

「船長，大概沒錯。」

「剛才的命令取消。巴萊特，你的搭擋願不願意休息一個小時，等吃過飯再繼續工作？不必再跟長程基金會打商量？」

「讓我問問看，船長。」我把這話告訴了薇琪，她遲疑了一下。

（「怎麼回事，小雀斑？跟喬治有約？是的話，只要你說一聲，我就告訴這位討厭鬼船長說你不行。」）

「好吧，沒關係，我打個電話給喬治好啦。說定了，一個鐘頭之後再見。」

（「一個鐘頭，小蜜棗。趕快去吃你的色拉吧，可是當心你的腰圍喲！」）

「多謝你操心，我的腰圍一點問題也沒有。」

「船長，可以。」

「好極了，請替我向這位先生道謝。」

他簡直太不把我們當回事了，於是我自作主張，加了點作料。「船長，我的對方是一位小姑娘，不是『先生』。問題在於她母親限制她每班不能超過兩小時。否則的話，就得先跟長程基金會安排好才行。」





「哦，很好。」他對伊士曼說，「我們能不能想辦法協調一下這些通訊員的值班時間？」

「船長，我正在想辦法。不過我是個新手……而且船上就只剩下三個人了。」

「三個人輪班應該不會太困難，可是爲什麼我們常常會沒辦法通訊，嗯？」

「船長，像現在這種困難情形您是親眼看到了的。問題是要和地球方面取得協調。呃，我知道特別通訊員他們一向都是自己安排的，也或許是由他們之中的某一個人安排的。」

「是哪一個？麥先生嗎？」

「船長，我想通常都是巴萊特在安排。」

「是不是，巴萊特？」

「是，船長，是我。」

「很好，那麼這件工作就仍舊由你來做。請你訂一個全天候的值更表出來。」他站起身預備走了。

你如何對船長說他的話不能十足兌現，要打折扣呢？「是，船長。不過，請您等一下，船長——」

「怎麼樣？」

「我想確定一下，不知道您是不是授權我和長程基金會接頭，安排這樣一個全天候的值更表？用您的編號發文？」

「當然。」

「那麼，如果他們不同意讓這樣一位上了年紀的老太太值這麼長時間的班，我該怎麼辦？是不是加長其他兩個人的值班時間？就拿我的對手來說吧，她還是一位年輕的小姑娘，恐怕還會牽涉到父母的問題。」

我一語不發。假使他不知道物色心靈感應的人才和要找個殺猪的完全不一樣，我還有什麼好說的？

「我眞不懂我們的總部爲什麼僱的儘是這種人。」

但是他還在問個不停，「有什麼意見沒有？」

「我沒有意見，船長。不過這幾個人裡面，誰一天也不能工作三到四個小時以上，除非有特殊緊急狀況。這一件是不是？如果是，我可以安排，不必麻煩總部了。」

他沒有直接答復。他只是說，「儘可能排出一張妥善的值更表，和伊士曼先生商量着辦。」當他轉身走出門的時候，我瞥見他的臉上顯露出一股說不出的疲憊神色，不禁突然爲他感到難受起來。至少現在如果有人叫我和他互換工作，我是不會願意幹的。

儘管凱撒琳反對，薇琪半夜裡還加了一班。凱撒琳本來想由她自己來當班，但是事實上若沒有薇琪在旁邊，我們彼此之間現在已經不大容易感應，更不用說是用密碼了。

船長沒有來吃早飯，我到得也很遲。左右張望了一下，在珍妮旁邊找到了一個空位子。我們現在已經不按照工作部門排位子了——只把所有的餐桌拼成一個馬蹄形，剩餘的地方佈置成娛樂室，以免餐廳看起來空蕩蕩的。





我正在挖菓醬塗麵包，伊士曼先生站起身來，敲響一隻玻璃杯，請大家注意。他的樣子就像幾天幾夜沒有睡覺了似的。他說，「各位請安靜。船長有事要宣告。」他打開一張紙，就地唸起來：

「各位船員：頃接長程基金會指示，本船任務已有改變。我等奉令在貝塔．賽蒂附近等待與基金會所屬太空船『發掘』號會合，時間約需一個月，會合後立卽返航地球。

劉易斯．克拉克號指揮官　厄赫德」

我驚訝得嘴巴都閉不攏了。這個悶聲不響的傢伙！我心裡無時無刻不在罵他，他却暗暗地在和總部辦交涉，取消我們的任務……怪不得他要用密碼；否則的話，船上怕不要鬧翻了天。除非你有辦法能防止，可是你又做不到。甚至於連他不信任我們這幾個「畸型人」能遵守通訊保密規定，我都不怪他了；在這種情形之下，連我自己也不敢信任我自己呀。

珍妮的眼睛晶亮……好像墜入愛河中的女孩，又像是一位相對論的數學家剛找出了一種新的轉換方法。「他們終於做到了！」她的聲音如夢似幻。

「做到了什麼呀？」她顯然十分興奮，我倒還不知道她這麼急切地想回家呢。

「湯姆，你難道看不出來嗎？他們做到了，他們做到了，他們能把『無關聯性』付之實際應用了。巴巴古博士說的沒有錯。」

「你都說些什麼呀？」

「我說些什麼？太簡單了。你想想看，什麼船能在一個月之內到此地來？當然是『無關聯性

』船。它的速度比光速還要快。」她雙眉緊皺，「不過，我想不通的是它爲什麼還要一個月的時間呢？它應該是根本不需要時間的呀。」

我說，「珍妮，別緊張。今天早上我的腦子有點不太靈，因爲昨晚沒睡好。你爲什麼說那條船……呃，那個『發掘』號……比光速還要快呢？根本不可能嘛。」

「湯姆啊湯姆，親愛的，你想想看，假使那是一條普通的船，爲了要跟我們在此地會和，它早在六十三年前就該從地球出發了。」

「那又有什麼不可以呢？」

「湯姆！當然不可以！那麼長遠以前有誰能知道我們今天在這裡？他們怎麼會知道呢？」

我算了一下。格林威治時間的六十三年前，嗯……那大概是我們第一次到達尖峯速度的時候。珍妮說的不錯，除非未卜先知，不然誰會在那個時候派出一條船，到今天來跟我們會合呢？

「我眞弄不懂。」

「你還不懂嗎？湯姆，我已經解釋給你聽過了。『無關聯性』。爲什麼，就是因爲你們這些心靈感應的人才引起了研究的；你們證明了『同時性』是一種可以採信的觀念……邏輯上必然的結論便是時與空並不存在。」

我的頭開始痛了。「時與空都不存在？那麼我們在這裡吃早飯又是怎麼回事呢？」

「親愛的，什麼都不是，只不過是一個數學上抽象的槪念而已。」她微微一笑，臉上散發出慈祥的光輝。「可憐的『多愁善感的湯姆』，你想得太多了。」





珍妮還是說對了，因爲格林威治時間二十九天後，我們和發掘號會合了。我們曾利用這段時間以半個地球引力的力量蕩向貝塔·賽蒂之北的天河系，因爲發掘號似乎不大願意與這顆巨星離得太近了。我們還利用這一段時間拼命地整理標本，校訂資料。後來，厄船長又突然想到，我們船上不久就要有客人來了，而船上有許多許多地方都有待清潔，他甚至於還巡視了高級臥室，在我看，眞有點兒多管閒事。

發掘號上也有一個心靈感應通訊員，在接近會合點的時候，他頗幫了不少忙。發掘號來時，距我們差了兩光年遠；於是他們的心感通訊員和我透過和地球的聯絡互相交換彼此的座標（以貝塔·賽蒂爲準），因而馬上一點兒都不差地就遇上了。如果單用雷達和無線電，就算能聯絡得上，最少也要多浪費一個禮拜的時間才行。

我們一旦遇合之後，這才發現發掘號眞是一條快船，輕捷得讓你兩隻眼睛瞪得大大地，難於相信。當我把她剛求得的座標報告給船長的時候，我們的近距雷達上已經顯示出她已經進入我們懷裡了。一個鐘頭以後，她已經緊密地與我們結合在一起。她這條船很小。我初上艾爾芮的時候，她顯得很龐大；過了不久，又覺得她這麼大恰恰好，甚至還嫌稍微擠了一點。但是發掘號看來，連擔任地球和月球之間的交通船似乎都不夠大。

第一個踏上我們船的是惠波先生。說什麼也無法讓人相信，他會是到太空來的人；他手裡還拎着一隻公事包呢。但是他立刻便掌握了全局。他有兩名隨員，他們在貨艙甲板的一個小小隔間裡忙個不停。他們一上來就指定要那一間，害我們得趕緊把馬鈴薯從那一間裡搬出來。他們在裡

面工作了半天，裝了一個叫做「零場發生器」的東西，他們外面罩着一層完全用細如髮絲的電線織成的布，使他們看來就像個木乃伊。惠波先生站在室內監督他們工作，嘴裡叼着一支雪茄——這是三年來我第一次看到雪茄烟，它的味道還眞有點受不了。我們的相對論專家們擠在他的左右交換意見，興奮不已，工程師們也是，只是他們看來有些沮喪，有點不高興。我聽見雷迦度先生說，「也許是這樣。但是還是火炬可靠得多。」

厄船長自始至終都在旁觀，面無表情，一言不發。

最後，惠波先生弄熄了雪茄，說，「好了，船長。湯普生留在船上接替你們，波根森回發掘號。至於你呢，最好和我在一起，因爲我將和你一起回去。」

厄船長的臉青中泛白。「先生，對不起，你可是說要解除我的指揮權嗎？」

「什麼？老天爺，船長，你怎麼會這樣講呢？」

「好像是你在指揮這條船嘛……代表總部。現在你又對我說這位，呃……這位湯普生要接替我們。」

「啊，對不起，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實在是在總部待得太久了，不大習慣船上的細節。你只當湯普生是……嗯，是你的領航好了。事實上，他也只是你的駕駛員。沒有人接替你；還是由你繼續指揮，一直到回到了家，移交了這艘船爲止。那時，這條船自然也就要報廢了。」

雷迦度先生奇怪地尖聲叫起來，「惠波先生，你是說『報廢』？」我的胃都抽緊了。艾爾西號報廢？哦，老天！





「啊，我說得太急了一點。一切都還沒有決定。也許他們會把她改成一座博物館也不一定。我覺得這個主意其實也不錯。」他掏出一個記事本來，在上面寫了幾個字。然後掉轉話頭說，「現在，船長，如果你同意，我想和你的部下說幾句話。時間已經不多了。」

厄船長默默地領他進入餐廳。當我們全體集合以後，惠波先生笑笑說，「我沒有多少話要說，我只是要代表基金會來謝謝各位，並且向各位解釋一下我們目前所要做的工作。我不想涉及細節，因爲我不是科學家；我只是一名行政管理人員，我現在的工作是清算生存空間計劃。像目前這一類的救援工作是非常必要的；不過基金會還是希望發掘號和她的幾艘姊妹船能儘快完成此等救援工作之後，儘早去擔任她們的正常工作，也就是調查、研究太空中星球的工作。」

有人忍不住悄聲說，「這正是我們在做的工作啊！」

「不錯，不錯，當然是的。不過時代變了。一艘『零場』船在一年裡所能探勘的星球要比火炬船在一世紀裡所能探勘的還要多。各位也許很樂於知道，單只是『零』號一艘在上一個月裡就已經找到了七顆類似地球的星星了。」

我却高興不起來。

麥老爹傾身向前，他的聲音低沉而憂鬱，但却說出了我們大家的心聲：「先生，請問您。您是不是在告訴我們，說我們的工作……是不需要了？」

惠波先生一楞，連忙說，「不是，不是，絕對不是！如果我讓各位誤會有這樣的意思，那眞是太抱歉了。各位的工作非常之需要，否則就根本不會有今天的『零場』船。爲什麼？我們不妨

打個譬喻：不能因為我們今天能越過海洋有如跳過一個泥坑般的方便，我們就說哥倫布的成就沒有用了。」

「謝謝您，先生。」麥老爹心平氣和了。

「也許從來沒有人告訴過各位，生存空間計劃是多麼的不可或缺。這一向，基金會方面的情形亂得一團糟——我知道，近來我睡眠的時間太少，以致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已經做了些什麼，還有什麼是該做而還沒有做的事。但是，你們各位是知道的，如果沒有心靈感應人員，所有的進步就不可能產生。」他環視室內一周，「他們是哪幾位？我希望能和他們握握手。無論如何——我再來提醒各位一下，請記住，我不是科學家，我是律師——無論如何，假使我們沒有切切實實地證明了心靈感應眞正是能立即做到的，在若干光年之外都能做到，恐怕我們的科學家們現在還在埋頭研求小數點後六位數上的誤差量，而且堅認心感通訊並非眞能立即傳達，只不過它的速度高得被儀器誤差掩蓋了無法量得出來而已。這便是我所瞭解的，別人也是這麼告訴我的。所以，你們看，你們偉大的工作已經產生了輝煌的成果。這項成果雖然不是你們當初所追求的，都遠比你們所預期的輝煌得多，即使它並不完全是你們原來想追求的成果。」

我在想，只要他們早通知幾天，史提夫舅舅便不至於犧牲了。

不過，話說回來，他從來也沒有希望過壽終正寢，死在床上。

「只是你們努力的成果，」惠波先生繼續說，「並不能立竿見影。就像科學界許多事情一樣，新的意念必須在專家們的長期培育下，才會突發異采。就拿我自己來說吧，六個月前如果有人





說我今天會在這個星球上講新物理學概說，我是怎麼也不會相信的。但是，現在我却的的確確來了。我來這裡還有一個目的，就是幫助各位在回到地球以後，能順利地處理各位的問題。」他笑容滿面，鞠躬而退。

「呃，惠波先生，」佛斯問，「我們到底什麼時候能回地球？」

「哦，我不是說過嗎？很快很快……差不多吃過中飯吧。」

# 十七　時代與變化

我最好現在一口氣把這篇日記寫完，好讓它有始有終。因為以後也許再也不會有功夫寫了。他們把我們關在里約熱內盧的檢疫所，一關便關了一個禮拜，如果不是有長程基金會的人和我們在一起，我們恐怕還出不來呢。不過他們對我們還不錯。巴西的彼德大帝第三並代表聯合組織頒贈給我們每人一枚李查遜勳章，他並且發表談話稱，雖然他不敢確定我們是些什麼人，曾去過哪些地方，但是對於我們的貢獻，他還是非常的感謝。

只是我們所引起的轟動並不如想像中的熱烈。哦，我並不是說新聞署忽略了我們；他們替我們照了相，並且各別地訪問了我們每一個人。但是我看到的唯一一篇新聞報導，它的標題是：第三批「李伯」（註：美國作家 W. Irving 所作短篇小說中之主人翁，在山中一睡二十年，醒來景物全非。）今日抵此。

寫這篇東西的人自以為寫得很幽默，我却恨不得把他掐死。他似乎是說我們的衣服看起來怪怪的，我們的說話聽起來怪怪的，我們古板得可笑，頭腦又十分的簡單。圖片的說明是：「一體

脫帽致敬！鄉下的阿公阿婆來了。」

我沒有再往下看。

麥老爹一點也不在意，我看他壓根兒沒有看。他一心只想見雪麗。他半眞半假的說：「我眞希望那孩子有他媽媽那一套烹飪的本領才好。」

「你要去和她一起住嗎？」

「當然，我們不是一向一起住的嗎？」

這句話合情合理，我也沒什麼好說的了。然後我們交換了地址。這件事雖然也合情合理，但是却也有點可笑——我們所有這些人的地址都是一樣的，都是艾爾茜號。不過我還是和每一個人交換了地址，並且在上面記明我要去看看德士的同胞兄弟，如果他還活着的話，我要告訴他，有德士這樣一個兄弟，他是太值得驕傲了——我也許可以透過基金會找到他。

當他們將我們放行以後，雪麗果然來了，不過我沒有認出她。我只看見一位亭亭玉立，風度優雅的老太太突然出現，伸出兩臂環抱着麥老爹，差點把他抱離了地面。我正在考慮要不要去救麥老爹，她的眼光投了過來，朝我微微一笑，我才幡然醒悟，大聲叫了出來，「小糖餅！」

她笑得更厲害了，我頓時有如沐春風的感覺。「哈囉，湯姆。再看到你眞是太好了。」

我當即答應他們，一有機會我一定去拜望他們，然後我就走了。他們一家人團圓的時候，是不會需要我這個外人的。誰也沒有來接我；佩德已經老得不能遠行了，薇琪又太年輕，不放心讓她一個人出門，至於茉莉和凱撒玲，我猜大概是她們的丈夫認爲無此必要吧。反正他們兩個都不





喜歡我。我並沒有責怪他們的意思，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和他們的太太雖然已經很久沒有利用心靈感應交談了，但是，我願再說一遍，我並不怪他們。假使心靈感應日漸普及，這一類事情很可能造成不少家庭糾紛呢。

至於薇琪，我倒還是隨時可以和她通話。我囑她忘掉過去這一段，免得引起無謂的麻煩，我覺得還是不見面的好。

事實上，除了麥老爹以外，我們幾乎都沒有人來接。當然，長程基金會派來接我們的職員不算。時間已經過了七十多年，有誰會來呢？只是我覺得很代厄船長難過。當我們大夥兒聚在檢疫所外面，等待基金會爲我們安排的翻譯人員的時候，只有他一個人孤零零地站在一邊。別人都忙着話別，只有他沒有朋友——我猜他在船上根本就不能有朋友，即使他還是候補船長也不行。

他的面色蒼白，落寞而憂傷。我走向前去，伸出手。「船長，現在要和您說再見了。能追隨您眞是我畢生的榮幸……也是莫大的快樂。」最後一句可不是瞎恭維，而是我那時心中確實的感覺。

他起先好像還不敢相信，後來才拚命擠出一絲笑容。他抓住我的手說！「巴萊特，那也是我的榮幸呢。祝福你們大家萬事如意。嗯……你有什麼打算？」

他很熱誠的樣子，我突然發現他也是很需要有個人談談話的。

「船長，我還沒有一定的計劃。我準備先回家，然後也許會繼續讀書。我想進大學，不過恐怕我有很多東西要先補習。這個世界變得太多了。」

「不錯，這個世界的確改變了很多，」他表示同意。「我們大家都要補習才行。」

「船長，您有什麼計劃嗎？」

「一點也沒有。我簡直不知道我還能做些什麼。」

他說來簡單，却是不爭的事實。他是一艘火炬船的船長，一項再專門不過的工作……而現在，火炬船已經淘汰了。這種情形就像哥倫布第一次航海歸來，發現只有輪船，沒有帆船了一樣。他能不能再回到海上？他甚至連駕駛台都會找不到，就算找到了，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厄船長簡直沒有可以立足之地；他是一個時代的犧牲品。

「我也許可以退休，」他繼續說，眼光望得遠遠的。「我算過了，這些年來累積下的薪水倒也很可觀了。」

「我想也是，長官。」我自已却沒有算過，因為都是佩德在經手。

「算了吧！巴萊特！我退休不是太年輕了嗎？」

我仔細端詳着他。我從來也沒覺得他特別老。而且事實上他也並不老，至少和船長——我說史璜生船長——比起來他不老。我猜他大概也不過四十歲吧——我指的是船上的年齡。「那麼，船長，您何不也回學校去唸書呢？您又不是唸不起。」

他的樣子不太愉快。「也許我眞該去唸唸書。也說不定拋開這一切，乾脆去移民算了。他們說，現在有好多好多地方可以儘我們挑呢！」

「很可能我自已將來也會走上這條路的。要是你問為什麼，我想，是因為這兒實在太擠了。





我以前就曾經想到過康士丹絲，巴巴古灣太美了！」在檢疫所的那一個禮拜，我的確不止一次的想到它。就拿里約作例子吧，地球上能够降落的地方實在不太多了；我們降落的地方本是聖度士區，可是他們却還是叫它里約。「假使我們回到巴巴古灣去，我們就是那裡的開山始祖了。」

「也許我會去，不錯，也許我會去。」他說是這樣說，但還是一臉的不知何所適從。

會中派來照料我們兼充譯員的人所奉的指令是要護送我們到家，或是去任何我們要去的地方。但是我一拿到我的票，就請我的這位譯員自便了。她雖然態度和藹，却令我心煩。她一方面把我當作過馬路都需要攙扶的老祖父，一方面却又把我當作乳臭未乾的黃口小兒。不斷地教我這教我那，而所教的又不是我眞正需要學的。我只要有了一套不算是奇裝異服的衣服，我就要自行其是了。

一星期中她已經教了我許多聯合組織的語言，足够我應付簡單的事務。事實上，依我看，聯合組織的語言不外是生存空間計劃的語言改頭換面而已。換句話說，也不過是把英語略加增刪，使它成為世界通用的商業語言罷了。

於是我謝過了瑰拉小姐，和她說了再見。我把手裡的票向一位快睡着了的剪票員揚了一揚，他回答我的是葡萄牙話。看我一副莫名其妙的樣子，於是又改口：「進去向前一直走，沿路問問就行了。」我就進去了。

不知為什麼，船上好像每一個人都知道我是「李伯」，女侍應生更堅持要送我到白沙地方換車。不過他們的態度友好，也不嘲笑我。有一個小伙子直在打聽在卡貝拉第八上新開發的殖民地

的情形。他說他想不通我既然在太空待了那麼久，爲什麼連那兒都沒有去過呢？我盡力向他解釋，卡貝拉在天上雖然看得清清楚楚，但是它距我到的地方還有一百多光年遠。可是說來說去，怎麼也沒能讓他明白過來。

不過，我現在總算知道爲什麼我們成不了大新聞了。移民星球已經成了時髦玩意兒，每天都有新星球發現，因此，誰會爲了六十年前我們找到的一顆星星覺得新鮮呢？就是幾個月之前發現的也不及現在發現的那些更值得興奮吶！至於探星船——看最近派出的那些新聞好了，多的是！

我們將來會在歷史中佔有小小的一席之地，科學書籍中也會提到我們；但是新聞裡却不會有我們的份。我自忖能有一席之地也就心滿意足了，還有什麼好想的呢！

我又再想到復學的問題。我決定過一陣再說。世事和我原來的想像相差太遠了。就拿女士們來說吧——我雖然不是清教徒，但是以我當年的眼光來看，她們竟可以說是沒穿什麼東西。女孩子們來來去去，頭上空落落的，什麼都沒有，甚至於連上身也是，就像個畜牲。

幸虧先父沒有活着，親眼看見這些，當初若是姐姐們不帶帽子，他根本不准她們上桌吃飯，卽使只有佩德和我，這兩個未婚男子在場也不行。

再拿天氣來說吧。我早知道長程基金會一直在這方面努力，但是我也一直沒有寄予厚望。可是只有晚間才下雨，人們不會嫌太沉悶、太沒有變化嗎？再說車子吧。你對車子的要求是只要它能載貨載人就行，但是車子沒有輪子，看起來總覺得它不大穩當。

我不知道還有多久，車輪子這個東西就要在地球上絕跡了。





我坐在那裡正在想，無論如何，你非要適應這一切不可，女侍應生走過來，放了一個東西在我腿上，我拿起來一看，它竟對我說起話來。原來這是送給旅客的紀念品。

佩德在城裏的住宅比我們當年一家七口所住的公寓要大上八倍之多，我想他至少運用了一部分我的錢。他的管家接過了我的衣物，領我去見佩德。

他沒有站起來，我也不敢說他究竟還能不能站得起來。我當然知道他很老了，但是却想不到他老到這步田地！讓我算算看，他今年應該八十九了。不錯，是八十九，我們不久就要過我們的九十大壽了。

我儘量裝得自自然然的，「嗨，佩德！」

「嗨，湯姆，」他摸摸他輪椅的扶手一下，輪椅就向我滾過來。「別動，站在那裡讓我好好看看你。」他上上下下的打量我，疑惑地說，「我明明知道你這麼多年來沒有變，但是親眼目睹又是另外一回事，是不是？」他連聲音都老了。

「家裏人呢？」我不安地問。

「我已經吩咐那些女孩子們等一下，我要先單獨見見我弟弟。假使你問的家人也包括葛瑞格和漢斯，那麼吃晚飯的時候你一定見得到他們。可是，小伙子，且莫管他們了。我們先談談。這段時間可眞不算短啊。」我可以看到眼淚，老年人經常有的那種眼淚，在他的眼睛裏打轉。我難過極了。

「是啊，眞不算短。」

他兩手握着椅子扶手，傾身向前，「只求你告訴我一件事，倒底好玩不好玩？」

我回味了一下。戴醫生……歐托爾媽媽……那個永遠長不大的、可憐的小白璐。史提夫舅舅。然後我擺脫了這一切，把他想要知道的答案告訴他。「不錯，好玩，很好玩。」

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那就好。我雖然早就不後悔了，但是如果不好玩的話，那損失可就太大了。」

「本來就是嘛。」

「我想聽你說的就是這些了。我馬上就通知孩子們下來。明天我帶你到工廠去，把各部門的主管介紹給你。我不要求你馬上接事，你儘可以先去渡個長長的假。可是，也別太長，湯姆……我老了，我已經大不如前了。」

我突然明白了。佩德已經安排好了一切，就像以前一樣。「且慢，佩德，我當然很高興去看你的工廠，而且至感榮幸。但是請你不要指望什麼。第一，我要先進學校。唸完書以後——唉，還是到時候再說吧。」

「什麼？少胡鬧。別叫它『我的』工廠，那是『巴萊特兄弟公司』。是我的，也是你的。我有責任，你的責任也不比我輕。」

「哎呀，佩德，別緊張。我只是——」

「不准再開口！」他的聲音尖而細，仍舊充滿着命令的味道。「年輕人，我不會由着你亂來的。你離開很久了，你也有過你自已的生活方式——你如何爲人處世，我無意批評，那已經是過





去的事了。但是從現在起，你給我好好地安定下來，負起你對家庭事業所應負的責任。」

他停了一下，劇烈地喘息，然後又接着往下說，聲音低了很多，幾乎像在喃喃自語：「我沒有兒子，沒有孫子，千斤重擔就我一個人挑。現在有了兄弟，有了自已的親兄弟……」他的聲音越來越輕，終至聽不見了。

我走到他面前，雙手扶着他的肩——接着又立刻放開了。那種感覺活像摸着一根火柴棒。我決定還是一次解決掉，我自已告訴自已，長痛不如短痛，這樣也許反而更好。「佩德，你聽我說。我並不是忘恩負義，我只是希望有什麼說什麼。今後我的生活要由我自已來安排。請不要誤會，我所謂的安排，其中可能包括『巴萊特兄弟公司』在內，也可能不包括它在內。多半是不包括，但是要由我來決定。我再也不想受別人的支配了。」

他根本不理那一套。「你還年輕，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已想幹什麼。不要緊，我們先不談這個，今天應該是個快快樂樂的日子。」

「佩德，別這樣。我已經不是孩子了。我是個堂堂男子漢，你必須接受這個事實。我寧可走錯路也不願意再受旁人的支配。」

他連看都不看我一眼。我堅決地說，「佩德，我是說眞的。假使你不能接受，我立刻離開這裡，永遠不再回來。」

他抬起頭來，「你不會這樣對我的。」

「我會的。」

他深深地注視着我的眼睛。「我知道你會，因爲你一向就是個討人厭的傢伙，總是跟我作對。」

「我現在還是一樣……假使你認爲那就是討厭的話。」

「但是你該不會對孩子們也這樣吧？特別是小薇琪。」

「如果你逼我，我也會。」

他盯着我看了一會兒，然後他的肩膀縮了下去，雙手捧着臉。我猜他恐怕是哭了。我不免自責，就像一個惡棍在欺負一個無助的老頭兒。於是我拍拍他的肩，希望就此打住，以免逼人太甚。

我想起當我第一次飛到尖峯速度的時候，這位脆弱的老人曾經不顧他的健康，冒着可能神智受損的危險，只求能和我保持聯絡。現在他既然希望得如此殷切，我又爲什麼不能遷就他一點，反正他也不久於人世了。

不行。

一個人倚仗蠻强，甚至藉口衰弱來迫使別人接受他的旨意，根本就是錯誤。我就是我……而且我還要再回星球上去。突然之間，我醒悟了。先去復學，也許。但是我終究是要走的。我欠這位老人的是感激之情，但是我的生活形態並不欠他什麼。那可是我自己的。

我拉起他的手：「佩德，眞對不起。」

他仍是低着頭。「好吧，湯姆，照你自己的意思去做吧。不管怎麼樣，你回來我就很高興了。」





我們又談了一些無關緊要的話，後來，他吩咐管家替我倒咖啡，他自己則喝牛奶。最後，他說，「我來叫孩子們吧。」他在輪椅的扶手按了一下，一盞小燈亮了，他對它說起話來。

茉莉下樓來了，後面跟着凱撒琳。雖然沒有見過她們，但是不論她們走到哪兒，我一定認得出來。茉莉已是六十多歲，將近七十了，依舊風姿綽約。凱撒琳也有四十上下，眞看不出來——其實，不是看不出來，而是她的衣著華麗極了。茉莉踮起脚，握住我的雙手，親吻了我的面頰。「湯姆，你回來了，我們眞高興。」

「大家都是。」凱撒琳隨聲附和。她的聲音一直在我腦子裏廻蕩。「這就是我那又老又年輕的爺爺啊！湯姆，看見了你，不由我想起該生個兒子。你一點也不像老爺爺，我再也不會叫你爺爺了。」

「好吧，我自己也不覺得有爺爺相。不過，茉莉可不行。」

茉莉愣了一下，隨即像小女孩一般咯咯笑起來。「好吧，湯姆叔叔，我會記得你的年齡……也會拿你當長輩待的。」

「薇琪呢？」

「湯姆，我在，我馬上就下來了。」

（「趕快啊，小寶貝兒！」）

凱撒琳狡黠地睨我一眼，沒有開口。我相信她一定不是有意要偷聽。她回答說，「薇琪一會

兒就下來，湯姆，你是知道的，女孩子見人總愛先打扮打扮。」

說我知道我倒還眞不知道，不過薇琪已經下來了。

她臉上光溜溜的，雀斑已不翼而飛。她牙齒上的整形器也取掉了。她的嘴一點兒也不嫌大，而且配在她的臉上可以說是正合適。那一頭一向令她煩惱的紅頭髮，現在看來恰似戴着一頂火紅的后冠。

她沒有吻我。她只是筆直地走到我面前，旁若無人的，拉起我的雙手，微仰着頭，眼睛看着我的眼睛。

「湯姆叔叔，湯姆。」

（「小雀斑……」）

我不知道我們這樣對立了有多久，最後只聽見她說，「等我們結了婚，我們就不會一分別多少年了……你不懂嗎？我是說，你到哪兒我就到哪兒。假使你眞的想去巴巴古灣，我就也去。」

（「你說什麼？薇琪，你到底是什麼時候決定嫁我的？」）

「你難道忘了嗎？我從小就知道你心裏想些什麼——你以爲我不知道的我都知道！我現在還是不斷在測啊！」

（「可是喬治怎麼辦呢？」）

「有什麼怎麼辦呢？喬治只不過是個『備用』罷了——如果等我老了，而你還沒有回來……現在，別再提他了。」





（「好吧。」）

我們的「求愛期」前後不過二十秒鐘。薇琪仍舊拉着我的手，朗聲宣佈說，「湯姆和我現在要進城結婚去了。歡迎你們大家來參加我們的婚禮。」

於是我們就這樣結了婚。

典禮過後，我看見佩德一方面斜着眼睛在瞟我，一方面在動腦筋，妄想如何利用當前的新形勢。只是佩德還沒有看透個中奧秘：如果我心甘情願，願意受制於人，這個人也一定不會是他。薇琪誇過海口，她說要不了多久，她就會弄得我服服貼貼，百依百順。我雖然並不樂意，但是我相信她一定說得出，做得到。果眞如此，我想我一定很快便能適應……我原是個很懂得隨遇而安的人啊！

（完）

# 純文學叢書分類目錄(一)

## 圖書・讀書

| | | | |
|---|---|---|---|
| 改變歷史的書 | (美)唐斯博士著 | 彭歌譯 | 115元 |
| 改變美國的書 | (美)唐斯博士著 | 彭歌譯 | 120元 |
| 知識的水庫 | | 彭歌 | 80元 |
| 書與讀書 | | 彭歌 | 80元 |
| 愛書的人 | | 彭歌 | 60元 |
| 芸窗夜讀(附圖) | | 林海音 | 145元 |
| 圖書分類與管理(論文集) | | 洪兆鉞 | 90元 |

## 專欄・專訪

| | | |
|---|---|---|
| 包可華專欄(第一集) | 何凡譯 | 80元 |
| 包可華專欄(第二集至第七集) | 何凡譯 | 每集60元 |
| 包可華專欄(第八集至第十二集) | 何凡譯 | 每集80元 |
| 她們的世界(訪問當代女作家附圖及作品) | 夏祖麗編著 | 150元 |
| 年輕!(當代中國女性訪問記・附圖) | 夏祖麗 | 90元 |
| 握筆的人(當代作家訪問記・附圖) | 夏祖麗 | 95元 |
| 人間的感情(感人的眞實故事・附圖) | 夏祖麗 | 120元 |
| 剪影話文壇(附圖) | 林海音 | 150元 |

## 倫理・修身

| | | | |
|---|---|---|---|
| 愛與勇氣 | (日)廣池秋子著 | 劉慕沙譯 | 80元 |
| 愛的表現 | (日)廣池秋子著 | 劉慕沙譯 | 80元 |
| 人生的光明面 | (美)皮爾博士著 | 彭歌譯 | 95元 |
| 熱心人 | (美)皮爾博士著 | 彭歌譯 | 95元 |

## 語言

| | | |
|---|---|---|
| 美語新詮(美國語言與生活) | 喬志高 | 120元 |
| 聽其言也(「美語新詮」續集) | 喬志高 | 130元 |

## 純文學叢書分類目錄㈢

### 中短篇小說

- 純文學好小說（上下集一套）　林海音編　320元
- 綠藻與鹹蛋　林海音　70元
- 城南舊事（附圖）　林海音　100元
- 燭芯　林海音　95元
- 婚姻的故事　林海音　85元
- 地　張系國　95元
- 波士頓紅豆　楊安祥　90元
- 哀樂小天地　潘人木　95元
- 飛　張至璋　80元
- 最後的紳士　鄭清文　110元
- 純文學翻譯小說(短篇)　林海音編　120元
- 夏流　(日)丸山健二等著　朱佩蘭譯　95元
- 少爺　(日)夏目漱石著　金仲達譯　90元
- 折翼之鳥（推理）　(英)克里斯蒂著　孫成煜譯　90元
- 海的死亡（科幻）　張系國編譯　70元

### 散文・雜文

- 純文學散文選集　林海音編　120元
- 窗　林海音・何凡　110元
- 冬青樹　林海音　80元
- 小太陽（附圖）　子敏　130元
- 和諧人生　子敏　90元
- 在月光下織錦　子敏　90元
- 金山夜話　喬志高　60元
- 老生閒談　夏元瑜　95元
- 老生再談　夏元瑜　70元
- 不按牌理出牌　何凡　70元
- 人生於世　何凡　80元
- 家在永和　侯榕生　70元

## 純文學叢書分類目錄㈡

### 文集

- 張我軍文集　張我軍遺著　70元

### 長篇小說

- 孟珠的旅程　林海音　70元
- 曉雲　林海音　100元
- 春風　林海音　70元
- 學生老師　楊安祥　90元
- 柳樹塘　楊安祥　90元
- 金盤街　林太乙　95元
- 滾滾遼河　紀剛　190元
- 滿城風絮　孟瑤　90元
- 餘音　徐鍾珮　120元
- 藍與黑　王藍　195元
- 長夜　王藍　95元
- 砂丘之女及其他　(日)安部公房著　鍾肇政・劉慕沙譯　90元
- 克勞黛　(美)考特威爾著　何凡譯　80元
- 權力的滋味　(捷克)穆納谷著　彭歌譯　100元
- 浩劫後　(美)里昂・尤瑞斯著　彭歌譯　190元
- 一個美的故事　(英)克羅寧著　陳紹鵬譯　180元
- 媽媽的銀行存款　(美)凱瑟琳・福柏絲著　張心漪譯　70元
- 妙爸爸　(美)克蘭思・戴著　張心漪譯　70元
- 鄰居的草坪　(日)橋田壽賀子著　嶺月譯　75元
- 午後之戀　(日)平岩弓枝著　嶺月譯　130元
- 父親　(日)遠藤周作著　嶺月譯　130元
- 海的悲泣　(日)北泉優子著　嶺月譯　110元
- 秋雨來時　(日)佐藤愛子著　嶺月譯　110元
- 無影燈　(日)渡邊淳一著　嶺月譯　160元
- 探星時代(科幻)　(美)羅勃・海萊恩著　孫成煜譯　80元
- 艾莎的一生（「獅子與我」全集・附圖）　(英)喬依・亞當遜著　季光容譯　110元

## 純文學叢書分類目錄（四）

| | | |
|---|---|---|
| •三度空間 | 馬瑞雪 | 90元 |
| •這些英國人 | 游復熙・季光容 | 80元 |
| •焚鶴人 | 余光中 | 80元 |
| •聽聽那冷雨 | 余光中 | 95元 |
| •望鄉的牧神 | 余光中 | 95元 |
| •青青邊愁 | 余光中 | 95元 |
| •吾鄉・他鄉（附圖） | 梁丹丰 | 150元 |
| •我的小女生們 | 郭晉秀 | 75元 |
| •自己的屋子 （英）維金妮亞・吳爾芙著 | 張秀亞譯 | 65元 |
| •瑪娜的房子 （俄）索忍尼辛著 | 沉櫻譯 | 65元 |

### 詩歌

| | | |
|---|---|---|
| •先知 （敍利亞）紀伯倫著 | 王季慶譯 | 70元 |
| •山 | 夏菁 | 65元 |
| •惡之華 （法）波特萊爾著 | 杜國清譯 | 130元 |
| •送給故鄉的歌 | 馬瑞雪 | 65元 |
| •我存在，因爲歌，因爲愛 鄧禹平著 | 楚戈・席慕蓉圖 | 170元 |
| •在冷戰的年代（附手跡稿） | 余光中 | 150元 |
| •不明飛行物來了（附圖） | 羅青 | 170元 |
| •散步的山巒（附圖及墨蹟稿） | 楚戈 | 180元 |

### 戲劇

| | | |
|---|---|---|
| •薇薇的週記（廣播劇） | 林海音 | 50元 |

### 文學評介

| | | |
|---|---|---|
| •中國近代作家與作品 | 林海音編 | 230元 |
| •中國二三十年代作家 | 蘇雪林 | 250元 |
| •中國文學在日本 | 鄭清茂 | 120元 |
| •火浴的鳳凰（余光中作品評論集） | 黃維樑編著 | 150元 |
| •愛情・社會・小說 | 夏志清 | 90元 |
| •文學的前途 | 夏志清 | 90元 |

## 純文學叢書分類目錄（五）

| | | |
|---|---|---|
| •人的文學 | 夏志清 | 90元 |
| •和亞丁談法國詩 | 程抱一 | 80元 |
| •和亞丁談里爾克 | 程抱一 | 70元 |
| •陌生的引力 | 子敏 | 90元 |
| •山水與古典 | 林文月 | 105元 |
| •古典小說散論 | 樂蘅軍 | 95元 |
| •分水嶺上 | 余光中 | 95元 |
| •詞人之舟 | 琦君 | 95元 |
| •小小說的寫作與欣賞（美）瑪仁・愛爾渥德著 | 丁樹南譯 | 90元 |
| •詩的效用與批評的效用 （英）艾略特著 | 杜國清譯 | 70元 |
| •歐美文壇雜話 | 何欣編譯 | 80元 |
| •世界十大小說家及其代表作 （英）毛姆著 | 徐鍾珮譯 | 80元 |

### 遊記・掌故

| | | |
|---|---|---|
| •舊京瑣記 | 枝巢子 | 50元 |
| •京都一年（附圖） | 林文月 | 75元 |
| •何凡遊記 | 何凡 | 90元 |
| •追憶西班牙（附圖） | 徐鍾珮 | 80元 |
| •霧裏看英倫 | 楊孔鑫 | 90元 |
| •城門與胡同 | 楊明顯 | 80元 |
| •八千里路雲和月（附圖） | 莊因 | 90元 |
| •作客美國（附圖） | 林海音 | 150元 |
| •漢聲揚北美（附圖） | 梁丹丰 | 160元 |
| •歐遊手記（附圖） 蓉子著 | 莊靈彩色攝影 | 150元 |

### 專著

| | | |
|---|---|---|
| •中國豆腐 | 林海音編 | 90元 |
| •中國竹（附圖） | 林海音編 | 120元 |
| •裸猿（人類知識） （英）莫理斯著 | 李廉鳳譯 | 80元 |
| •中國兒歌 | 朱介凡編著 | 180元 |

純美家庭書庫 7

## 探星時代

定價80元

譯　者：孫　成　煜
出版者：夏　林　含　英
發行者：純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三段三十號
電　話：3016464・3030161
郵撥帳號：0005333—1
排版者：榮　泰　印　書　館
印刷者：中寶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三重市成功路四一巷十一弄六號
裝訂者：國　威　裝　訂　行
三重市環河南路二五四巷一三六號
中華民國67年5月初版首次印刷
中華民國74年1月初版第2次印刷
新聞局出版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九七號

・本書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調換・

## 純文學叢書分類目錄㈥


・美食當前談營養　章樂綺 120元
・護生畫集（全套6冊盒裝）　弘一法師等書　豐子愷畫 400元

**兒童讀物**

・妹妹的紅雨鞋（童話詩，注音）　林煥彰詩　劉宗銘圖 70元
・水果們的晚會（童話詩，注音）　楊喚詩　夏祖明圖 80元
・波特童話全集（全套23冊盒裝）
（英）波特女士文／圖　何凡・林良等譯 450元
・波特童話圖畫本　本社編 25元
・我的小貓（自己寫自己畫）　本社編 40元

**少年讀物**

・猛狗・唐恩　林海音譯 60元
・小飛俠潘彼德　何凡譯 60元
・世界少年童話故事第一輯（全套6冊盒裝）全套 290元
魔指　游復熙譯 40元
誰是賊　何凡譯 35元
鐵巨人　游復熙譯 40元
嚕嚕・嘟嘟・呼呼　嶺月譯 55元
隱形狗　路安俐譯 60元
飛天大盜　嶺月譯 60元
・爸爸眞棒　（英）達爾著　盧慧貞譯 80元
・少年偵探（全套3冊盒裝）（瑞典）林葛琳著　嶺月譯 180元
・琦君說童年　琦君 70元
・楊小妹留洋記　楊華瑋寫　楊榮慶畫 80元
・灰狗公主　（日）神澤利子著　李佳純譯 95元